丹心桃劍錄

陳文卿◎著

1

丹心桃劍錄

1

陳文卿◎著

武俠風

丹心桃劍錄

1

陳文卿

夜

黑，長安皇

城，太極宮側一片寂

靜，恍若不覺天下大亂，風起

雲湧的局勢。幽明不定的火光，映落神

策大將軍張承範的臉上，彷彿張承範陰晴不定

的心情。堂堂一個神策大將軍，竟學那宵小之輩潛藏在

大內宮外的假山樹叢中！

更讓人訝異的是，這位戰場殺敵毫不皺眉、身

負頂級武學的戰將，此刻額上竟泌出

細小汗珠，緩緩移動身軀，

深恐發出細微的聲

息……

定價120元

ISBN 957-27-0847-3

9 789572 708477 00120

內容簡介

大唐開國以來國勢興盛，天威遠播，無奈外戚、藩鎮功高震主，中央加以彈壓下的結果就是不得不反。自安史亂後，再行中央集權之法，地方武力漸失，兵官糜爛，部份州縣甚而官盜無分；制軍以大纛爲挾，假天威之名以魚肉，終而引致黃巢亂起……

封面繪圖 陳重宏
封面影像處理 賴郁琳

丹心艳剑录 壹

陳文卿 著

丹心挑劍錄 一

作者》陳文卿

發行人》鄭雅丹

編輯》曾麒穎

封面設計》賴郁琳

出版》花田文化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》永然法律事務所　李永然
登記證》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六一六七號
地址》台北市南東路三段91號11樓B室
電話》02)2507-6098
傳真》02)2507-6099

發行》花田文化有限公司
郵政劃撥帳號》17763301（花田文化有限公司）
地址》台北縣五股鄉新五路二段二五六號之一
電話》02)2291-5566
訂書傳真》02)2507-6099
訂書專線》02)2507-6098
讀者服務專係》080)012304
初版　2000年8月

定價　120元
ISBN　957-27-0847-3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目錄

第一回　霞門之禍　5
第二回　通敵之密　31
第三回　弒師奪寶　57
第四回　奇正互用　83
第五回　荊門大戰　113
第六回　一戰功成　143
第七回　奪日天魔　177
第八回　五蠱毒神　207

丹心飛剣録

第一四

霞門之禍

夜黑，長安皇城，太極宮側一片寂靜，恍若不覺天下大亂，風起雲湧的局勢。幽明不定的火光，映落神策大將軍張承範的臉上，彷彿張承範陰晴不定的心情。堂堂一個神策大將軍，竟學那宵小之輩潛藏在大內宮外的假山樹叢中！更讓人訝異的是，這位戰場殺敵毫不皺眉、身負頂級武學的戰將，此刻額上竟泌出細小汗珠，緩緩移動身軀，深恐發出細微的聲息！

張承範今夜身負內宮守衛之責，此刻如臨大敵，收斂全身氣息，有如黑暗中的獵豹，眼神竟直盯著六七丈外的一個太監與豔宮女！太監與宮女，可說是大內深宮極爲尋常的人物，然而這太監看似中年，實際年齡卻已過五十，當今天下若提到這太監的名字，無不倒抽口氣，也難怪張承範如此謹愼了！

張承範今晚摒開左右，獨自踏步於月色之下，他喜歡大內寂靜的感覺，卻在無意間，發現這太監深夜引領一名宮女入內，神態間對其禮遇有加，不禁令張承範感到奇怪，深夜怎會有宮女由外歸來，又怎需要堂堂樞密兼神策軍上將軍引領？

當下張承範遠遠暗隨兩人至此，一路上更爲驚訝，見那宮女有意無意地，在舉手投足之間，便將全身要害護住，竟似武學高手，甚或可能不弱於己，心中更爲警覺，

連大氣也不敢稍喘，生怕引起對方兩大高手的知覺。

張承範見兩人方向朝著遠方一精緻住所，當下繞路急行，趁兩人未至屋前，輕巧飛躍，雙手扣簷翻身而上，輕巧地將琉璃屋瓦撥開一縫，凝神靜聽。不久一聲「湘夫人……」響起內廳之中。

兩人入座後，那有著黑白整齊相間頭髮的太監，雙眼極細微的藍光一閃，沈沈說道：「夫人妳此番前來，必是黃將軍已獲知我的效勞之意囉？」

湘夫人道：「是啊！田大人派江湖上鼎鼎有名的『白面狐王』耿惜羽前來聯絡，我們黃將軍得知田大人相助之意，大喜不已，我這番前來，持有黃將軍回覆信函，田大人請看。」當下由懷裡取出油蠟封口的密函，交給這太監。

張承範在屋上聽到耿惜羽的名字，不禁大駭，心道：「白面狐王不是已在半年前被斬首？當時田大人不就是監斬官嗎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張承範委實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很明顯的，當時必定有人用『李代桃僵』之計，斬了假耿惜羽，這是欺君之罪啊！

「白面狐王」在黃河以北惡名昭彰，做盡姦淫誘拐之事，由於武功高強之極，加上計謀如狐，雖然有數次遭其他高手圍攻，仍可從容兔脫。後來不知怎地，耿惜羽色心大起，以為後宮佳麗上千，半年前潛入後宮，不料宮內防守嚴密，遭宮內侍衛發覺，張承範以及其他大內高手聞聲來擒，眾高手合力，加上耿惜羽地形不熟，終於被張承範制住穴道。

就在張承範思索「白面狐王」一事時，這太監已看過密函，接著摺起密函道：「請湘夫人回覆黃先生說，當他舉兵攻入長安，我必定在宮中助其一臂之力。至於耿惜羽，現在就撥給黃先生指揮，希望他對黃先生有所助益！」

湘夫人笑道：「如此甚好！有白面狐王之助，我們將有如猛虎添翼！」

張承範聞言內心大驚，臉色突變，呼吸頓重，他已經由對方話裡知道「黃先生」是誰了！這奇異的太監竟也是絕世高手，突然聽到屋上有細微呼吸聲，便向湘夫人使了個眼色，湘夫人也乖覺異常，立刻瞭解用意。

這太監不動聲色，故意留下信件道：「湘夫人遠到來此，本官理當致送微薄禮物，才不會使夫人空手而返。本官在內屋尚有一些珠寶珍品，請湘夫人隨本官一行，挑件喜愛之物吧！」說罷起身偕那女子離去。

張承範見通敵密函留置桌上，暗道：「天助我也，若能拿到信函，這厮的奸計便無法得逞！」心想機不可失，當下由屋簷滑下，暗運內勁輕輕震開窗拴，翻身偷潛入屋。就當張承範取到信件之際，絕頂高手的超人感覺，突然感到背後一陣微風，張承範立刻知道上當，一掌已經無聲無息地襲至。

當張承範有所警覺時，僅來得及避開要害，急忙運氣於肩相迎，但那突如其來的一掌震得張承範大受內傷，嘴角已是鮮血殷然！

張承範當下一撈桌上信件便破窗而出，隨即大叫刺客來襲，趁人影幢幢一片混亂，到處尋覓刺客時，負傷逸走。

這也是這太監老謀失算，他沒料到隱藏在側的高手實力如此堅強，竟能硬挨一擊而不立斃當場，更沒料到竟是神策大將軍張承範，當張承範大喊刺客之時，他反倒要先顧及這神秘女子的安全，給了張承範一個逃走的良機。

張承範以大將軍的身份輕易逃出宮中，隨即覓地療傷，以求暫時遏止傷勢繼續惡化。然而對方重手一擊豈是輕鬆？張承範明白若非數月調養，可能還會有性命之憂，但手上密件對方決計是不會善罷甘休，唯今之計只有邊逃邊養傷。

時近昏暮，條條紅橘色落日餘暉，映落瀰漫一片薄薄嵐氣的山谷裡，使這瓶形山谷顯得莊嚴肅穆，隨著暮色漸濃，又是一個惡神嘶吼的暗夜！谷外隱約見到火光隱動，接著便是幾聲斥喝之聲，可惜風勢太大，這些聲音全都傳不進「天心谷」內「淮水派」眾人的耳中！

此夜，有兩個年輕人由谷內邊聊邊向谷外行去，渾然不覺即將發生慘事！這兩人便是「淮水派」四弟子隸沖天與七弟子盛華，負責晚間巡視谷中安全。

盛華年紀輕輕，長年在谷中苦練武學少有外出，對於外面世界有著無限的嚮往，下午聽師父談江湖軼事還不夠，向隸沖天問道：「師兄，我一直待在天心谷中，出外只是購買日常用品，上次你奉師父之命到江陰『天星劍客』趙天星趙老爺子那拜壽，途中有無遇到江湖奇事啊？」

隸沖天知道小師弟的心意，想了一會道：「嗯，有了！我想起一件奇事。」

盛華兩眼發亮，興奮地道：「快說！快說！」

隸沖天道：「在我路經江都城時，無意間發現兩個採花大盜，正準備夜入當地一位富翁住所，這富翁家裡有位美麗的女兒，這兩個採花賊便是打著劫財又劫色的壞主意。」

盛華嚷叫道：「真是無恥，落在師兄的手中，這兩個臭賊一定灰頭土臉吧！」他雖然佩服出道多年而尚未見過面的大師兄，但說起來盛華最敬服的人，就是四師兄了，在他英雄式的想像裡，四師兄出馬，小小毛賊只有大喊饒命而已。

隸沖天笑著搖頭道：「這你就猜錯了，當我跟蹤這兩個賊人，欲在他們作案時來個人贓並獲，卻從中殺出個程咬金。」

盛華急問道：「他們被人救走了嗎？」

隸沖天再度搖頭道：「這你又猜錯了，我一路跟蹤兩賊，到一街角附近，突然由暗處跳出一個全身白衣蒙面的女子，罵了兩賊後，不由分說便挺劍而攻。」

盛華關心地道：「一個女子可以打的過兩個採花盜嗎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你別小看這蒙面女子，她劍法精奇，出招不依常規，瞻之在左，忽而在右，讓人防不勝防，這兩個賊人生平何曾見到如此高明的劍法，連我也沒聽過！數招過後便已伏屍在地！」

盛華叫道：「哇！好厲害！可是她下手也太狠毒了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我當時心中也這樣想，但是她似乎發現我藏身之處，便笑著向我潛藏處發話，原來她早已發現我暗中跟蹤兩賊了。據她說這兩人不但是採花賊，更是大盜賊王仙芝的餘黨，正準備聯絡其他餘黨再次起義，所以不能留其性命。說罷她從賊屍衣內取出一信函，說是他們的聯絡信函。」

盛華匆忙問道：「師兄，你有看信中內容嗎？還有那蒙面女子究竟何人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後來我見她無惡意，也就現身相見，她也讓我看了信函，表示並未濫殺。我問她姓名，她離去時自稱她是『白衣孤燕』。」

盛華口中喃喃道：「白衣孤燕，白衣孤燕！真是一位女英雄！」心裡想像這個女巾幗的風采，手持利劍在黑夜穿梭，是何等的快意，想著想著早已神馳遠方江湖了。

秋風寒瑟，將谷內蘆草吹的搖晃不已，黑夜中頗有惡神發怒的威勢。盛華內勁不

月心飛劍錄

夠深厚，不禁拉緊衣帽，以禦秋風。兩人說著方走近谷口，只見許多火光隨風閃耀卻不熄滅，六七個大漢一手舉著火把，另一手持著刀劍，簇擁著三名滿臉高傲神色的中年人。

眼前眾人皆著寶藍色衣褲，大漢們衣服上或繡銀翼，或加繡銀劍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位色目人，滿臉短鬚，藍綠色的眼珠炯炯有神，還有位瘦長中年漢子，神色冰冷，雙手負在背後，無視於兩人奔來。另一個挺著便便大腹，看起來像個商賈的中年漢子正向著五師弟問話，令人訝異的是負責外出購物的五師弟衛長存手腕被那中年漢子捏住，臉上隱隱流露出痛苦的神情。

隸沖天在三位師兄秦遠流、劉仁恭與李焰心皆離開淮水派後，便有如是另一個大師兄，此刻眼見師弟被制，即知來人並非泛泛，可軟不可硬，隨即一揖到地，發話問道：「不知三位前輩來自何方，深夜來我淮水派有何見教？何故爲難我五師弟？若五師弟年輕而有所不是，在下在此先陪禮了。」

那商賈般的中年人聞聲似乎也有點不好意思，放開了衛長存的手腕。衛長存立即躍回隸沖天與盛華的身邊，怒氣沖沖地指著這些不速之客道：「師兄，這些人說什麼我們窩藏欽犯，要搜我們的谷！我不答應，立刻三四個大漢刀劍往我身上招呼，這個胖子一聲不響就欺到我身邊，趁我心神分顧時拿住我的手腕大穴。」

隸沖天眼神凝注於那胖子臉上，那胖子自也覺得奇怪，似乎眼光一與隸沖天接觸，便得知隸沖天的詢問之意。

那胖子道：「吾輩來自京師神策軍，因追捕要犯，來至谷外卻不見蹤影，因此希望貴派能予以協助，一時言語未能交代清楚，導致與這位小兄有所摩擦，尚請回覆貴掌門見諒。」

衛長存道：「哼！什麼一時沒交代清楚，根本就是仗勢欺人，又加上無恥暗算！」旁邊那冰冷漢子面無表情地道：「何必與這些小子耗費時間，問也是搜，不問也是搜，哼哼！」哼罷便不再言語，果眞盛氣凌人，聽得三人不禁暗中心頭火起。

眼看五師弟衛長存又要按耐不住，隸沖天趕緊拉了拉他的手說：「師弟，這件事我們無法處理，要勞煩你請一下師父出來，要快些，別讓客人久等了。」隸沖天心知這位師弟脾氣剛烈大意，剛才手下吃了點虧，一直心中難平，何況被人出其不意制住，這更使這位師弟希望能再次鬥鬥，因此藉故支開他，也趁機將消息傳進谷中。

衛長存狠狠地瞪了三人幾眼，心中雖不願離去，但大師兄等人不在，眾師兄弟實際上便是四師兄領導，也只有口中應了一聲，轉身入谷通知眾人。

雙方不再言語，空氣中潛藏著敵意，過了一會，只見那色目人大吼一聲道：「薩克拉等不下去了，又怕他什麼的！讓開讓開，搜了再說，咱們要一網打盡！」這胡人心中想的是要詳盡搜索這片山谷，卻誤用中國成語而成了一網打盡，怎令人不怒。

當下戰火一發不可收拾，盛華氣沖沖地站前一步喝道：「胡兒老兄，要想一網打盡，就讓我這條大魚先來逗弄逗弄你吧！」接著撩起長擺紮進腰帶，做出接戰的姿態。

那個胖子對著薩克拉說道：「不露一下實力，大概會被看輕，你出去顯現威風也好，但可別下重手，傷了這小子，與葛荻那老傢伙結下大怨可又是件麻煩事。」口中說是麻煩，但任誰也瞧得出他的神情是一副不在意。

盛華心道：「神氣什麼！待會打得你哭爹喊母，跪地求小爺我饒命。」

其實雖然淮水派在中原小有威名，但是對京中神策軍來說，僅是一般草莽江湖人物的幫派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在他們的想法裡，唯有神策軍好手中，才有眞正的高手！這想法原本也是不錯，但卻忘了眞正的神策軍頂級高手並非他們。

神策軍共分四級，第四級服飾繡上銀翼，是一般由民間募兵而來，那幾位手持火把的漢子便是第四級的神策軍，數千名神策軍大多是這等級的。第三級除了銀翼外尚在銀翼中央位置鏽了把銀劍，人數約有百數十名，可稱上是武藝相當不錯。

至於第二級的神策軍人數約有三十餘人，在服飾繡上金翼，若非眞正一流高手是無法居於此位。第一級的神策軍在服飾上則無標誌，顯示出特殊而不受限制的地位，更擠入超級高手之列，握有神策軍大權，直接受神策軍頭子田令孜的號令。見這三人的服飾，僅只是第三級的神策軍罷了，但他們在京師裡一向作威作福慣了，怎會看的上這小小的淮水派呢？

薩克拉見盛華年少力弱可欺，一雙鐵拳毫不客氣地直衝盛華，盛華眼看薩克拉採硬攻之勢，拳力沈重，倒也不敢妄接，其實這歸功於看見衛長存被制，心中早已不敢大意。

盛華轉身側滑，避過拳力，駢指，如劍刺出，襲向薩克拉腰側！薩克拉也非庸手，手肘一沈，對撞盛華雙指！

好個盛華化指爲拳，擊在薩克拉手肘之上，藉敵肘回震之力飄然後退。兩人誰也沒佔了便宜，一個拳力渾重迅捷，一個長於機變，兩人稍一分開即又纏鬥一起，薩克拉雖然硬功比盛華紮實，但卻是渾人一個，看來一時間無法分出勝負。

本來另兩人對淮水派仍有輕視之心，但見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子竟能敵得住薩克拉，立刻警覺起來，兩人尋思若不早點解決此間打鬥，等葛荻一到，只怕是不敵了！兩人打個眼色，那個商賈般的胖子突然毫無預兆地欺近隸沖天，兩枝判官筆由無到有地出現在胖子手上。饒是隸沖天早已對這胖子有所警覺，一見欺近便立即躍退，也不免衣服被劃開兩道，傷了點皮肉。

這胖子見隸沖天竟可以在毫無預兆的情境下逃出自己的暗襲，心中暗驚於隸沖天的反應與身法，這胖子號稱「鬼魅一擊」，指的便是他防不勝防的突然暗襲，常常一擊之下便使敵人重傷或受制，衛長存便是在這胖子手上著了道，他沒想到這個「師兄」竟比師弟高明如此之多。

鬼魅一擊不中，激起了隸沖天的怒意，直背長刀鏘地一聲已持在手上，說道：「果眞如長存師弟所說，卑鄙無恥！」刀光奔雷般地劃向這中年胖子，鏈鏘數聲連密響起，隸沖天長刀已擊在判官筆上數次，連震得胖子連退數步才得有機會穩住陣腳。

十數回合一過，胖子已落下風，守多於攻，一旁冷冰冰的瘦長漢子嘴邊哼了一聲，雙掌冒起寒氣，加入戰局與胖子合攻隸沖天一人，雙掌或直擊或橫拍，以怪異的身法遊走在隸沖天身旁空隙間，藉由判官筆的掩護，尋隙威脅隸沖天。

隸沖天雖然武功基礎紮實，但畢竟臨敵經驗缺乏，在兩人合力之下，逐漸落了下風，只能藉師門流水般的身法竄高走低，偶而進招出擊。

就在眾人打的大汗淋漓之時，突然耳邊響起「諸位欺負我兩個年少徒兒，是瞧不起我淮水一脈嗎？」聲音近得令眾人突然間嚇了一跳，隸沖天與盛華早已將筋疲力盡，聞聲大喜，各自出了幾記猛招，逼退敵人而後躍並列。

倏地火光一暗一亮，敵我雙方間已現出葛荻的身影，雙目猶如寒霜般籠罩三人，不怒自威，一掃平日溫和之態。

三人早被葛荻快速無倫的身影驚住，不覺地放軟語氣，那胖子指著那瘦長漢子與那胡人道：『這兩位是神策軍吳佗與薩克拉，與在下商在實向葛掌門問好。」雖說這胖子名爲在實，但瞧他出手倒是不實不在，陰損狠辣。

葛荻回道：「不敢有勞問候，幾位深夜來訪本派不知有何見教？竟與我三位徒兒兵刃相向？」話聲剛落，衛長存也帶著派中弟子趕到，立於隸沖天等諸人之後。

那胖子或許是因口才靈便之故，皆由他出面答話，將這次任務告知葛荻，原來神策軍統領田令孜府中有物失竊，來人在臨去時遭田令孜擊傷，這些神策軍便是爲追捕此人而來，卻在淮水派附近追失了人影，因此三人奉命進谷搜查。

商在實接著道：「與這幾位小兄起衝突實因任務在身，出於無奈。」

葛荻頷首撫鬚道：「天心谷乃本派重地，不便讓諸位入內搜索，今晚本派將加強巡查，若發現異狀，眞有賊人潛入，必當加以追緝，送交各位，就委屈諸位留守谷外，明日一早必有答覆。」說完便一揖送客。

葛荻突覺眼前一片微光撲面而來，及時力隨意發，蓄滿眞力的長袖往前一撥，只見許多細砂暗器應聲跌落，細沙藍光隱現，想必爲劇毒之物。原來商在實見淮水派拒絕他們入谷，懷疑葛荻等人與竊賊有所勾結，便趁葛荻分神之際，發出「奪魄毒砂」偷襲。薩克拉與吳佗立刻向葛荻撲上，而商在實發出毒砂後，又向空中使勁扔出一黝黑細筒狀之物，隨之空中響起尖銳聲響。

葛荻何曾見過如此小人，本來敬其爲京師官差而忍氣吞聲，如今也不免殺機頓起道：「京師神策軍便是如此欺壓百姓？那勿怪我自保反擊了！」隨即掌影如千刀漫飛，向薩克拉與吳佗罩去。

薩克拉與吳佗頓覺壓力極大，不僅是因葛荻掌勢濃密，掌風觸膚生痛，更在心理上感覺像巨濤襲來，逼得讓人透不過氣。隸沖天、衛長存等弟子眼見恩師受襲，紛紛叱喝抽出兵刃與其他神策軍成了混戰局面。

這些神策軍除了商在實等三人外，又怎是淮水派諸弟子的敵手？不到一盞茶時間，六七個神策軍漢子已被制倒地，火把散落一地卻仍兀自燃燒。吳佗與薩克拉早已氣喘吁吁，這還是葛荻兵刃未出，且對吳佗陰寒掌力稍有顧忌的關係，才容得下兩人支持許久。

葛荻趁兩人被自己逼壓得招數散亂，一個欺身，出掌震開薩克拉雙拳，另一掌已按上薩克拉胸腹之間，便再也不看薩克拉，轉身攻向吳佗。

吳佗見薩克拉吐血緩緩坐倒地上，心中一慌暗道：「看來這趟差事是做不下去了，君子能屈能伸，走！」當下打定放棄同伴，自己先逃走的心意。但吳佗與葛荻功

力差距實在太遠，在慌亂之下手腕已被葛荻握住，一陣酸麻湧起，立即喪失了行動之能。

衛長存與隸沖天圍攻商在實，尤其衛長存早先吃過暗虧，出刀更是猛烈。若論單打獨鬥，衛長存與商在實大約旗鼓相當，但加上一個隸沖天，商在實就顯得處處侷迫，心力不足。

就在吳佗被制後，隸沖天覓得商在實身側空隙，一刀斜斜劃進，商在實匆忙以判官筆擊擋之時，衛長存大喝一聲，刀起刀落，一條握著判官筆的膀子掉落於地，隸沖天長刀隨即抹過商在實的腰間，只見其晃了幾晃，商在實便倒了下去，結束了鬼魅一擊的卑下人生。

就在商在實倒地的同時，突變劇起，一聲冷哼飽含怒意，倏間由遠及近，葛荻心感不妙，急呼：「長存快退！」

衛長存尚不及反應，一股大力由頸間擊至，哼也哼不出聲身子便側飛出去。就這麼一緩，葛荻疾風般地掠過隸沖天身側，隨手奪過隸沖天長刀，劈擊在一條黝暗長鞭的鞭頭處，響起一聲沈悶聲響，聽的眾人好不難受。

隸沖天、周德威、盛華幾個師兄弟跟著躍到衛長存身邊，見他面容蒼白如紙，嘴角鮮血不斷滴落，頸部凹陷一處，眼看是不能活了，眾人不禁淚流滿面。

盛華狂叫：「長存師兄！師兄！嗚……怎會這樣？怎會變成這樣！」數年共同習武之誼，早使幾個師兄弟間情感如親兄弟般濃烈，如今年少青春的生命就此斷送，使淮水派眾人悲怒交加。

盛華抬頭一望，又見一個手持鋸齒刀的麻臉漢子正由暗處躍出，身上一樣穿著神策軍服飾，胸前繡著金翼，派中尋常服侍弟子無人能接下三刀兩式，紛紛中刀倒地，咬牙大叫：「死賊子！還我五師兄的命來！」紅著雙眼一個箭步便持刀撲上，周德威眼見來敵如此狠辣，也跟著急奔上前，隸沖天撿起神策軍掉落地上的長刀，拭去了眼淚，急忙接應兩位師弟。

葛荻接了來人數招，心中大駭，只覺長鞭勁力強大，招法變化無方，直如活物分襲身上諸大穴，每招都接的驚險異常，連轉數種身法才算遏止了對方猛攻之勢，一時兩人靜止不動，也不互相答話，只是凝視對方以尋覓出招之機。

葛荻眼見來人是一錦衣老者，陰鷙之氣溢於臉上，尋思道：「看來今日是難以善

了的局面，不知田令孜究竟失竊何物，竟要派出這種大高手尋回？只怕在場眾人皆難逃大難！」心念一起，眼角見到隸沖天等三人接戰那麻臉漢子，雖尚未落敗，但也僅是勉強支撐之象，葛荻迅速在心中作下最爲艱難的決定。

就在葛荻念頭輪轉之時，長鞭彷似若有所覺地立即點向葛荻，大凡高手對壘，講求專心凝神，尋敵破綻且料敵機先，何況敵人已不能用一般高手來形容之，精氣神與外部環境的運用皆在比鬥之列，葛荻精神稍一出現空隙，來人在精神上便有所感應，葛荻雖避過鞭勢，但長鞭從肩頭緊緊掠過，鞭上龐大氣勁將葛荻護身眞氣震得浮動。一鞭過後，葛荻立刻緊緊盯住那錦衣老者任何細微的舉動，兩人又再次成爲對峙的局面。

葛荻面向那錦衣老者，眼光不敢稍有鬆懈，腳步緩緩後退至隸沖天旁，退出那錦衣老人的攻擊範圍。那手持鋸齒刀的漢子見狀放下三人，改而攻向葛荻。葛荻隨手劃出兩道刀光，看似簡單，實則角度奇奧，迫得那麻臉漢子連退數步。

那老者也不趁機追襲，只沈沈說道：「這強敵交給我，你對付那三個娃兒。」流露出對於制敵無比的信心。

那漢子恭敬地道：「是！」可見那老者在神策軍中頗具威權。

就趁此瞬間，葛荻塞過一塊羊皮至隸沖天手上，並在其耳邊道：「來敵高明出乎爲師意料，保護師弟速退，傳我口喻：以遠流爲淮水派第六代掌門。」

不待隸沖天表示，隨即飄回原地，對著錦衣老者道：「你無理殺我徒兒，實是欺我淮水無能，今日就讓我領教神策軍高手的驚世絕技吧！」舉刀前傾，刀尖對準那老者緩緩畫圓，腳下一步步向前踏進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隸沖天等人一瞧師父姿態，便知師父即將使出淮水派鎮派絕技「駭浪七擊」，隸沖天明白師父擺明了要牽制敵方高手，以利眾人逃走。但三人邊退邊打，始終無法躍出鋸齒刀的攻擊範圍。

周德威見狀不禁大急，當下使出拼命招數，招招奮不顧身地攻向那麻臉漢子，狂聲大叫：「師兄師弟快走，此敵由我負責，同門兄弟之情唯有來世再續了。」唰唰連環數刀使出派中悽厲無比的招數，以求得兩敗俱傷。

那麻臉漢子雖武功高出周德威不只一籌，不數招即將周德威之頭巾劈落，但看到周德威散髮披面，狀似瘋虎反噬，也不由得微微心驚，當下先謹守門戶，以避敵銳

氣。

隸沖天與盛華怎肯讓周德威一人拼命，恨不得上前將周德威替換下來，然而當兩人欲加入戰局，周德威又接連數刀逼退師兄弟，自身更陷危機，大吼道：「誰上前來我就絕了同門之情，淮水一脈不可滅的無聲無息啊！」隸勝兩人明白周德威與師父的意思皆要淮水一派仍有人可逃出生天，以傳訊三位師兄，再覓機報仇。

只見麻臉漢子怒道：「你們有人可以逃出我的手下嗎？」當下尋得周德威氣力不繼的招數破綻，一刀挑起周德威腰間一片皮肉，鮮血橫飛。隸沖天雖願與眾人共生死，但他想起身負師父的命令，自己身死無所謂，但可能因此天下無人可知今日淮水派之禍因，心頭矛盾不已。

隸沖天心中明白這時不走，只怕大家都走不了，雖悲痛異常，心中仍尋思：「師父平日曾說本派有專避強敵之處，那也是歷代掌門閉關練功場所，唯今之計爲免強敵追至，只有先至彼處。」

當下猛拉盛華之手，不理盛華的掙扎，向谷內飛奔而去。然而在場諸人，包括葛荻與那錦袍老者兩大高手極強的聽覺，竟也沒發覺在谷口附近長草之中伏著一條黑

影，趁場內一片混亂時如長蛇滑行般地尾隨隸、盛兩人而去。

隸沖天與勝華兩人直奔到廣場，前頭的打鬥聲已隱不可聞，盛華猶自反顧流涕，隸沖天擦去淚痕，方才藉昏暗月色，迅速打開師父交付的羊布，見上頭寫著：本門若遇強敵危禍，可至長明洞，以潛石阻敵。旁邊上寫著如何運行潛石之法，除此外羊布裡尚包著淮水派掌門信物。

且說葛荻一步步迫近那老者，所修習的「浪濤氣」內勁不斷逼向刀身，精神集於刀尖一點，整個刀身融著月色似乎也迷濛了起來，冷厲異常。淮水派的「浪濤氣」內勁，乃淮水派當年創派黃祖師在偶然的機會中，在海邊見旋風來襲，浪濤有如萬馬奔騰，進速退急，勢不可擋，心中突有所感，苦思數年後終於創出此內勁絕學。

此內勁除練氣外，更是一門獨特奇妙用氣使力的方式，學到高深之處，體內運勁如旋風打轉，以倒錐形方式打激推動丹田儲存的內勁，使內勁可在一般不可能的方向轉折，出敵意料以致勝。

浪濤氣每提昇一重，功力加深一倍也不止，運勁使力更加圓轉如意，習成後內力滾滾不絕，無止無休，攻如長江巨浪，守似銅牆鐵壁。浪濤氣前三重天爲築基，基礎不好強練第四重天則易反傷自己，恐有走火入魔之虞，自第四重天起，才涉及旋鑽運勁之法門。

那老者見到葛荻刀尖畫圓，竟無法預測其出手角度，再見葛荻腳步踏下塵煙飛揚，每踏一步氣勢便增強一些，明白「渡河未濟，擊其中流」的道理，心知不可等葛荻氣勢已足，當下長鞭在空氣中發出爆裂之聲，以長龍擺尾之勢橫擊至！

葛荻駭浪七擊中第一擊「拍岸裂石」隨即而出，整個身子消失在刀光之後，刀光如怒潮襲向長鞭，儘管長鞭在行進中角度不斷做著小幅度變化，卻也無能脫出駭浪掩面而至，硬是對擊一下。

淮水派的『駭浪七擊』招招以整個體內的精力擊出，最是耗力，功力不足者根本在施出一兩擊之後便無力再擊。那老者縱然功力比葛荻還高，也不禁後退兩步，手上長鞭竟然差點被刀上迴轉勁氣絞飛，出乎那錦衣老者的意料。

葛荻隨一擊反震之力翻上空中。本來在武學中，上躍未落之際最易受敵攻擊，但

淮水派獨特內勁「浪濤氣」可在空中換氣吐勁，「駭浪七擊」便是專爲使「浪濤氣」發揮極致而創，藉翻滾急落之勢加大攻擊力。

葛荻第二擊「層浪翻空」瞬間由上擊下，威勢更是赫人，如傾天之刀破空而來，那錦袍老者開氣揚聲，長鞭迅速在頭頂上方盤了一圈又一圈，凝成數層氣牆，立即與葛荻刀勁相撞。波波波數聲，這老者騰騰又連退數步，身子不由自主地轉了一圈，腳步經過之處土石凹陷數吋。老者不免駭然，連接葛荻兩擊已被迫守劣勢，臂酸手麻，沒料到淮水派竟有如此絕藝！

當葛荻在空中利用反震之勁加快旋轉之速，欲發出第三擊「滔滔不絕」之際，凝定的心神忽聞慘號之聲，已見鋸齒刀穿透周德威的胸口，周德威在臨死之時仍頑強地雙手緊握胸口之刀，希望能再多點時間讓師兄弟逃離險境。畢竟葛荻不能在此時忘情，眼見徒兒如此倔強，心頭一酸，刀招無神凝貫注，胸腹間立即露出空隙。

錦袍老者見機不可失，終可不與葛荻硬拼，憋了多時的氣一時俱出，長鞭夾著尖嘯之音如眾鬼夜哭，將葛荻透腹而過，然而「滔滔不絕」一擊餘勢未衰，刀尖掃過錦袍老者胸前皮肉，雖不致命，但刀上蓄含的氣勁直入胸口，鬱悶難受，當下也受了不

輕的傷。只見葛荻滿腹鮮血，身軀搖搖晃晃，緩緩走向周德威屍身之處，眼淚泊泊而出，爾後呼出最後一口氣，翻倒於地。

坐息了一陣，那老者指示那麻面漢子搜索全谷，心知自己之傷需要立刻覓地潛修，葛荻刀上所含的氣勁與一般氣勁不太相同，暗含旋轉之力，受傷皮肉處竟赫然糾結於一處，殺傷力委實可怕，當下迅速離谷而去。

隔日那麻面漢子終於尋至隸沖天等藏身之所，卻苦於巨石過重無法打開，心想淮水派諸人無道理自困而死，必有通道另出，於是下令後至之神策軍士留守搜索，但搜索旬日始終未果。

第二回

通敵之密

當隸沖天及盛華剛入歷代掌門閉關之所，準備啓動機關放下潛石之際，一條身影瞬間掩至，兩人大驚舉刃欲迎，但聽來人低聲說道：「暫且住手，我是友非敵，同你們一般是避難來著。」語氣溫和有力。兩人一瞧來人身著紫衣，鬚髮虯結，身形偉岸而自具豪氣，不禁對望一眼，皆瞧出彼此對來人的防備之意。

來人沈聲道：「我便是神策軍來此的目標，此事牽扯甚多，一時也說不清。」

盛華一聽，長刀斜指來人怒道：「原來是爲了你，使我們淮水派遭致覆滅之禍！」

來人浩嘆道：「我爲逃避神策軍四處藏匿，原也不知此谷乃淮水派所在，倒是連累了你們。我本應出面與你們共禦來敵，但我有傷在身，遠非來人之敵，倘若我一死，此事再無人知，大唐恐將有亡國之禍！」

盛華喝道：「你說什麼亡國之禍？」

不料那人頗有耐心道：「我查出宮中有人與黃巢暗通聲息，這些神策軍便是受此人之命來抓拿我，此事待會必會告知你們，此刻最要緊的是尋一隱身之所。」

隸沖天、盛華兩人見來人好言相答，並且似乎對連累本派有著愧疚之意，至此方對紫衣人信了七八成。隸沖天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前輩先入內休憩，待我放下巨石阻

敵。」

等來人大步向內邁入，隸沖天方降下巨石，立即燒毀羊皮，心中感嘆：「曾聽師父談過，潛石一放便無法再起，百年來從未使用，沒想到今夜仍派上用處。」

隸沖天經此大變，對紫衣人仍有戒心，因此將羊皮燒毀，今後若非自己指點，他人絕無法得知此洞出入之法。

長明洞位於天心谷山壁之下，潛石與山壁顏色相同，若非細找，不易發現洞口所在。長明洞內通道狹隘蜿蜒，隸沖天等人燃火後，沿這狹隘通道前行。隸、盛兩人偶爾在葛荻閉關練功時，曾送飯入內，知道此通道後便是師父練功之密室。

不久後來到密室前，見密室鐵門深鎖，盛華咦道：「怎麼這兒鎖了起來，該如何進入呢？」隸沖天蹲下察看鑰孔形狀，默想了一會忽有所覺，即以本派掌門信物插入鎖孔，竟然完全相符合。

原來此洞內藏派中武學經典與歷代掌門閉關心得，平日唯有掌門能持符入內，眾弟子最多也只有在師父閉關時送飯至鐵門之外，因此事先並不知原來鐵門鑰匙竟是掌門信符。門後共有三間密室，分別爲練功處、藏經處以及儲物處，隸沖天先至儲物處檢查衣食燭火等用品，方知歷代掌門平日皆於此處儲糧，以備練功或不時之需，眼下用品足夠三人省吃儉用數月。

三人集於練功處，各自通了姓名，這紫衣人赫然便是當日由宮中逃出的張承範！

張承範道：「我原爲神策軍大將軍，地位僅低於田令孜上將軍之職，雖田令孜名爲上將軍，但其平日皆侍奉於聖上身邊，因此實際上神策軍一切事務均由兩位大將軍負責處理。」

盛華插嘴道：「爲何田令孜隨時侍奉聖上身旁呢？」

張承範道：「田令孜本是宦官，當今聖上早在幼年便由田令孜服侍，爲表達尊敬之意，聖上更以『阿父』尊稱之。唉……朝內宦官弄權，不但掌握京城軍務，在政治上亦有極大影響力，除了神策軍外，田令孜更身兼樞密之職，朝中吏部侍郎鄭畋、翰林學士盧攜等人均爲其黨羽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原來是個宦官！曾聽師父談起，當今朝廷便是被這批宦官敗壞朝綱，看來張前輩所說，朝中有人與黃巢暗通聲息，必是田令孜無疑了！」

張承範點了點頭道：「有天夜裡我毫無睡意，在巡察宮內防務後，尋了個清幽之

處欣賞月色，不料竟教我發現田令孜叛國之密……」當下張承範說出那夜受傷的經過。

說罷，張承範由懷中取出一封淡黃信函，怒道：「此密件內黃巢與田令孜約定，當黃巢揮軍北歸，攻打長安之時，田令孜必須在朝暗助，一旦改朝換代，黃巢承諾予他高官厚祿。」

隸沖天皺眉詢問道：「田令孜已位極人臣，又何必如此？」

張承範搖頭道：「只因黃巢賊軍實在過於強大，且朝中盡忠兼有能力之人，多因反對田令孜而遭罷黜，自然無人可擋賊軍，田令孜又無法眞正掌控眾節度使爲其盡心，田令孜害怕一旦長安被攻陷，自己也無法身免，故出此下策。」

聽罷隸、盛兩人大罵田令孜寡廉鮮恥，事敵求榮，只聽張承範低沈吟云：「黨人偷樂，路幽昧而險阻，豈余身之憚殃，恐皇輿之敗績！」

三人想起當今朝廷多是短視近利，賣國求榮的奸狡份子，民間遍地亂世，不免黯然，當下一片靜默。

過了良久，隸沖天詢問張承範之後打算，張承範道：「我必須在此地療養數月，

待傷勢回復方可與這幫人周旋，如今時事緊迫，黃巢軍已揮軍渡黃河南下，直揮建州、福州等地而去，若是兩位願爲國效忠，這重擔便要落在兩位肩上了。」

隸、盛兩人一時俱感豪氣沖天，當下答允不迭。

隔天隸沖天與盛華兩人進入藏經處，心中均想未來任重道遠，以自己如今的武學造詣，實不足以完成大任，惟有在這些躲避的時日裡，盡所能地增進武學。因此兩人決定進入藏經處，以期找出歷代掌門習武心得與本派武功密笈。張承範也不管他們，自顧自地在練功處緩緩運功療傷。

一入藏經密室，隸、盛兩人只見桌上方方正正擺著一封書信。

隸沖天將信打開一瞧，不禁爲之愕然，隨即持信唸道：「余少逢異人，其學無涯無際，語多含奧理，告余以六十五前恐遭大劫，爲恐余應命而亡，特遺書告知弟子……」

盛華訝道：「原來師父早已將身後之事交代成書，不知這位異人究竟是誰？」

隸沖天抬起頭來道：「底下所說爲本門密笈心法置於何處，以及本派療傷靈藥『玉華白丹』、解毒靈藥『一筆鉤』所在之處。」

盛華取過信來看了片刻道：「師父說另尚有一把『月魄』寶刀藏於此地，是準備等你功成行道之用，遠流師兄所拿的是另一柄短刀『日魂』，兩柄皆是本派前人仗以成名的神兵利器。」隨後兩人依信中所指，分別由隱密之暗格取出物品。

隸沖天抽出月魄，鏘地清亮一響，有若龍吟，燭火映在月魄上，泛起道道七彩寒光，又似一道秋水遊走刃面，月魄刀身上浮雕著一輪弦月，光華流轉中，有如月之精魄重現於世！

張承範當天靜修結束，聽隸、盛兩人說起尋著療傷靈藥，大喜不已道：「本來我擔心受創後未能有足夠休養，又無靈丹可助我痊癒，可能將對我原先的武功會有極大損害，看來果眞得該有救。」隨即又嘆了口氣道：「說起來我是虧欠貴派太多，又要你倆人助我成事，這樣吧！就趁這段時間我傳授我的獨門絕技『驚雷勁』給你倆人，作稍稍之抵償。」

隸、盛倆人謙遜不受，卻拗不過張承範的誠意，當下張承範便細細說明「驚雷勁」心法要訣，以此「驚雷勁」配以張承範一套長槍「乘雷九變」，當有驚雷破天、無可披靡之威。

過得數天，張承範考察兩人「驚雷勁」的進度，愕然發現隸沖天一無所成，反倒盛華進步神速，出乎自己原先估計，這種情形相當怪異。

當下張承範仔細詢問兩人原先修習的內功心法，推敲良久道：「大凡所有內功心法，皆暗合五行之理，我這『驚雷勁』在五行上屬於火，而貴派的『浪濤氣』則屬水，屬金、火的內勁多強悍無匹，沛然無可擋，五行屬木、土之內勁則渾厚堅實，適於防禦及長時拼鬥，而屬水則兼具攻守之性。然因合五行之理，故五種性質不同的氣勁相剋相生，或許可解釋你們練功的異狀。」

張承範頓了一下續道：「盛華修習貴派內功時日較淺，水性尚薄，如今再習『驚雷勁』，恰可達水火既濟，相輔相成的效果，但等火性轉強，盛華所練的『浪濤氣』可能將停滯不前。而沖天『浪濤氣』修習甚久，水性已強，而水火相剋，可能因此滅了『驚雷勁』的火性，以致習之無成。」

自此之後隸沖天便不再多練驚雷勁，專習本門「浪濤氣」內勁，更參照練功處中牆上的「駭浪七擊」圖式，潛心參悟。張承範本是武學大行家，隸沖天雖未能習得「驚雷勁」，但是從歷代掌門習武心得與張承範的指正教導下，仍有長足的進步。

三人在這段日子中除了各自用功，便是張承範將心中習武所得盡情傳授，更向隸、盛兩人談論天下大勢，使倆人對於當今藩鎮、中央政權有了大概的瞭解。

某日當隸沖天坐息之際，忽覺身內意、氣、風三者皆動，臟腑一股帶有輕微旋轉的渾厚眞氣片刻間由下丹田直沖泥丸，再反向折回，全身舒暢無比，心裡一片清明，兩眼突然堂亮，射出閃電般的豪光，不久即滅。隸沖天心中明白第四重浪濤氣已成。

張承範試過隸沖天所發出的勁力後，呵呵笑道：「沖天，恭禧你了，你的浪濤勁已經邁入嶄新階段，果眞了不得，若單以氣勁強弱而論，我年過三十方得有此成就哩！」

盛華聞言也向師兄道喜不已，狀極興奮有如自己達此成就一般。

隸沖天對自己暗道：「隸沖天啊隸沖天，若你能早些日子練成第四重天，淮水派也不會遭逢大難了！」內心雖一片自責難受，外表卻毫不顯露。

張承範道：「時過兩個月，既然你已有此成就，我們就該趕緊辦正事了。」當下取出一信件道：「此乃黃巢寫與田令孜的通敵密件，如今時刻緊急，你速將此信函送往京師，聯絡我的好友龍武軍大將軍歸何憂，請他助你揭發田令孜叛國大罪。」

盛華道：「那我呢？」

張承範道：「你留於此地，一方面繼續修習乘雷槍法與驚雷勁，一方面爲我護法，當我痊癒後，我倆當聯絡有志爲國的節度使，以剿滅黃巢賊軍。」

眼看師弟爲無法出洞而一副氣喪的模樣，隸沖天拍拍盛華肩膀安慰道：「張前輩安危亦是我們的責任，外頭神策軍定是到處搜捕我們，兩人一起顯得惹眼，等你習武有成，再出去打得他們抱頭竄逃豈不大妙，何必急著出去被人追打呢？」

張承範也道：「由於原先浪濤勁的基礎，盛華驚雷勁的成就快速異常，大出我意料，然而『驚雷勁』與『浪濤氣』兩者原本是不同性質眞氣，若爲貪一時之快，練功可能會有所兇險，無我在旁照應也是不妥。」盛華聽兩人之語，方按耐下急於出洞的心思。

隔日隸沖天整理行裝，將「月魄」寶刃以黑布包裹斜背於後，隨即帶著兩人進入儲物室，搬開地上雜物，舉起鐵楸往地面挖入，片刻後便露出鐵板，翻開鐵板只見底

下一片黝黑。

盛華哽咽道：「師兄好好保重，不知師父與德威師兄是否逃出大難，你定要找到他們。等我們事情一結束，我會立刻找尋你們，屆時再師徒相聚。」

隸沖天點點頭，心中一片黯然，眼看這最年幼的師弟感情豐沛，這些日子連遭困阨，飽受分離之苦，他才二十出頭，也只是個大孩子……想著不由得緊緊抱住這個小師弟，兩人對望而泣，張承範也是一片欷噓。

隸沖天拭去淚水道：「我該走了，張前輩、盛華師弟，你倆好好保重。」當下舉起火把進入地洞。

這地洞雖在地面之下，但隸沖天進入之後發覺通道乃橫向而行，整條通道土石濕氣頗重，通道壁上皆留有過去開鑿的痕跡。見到此地底通道的規模，隸沖天暗想當年建築此通道必定花費極長時間與人力物力。行未多時即聽到前方有細微水聲，再走約盞茶時光，只見通道擴大成洞窟，四壁皆有水湧出聚集形成水潭。

隸沖天將身上物品綁好，便屏氣往水潭潛入，入水只覺得全身冰冷，連忙運勁禦寒，且有一股暗流緩緩推動身體而行。不久便身處另一水潭，可見潭上日光明亮。

隸沖天浮上水面後發現四周霜雪垠垠，水面上浮滿碎冰，原來已入初冬時節。上岸之後四處打量，方才發現此處是天心谷後小溪聚流的小水潭，沒想到除了山上水流外，還有伏流匯集此處。

隸沖天爲免遭敵人發現，無暇烘乾衣物便展開伏行，如狸似貓，藉草石掩蔽接近練武廣場，只建屋舍一片焦黑頹敗，分明神策軍在搜索無功下，放火燒屋以洩憤。

隸沖天暗道：「這些神策軍如虎似狼，根本就是江湖黑道的作風，在京師竟也可以橫行無阻，可見田令孜的勢力之大，無與倫比！」蹲伏良久不見人影，隸沖天乃到處翻查，期能獲得師父與德威師弟的線索，但白雪早已掩去打鬥痕跡，最終一無所得。

隸沖天尋思：「師父交代我必須找尋遠流師兄，然而田令孜通敵攸關國運，平日師父常教大家保國爲民之道，想必也會贊成我先完成張前輩交代之事吧！」

淮水派位於壽州境內，約今日河南省南部，隸沖天於是決定先至鄰近市鎮，找船家溯淮水而上至唐州，再買馬北上長安。

三日後隸沖天已進唐州城，只見城門兩角矗立著瞭望臺樓，此城以石爲牆，高約

四丈，牆上方設有許多箭垛，單看如此便可判斷此處易守難攻。

唐州城是少數幸運的城池之一，在全國盜賊流竄之際未受其害，原因在於唐州刺使章全望愛民如子，除一般政府規定賦稅外，不因私人貪欲妄加稅收。另外，此處乃赤津總堂所在，赤津堂此幫會在全國經營珠寶業，風險極大，也因此堂內好手如雲，珠寶業盛行使得唐州人民比他州更爲富裕。

爲保有自身利益，唐州人民也願將子弟送往赤津堂接受武術訓練，結合唐州團練兵，形成此處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。在城內酒館飲食之際，隸沖天聽聞百姓低語，原來黃巢挾數十萬大軍之威，勢如破竹，已破潭州，直逼江陵，沿湘江直上，唐州距襄州不遠，一旦江陵被破便輪到襄州，唐州也不知是否會淪入戰區？大家雖然傲於唐州防禦堅實，心中對於數十萬賊軍卻仍惶恐不安。

隸沖天走出酒樓，眼望長街雖入初冬而頗感寒冷，但吆呼叫賣聲響不斷，隸沖天興致一起也隨眾人逛攤賞貨。行至一玉石攤前，隨手拿起白玉牌把玩，尋思：「記得小時父親也是經營玉石生意，常常一手擁著我，一手盤玩古玉，順口教我關於玉石的學問。唉……父母皆死於亂世盜賊之手，若非師父我亦早已黃土一坏。」

忽然耳聞嬌脆的語音道：「小姐，這青玉環翠綠地著實可愛，妳戴了必定美麗異常。」眼角只見一羊脂白玉般的纖手拈起那青玉環，隸沖天雖未見主人，但單瞧如此白皙而柔弱無骨的纖手，突然有種熟悉感，心中不覺微動。

抬頭側望，兩個女子正在觀賞攤上玉石，一位頭梳雙髻，瞧其服飾應是大家府邸中的侍女，清秀可人，另一位則爲隸沖天生平僅見之雅致女子，身著毛領白袍，雖稱不上傾國之貌，但亦極爲秀麗動人，尤其舉手投足間頗有閨秀之雅風。

這位女子轉頭過來見到隸沖天滿臉鬍髭，正望著她，突然心中湧起熟識之感，暗道：「咦！怎麼我覺得他的眼神頗爲熟悉？似乎在那裡見過。」便向著隸沖天笑了一笑。一時間隸沖天只覺她笑靨生輝，清新撲面，即若隸沖天這般勇武之人竟也低頭而自慚形愧。

唐朝當時民風開放，加上胡風東漸，西域諸國、突厥、吐蕃、南詔等民族衣物、食品、音樂、風尚皆融入漢族文化中，故大唐女性也是所有朝代中最爲開放的，這等路上對著陌生男子露出笑意，並奇特之事。

就在隸沖天低頭之際，忽聞許多沈重步聲雜沓向己而來，分明是練有下盤功夫的

好手方能使步聲如此沈重，但是眞正高手步聲或沈穩、或輕飄，步履中隱有某種運行規律，又遠非這些人可比了。

隸沖天原以來是神策軍找上自己，正當凝神反應之際，卻聽來人之中，一個生就一雙牛眼的矮壯漢子恭敬地道：「小姐，赫先生說，這時世道不靖，叫咱們來請妳歸家，別在外頭閒逛了。」這漢子口中所說的赫先生，其實乃是西域吐谷渾人氏，眞正複姓「赫連」，爲了不令人起疑，方以赫先生稱之。

那侍女怒道：「什麼赫先生？你們想強逼我們主僕嗎？我們可不會跟你們走！」

矮壯漢子道：「小姐，妳的意思呢？希望妳別使我們爲難！」說著幾人散開形成半圓，將那兩女子圍在圓內，似乎若兩人不與他們同行，便要強拉。

那白袍女子搖搖頭，驚懼地道：「請你們放過我們主僕二人吧！我們不要跟你們回去。」

看到那侍女護在秀麗女子身前，而那白袍女子一副驚懼不願的模樣，許多路人已在外側指指點點。賣玉石的老板趕緊走向那矮壯漢子道：「這位好漢有事好說，這位姑娘是我的貴客……哎喲！」一個身子已被那矮壯漢子推開坐倒於地。

矮壯漢子道：「小姐，赫先生賞罰分明，若是我們請不到妳，我們必定受罰。妳再要如此任性，不顧我們這批人的死活，就別怪我們硬請了！」口中說著，但腳下卻動也不動，這些漢子也被這女子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弄得心軟不已，就是狠不下手強拉。

隸沖天混在人群中看著雙方的僵持，突然身側幾位百姓道：「來了來了，赤津堂的馬爺帶人來，這幾個漢子可要灰頭土臉哩。」

隸沖天一看可不是，數人正匆匆趕來，帶頭的是一位長臉勁裝漢子，尋思：「看來這些百姓與赤津堂關係倒是不錯，碰著了事，赤津堂就出頭啦。」隨著赤津堂人馬清道，大街中空出一塊空地，隸沖天也隨眾人讓到街旁。

那長臉漢子道：「在下赤津堂馬齊同，聽說老兄你影響了這些城民的正常買賣，」眼看一下兩位女子又續道：「又強欺弱女，難道你們不曉得這兒是赤津堂的勢力嗎？」

那矮壯漢子怒道：「老子管你們是誰，赤津堂又怎麼地，難道能啃掉我們一根小指嗎？」本來赤津堂人心想只要亮出名號，來人必會多少賣帳，一聽那矮壯漢子如此強悍無理，赤津堂眾人不禁鼓譟起來。

馬齊同不怒反笑道：「好！好！瞧你們一副盛氣凌人的醜樣，就看看你們是否有這賣乖的本錢！就讓咱們兄弟先親熱一下如何？」隨即回頭交代其他赤津堂眾人道：「待會我與這位老兄過過招，你們可別插手，倘若屆時我落敗，這事情就輪不到我們赤津堂管了！」又轉過頭來說聲：「請了！」當下雙掌一高一低，腳踏弓步，頗有磊落好漢味道。

那矮胖漢子也不答話，隨即雙拳直擊，只見那馬齊同矯健地遊走，手上施出擒拿法，忽拍忽拿，而那矮壯漢子則堅守原地，雙腳如樁入地，雙拳直打橫劈，雙臂封架來招，一時旗鼓相當。時間一長，馬齊同攻勢不曾稍減，反看那矮壯漢子已有汗漬滲出，雙腳連踢方才能阻住馬齊同的攻勢。

隸沖天在場外忽見矮壯漢子一幫其中有人微微抬手，知道不好卻已來不及救助，馬齊同一聲大吼，又被矮壯漢子一拳擊在胸腹之間，連退數步倒地，就在那矮壯漢子要再下重手之時，隸沖天已衝入雙方之間，舉臂格開矮壯漢子雙拳，一個進身掌刀已劈落矮壯漢子肩頭。

經過兩個月孤心苦修，自從浪濤勁有所突破之後，隸沖天已邁入一流高手之列，

雖仍比不上張承範那些超級高手，但豈是這些所謂江湖好手所能應付？何況隸沖天對於暗箭傷人憤恨已極，回想起在天心谷內發生的慘事，掌下又怎會留情？

只見那矮壯漢子按著肩頭滿臉痛苦，強忍不倒，大汗滾滾而出，敢情肩夾骨已經碎裂。隸沖天舉頭望向矮胖漢子那數人，雙眼怒光炯炯，那突放暗器之人哪得見此神威？早已心神俱喪，渾忘再發暗器襲敵。隸沖天一步步向那漢子走去，每一步直如喪鐘連響，直敲在那人的心坎，壓得那人透不過氣來，不等隸沖天走到，那漢子已臉色發青，手腳皆軟跪於地上。

這情境直讓其餘在場諸人心驚，即使隸沖天不是面對自己走來，卻都多少可以感受到一股山洪欲發的迫力，遑論那直接面對之人了。

隸沖天冷冷道：「我一生最恨卑鄙無信之人，不可饒你在世欺壓他人。」掌化爲爪，一把抓向那漢子的琵琶骨，一陣細微骨裂聲響，那漢子痛得哼也不及便昏倒於地，從今後那漢子一身武功全廢，比起常人壯漢，力氣更加不如，再也不用提藉武功欺負弱小了！

在那漢子琵琶骨被廢之後，壓得眾人心頭沈重的這股迫力方才消失。

隸沖天面無表情看著矮壯漢子等諸人道：「還不快離去！」

那批漢子立刻七手八腳抬了傷者落荒而逃，隸沖天眼睛本就有靈動有神，此刻滿臉鬍髭，加上浪濤氣有所成就，導致整個人氣勢渾厚。

隸沖天聽了百姓對赤津堂的評語，加上眼見馬齊同磊落的態度，本就對赤津堂懷有好感，當下走近赤津堂諸人，這些人對這位臨急相助的陌生男子頗爲尊敬，立刻讓開通道，讓隸沖天走到馬齊同身旁。馬齊同強忍不適向隸沖天稱謝，隸沖天翻開馬齊同傷處察看，只見鉤狀暗器入肉之處流出紫血，慢慢將暗器拔除後，隸沖天立刻取出淮水派解毒靈藥「一筆鉤」，餵入馬齊同嘴中。

等眾事皆畢，馬齊同指示屬下邀請隸沖天及兩位當事人姑娘至赤津堂一遊，隸沖天心中頗想多結交赤津堂這些好漢，也就答應，那白袍女子見隸沖天答應，也隨之同意至赤津堂，馬齊同躺在由百姓處借來的擔架上，由兩名屬下抬著一行人便走向赤津總堂。

路上馬齊同勉強地向那白袍女子問道：「請問姑娘芳居何處？怎麼有這群凶漢爲難妳呢？」

那白袍女子道：「我家住江南，本來家兄託請鏢局護送我往鄧州省親，結果路上碰到一批賊寇，見我隨車財物不少，起了搶掠之意，便與眾鏢師大打出手。我的婢女頗有些武藝，慌亂之中，我由我的婢女保護趁機逃出險地，來到唐州城。也不知道那些鏢師現況如何？剛才那批凶人，可能便是盜賊一夥吧！」

馬齊同痛在身上，未能深思那白袍女子的言語，只是好奇這婢女竟有武藝，望了望那婢女一眼，便不再說話。隸沖天卻隱約感到這白袍女子來歷不單純，方才見到那群人言行間對白袍女子頗有恭敬之意，似乎並非一般盜賊搶掠，隸沖天雖然心中起疑，卻也不點破，心想說不定人家有難言之隱。

踏入赤津堂大門後，方知赤津堂主袁滄舟正在廳內會客，似乎是極爲重要的宴會，於是馬齊同吩咐部屬先將隸沖天等人安置於旁廳，等堂主宴會完畢再行引見雙方。

馬齊同對三人道：「只因齊同有傷在身，疼痛難當，無法陪坐相談，敬請勿怪。」

隸沖天笑道：「馬爺無須客氣，您負傷在身，怎好麻煩您作陪呢？」

那白袍女子也道：「爲了我們的事，害得馬先生受傷，委實令妾過意不去，先生這樣說就更令妾羞慚了。」雙方客氣一陣，馬齊同便入內療傷，留下三人於旁廳中。

靜寂一陣後，那侍女在旁噗嗤一笑道：「小婢名叫藍煙，過了這麼久，我們主僕兩人都尚未得知先生姓名，不知先生可否見告？」一有人開口，廳中氣氛就熱絡多了。

隸沖天擊掌讚道：「好名字，『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』，在下隸沖天。」

白袍女子微笑道：「隸先生亦是好名，英雄應有沖天志，賤妾朱華容。」

藍煙插嘴道：「您倆就甭客氣啦！又是在下，又是賤妾，文謅謅的。」

朱華容橫瞪藍煙一眼，向著隸沖天道：「隸先生在市集時曾把玩玉石，不知對玉石是否有所研究？我喜愛玉石之美，卻一直不太瞭解如何分辨玉石優劣，先生能否有所教我？」

隸沖天微微一笑道：「朱姑娘太客氣了，先父生前經營玉石生意，不幸稚年見背，我尚未能習得先父所能，只有年幼時偶爾聽先父提及分辨玉石的一些知識。」

朱華容喜道：「在玉石方面我可是門外漢，若能得先生稍加指點，當眞感激不盡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那我就不自量力，野人獻曝一番了！」

隸沖天想了一會，方開口道：「對玉有所瞭解之人常說，擇玉必先考慮玉石四美，也就是『溫、潤、堅、密』。」

朱華容問道：「何謂溫、潤、堅、密呢？」

隸沖天解釋道：「『溫』並非溫暖之意，乃指玉石色彩是否調和，讓人感到均勻悅目；『潤』意指玉體液足，外表看起來需有油潤之感，而非乾枯滯色，握於手中初時冰涼，繼而似有玉液流出，濕膚如水；『堅』意謂玉石堅實難傷，利刃不能入其半分；『密』則指玉石質地細密，在手中有沈重之感。有經驗者只要將玉過過手，便可得知玉石的優劣眞僞了。」

朱華容接著問道：「我常見古玉顏色與新玉頗爲不同，狀似染色，甚或有斑點或有細小花紋，不知何故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那稱之爲色沁，乃因古玉潛埋土中多年，久受附近環境影響，若附近地質藏有灰石，長年累月古玉受灰石所沁，便可能形成『孩兒面』，色豔如桃花；若受黃土沁，則色如甘栗；若受銅器上銅綠所沁，則色如翠石，稱爲『鸚哥羽』；其餘名目繁多，諸如『娥眉黛』、『秋葵黃』、『玉帶纏腰』、『蒼龍出海』、『壽衣沁』等等。」

藍煙蹙著眉頭道：「爲何有『壽衣沁』這不雅名稱呢？」

隸沖天笑道：「這是由於古人常佩玉入殮，長久下來古玉受壽衣顏料所沁，深入玉質之內，洗磨皆無法消去的緣故。」

朱華容與藍煙兩人對隸沖天所談論玉石之學深爲著迷，渾不覺時光入夜。

忽聞大笑聲由廳門外響起，走進一位方臉寬額，充滿精明神情的中年大漢道：「眞是抱歉，馬齊同那小子見我有客，竟未告知我這兒尚有三位嘉賓等候，眞是不該！眞是不該！我便是赤津堂袁滄舟。」

隸沖天等人起身相迎，袁滄舟笑道：「聽齊同說起這位少兄武學著實了得，他佩服的緊，令我恨不得想一見爲快，沒想到少兄除了武學，在玉石方面也有如此見識。對了！大廳中仍有許多好朋友，就請諸位一起至大廳一聚，大夥結交一番。」隸沖天等人皆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當下袁滄舟攜住隸沖天之手，直向大廳而去，朱華容等人則尾隨於後。

丹心桃劍錄

第三回　弒師奪寶

隸沖天等人邁入大廳，見此廳竟是如此寬敞深長，三人均想，或許此處是赤津堂平日用來舉辦大型聚會之所，廳堂上懸著「聚保廳」三個金字匾額。

隸沖天心想：「這聚保廳名字倒也取得貼切，好漢、珠寶皆集聚於此，兼具『聚保』、『聚寶』兩義。」

廳內地上鋪有紅毯，兩側各有一排座椅，如今座上空無一人，但見廳中擺設四張圓桌，桌上滿是佳餚，三桌皆坐滿了客人，僅第四桌上有空位。在袁滄舟引導下，三人分別於第四桌入座。

隸沖天瀏眼一覽，四桌中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服色混雜，粗野文雅皆俱，心想這些人顯然並非同一幫人。

但聽其中一位紅光滿面禿頂老年人道：「我說老袁啊！你又帶來了何方貴客？怎不先介紹一下。」袁滄舟方才想起一路上自己在興頭上，竟忘了詢問此年輕人之姓名，當下說出這位年輕人仗義助赤津，豪俠救兩女之事。

袁滄舟道：「我一時糊塗，至今尚未得知這位少兄之名。」

隸沖天微笑而起，向眾人做了個環揖道：「不勞袁前輩介紹，小弟淮水派隸沖

天。」

突然間有人發出憤怒之聲，有人怒目相對，更有人拔劍而起，場面一片混亂。隸沖天心中一陣茫然，回頭向袁滄舟望去，但見袁滄舟亦是一片怒意。

隸沖天不禁問道：「究竟是怎一回事？大家聽到我的姓名如此憤慨。」

眾人中一位渾身肌肉墳起，神態威猛的壯年人吼道：「隸沖天，你還不知自己弒師奪寶的惡跡已然敗露嗎？」

隸沖天訝然道：「什麼弒師奪寶？諸位必定有所誤會了。」

另一位坐在那威猛漢子身旁，亦是厚胸粗臂之人道：「隸沖天，你還裝出一副無關己事的模樣，實在可惡！在座或許有人尚不清楚你這小子犯下何等罪行，如今我就當堂揭露出來，看你如何狡辯！」

隸沖天見眾人如此無理取鬧，心中怒氣漸生，口中應道：「好，我倒想聽聽自己究竟犯下什麼滔天大罪，順道認識認識在座是何高人！」隸沖天刻意將高人兩字說的特別大聲，以諷刺在座這幫不明事理兼無理取鬧之人。

原先那威猛漢子道：「就先讓你知道今日究竟喪於何人手下，以免到了地府做了糊塗鬼。」手掌遙向那禿頂紅面中年人一舉道：「這位乃是昆陵派當今掌門之師弟，『拳掌定山河』周先池周老爺子，在周老爺子身邊的皆是昆陵派的好手。」

接著手指一位眉目清麗含俏，小麥膚色的姑娘與另外幾位年紀甚輕的姑娘道：「這位是鳳翔派的柳芯雙姑娘，以及柳姑娘的幾位師妹。」再指著自己與身旁那人道：「我倆兄弟是洹水派苟無畏、苟無懼，昆陵、鳳翔與洹水派素來與淮水派交好，你弒師奪寶惡行，我三派怎也不能置之不管。」

等苟無畏全部介紹完畢，隸沖天心道：「原來此處除了鳳翔、淮水、昆陵三派外，尚有威光門、天雄門與破地門人，石家莊二莊主以及數個武館館主，雖不能說各派精英群集，但聲勢也可謂浩大，只不知齊聚赤津堂所為何事？竟叫我給碰上了。」

隸沖天由葛荻處曾聽過周先池的名號，周先池早年在江湖上威名赫赫，以開碑裂石的拳力與精妙的拳腳武學聞名江湖，為人更是熱心公道，近年來此老韜光隱晦，常留於昆陵派內，不知為了何事，竟使此老長途迢迢赴會。

至於鳳翔派「靈鳳」柳芯雙，近年來在江湖也小有聲名，與鳳翔派的「玉鳳」耿玉襄、「藍鳳」張清齡合稱「鳳翔三女」，看來柳芯雙身旁幾位女子可能便有耿玉

襄、張清齡在內。其他如「洱水雙劍」苟氏兄弟、「破地鑽」劉常棄、「三面修羅」江獨辛、「山西石家」的「鐵石心腸」石莫等人，在江湖中皆是不錯的好手，各有一身精湛武藝。

隸沖天道：「原來在場有這許多前輩高人，想必定有可替在下主持公道之人，就請苟兄說明白到底我做錯何事？」

苟無畏見隸沖天語氣放緩，以爲隸沖天心中害怕，頗爲不屑道：「誰與你稱兄道弟！說起這件事還眞髒了我的嘴巴，師弟，你來說！」

苟無懼接著道：「兩個多月前，我洱水派弟子路經天心谷，想起淮水派素來與我派交好，經過天心谷自該前去向葛荻葛掌門請安，當我那位師姪具帖拜訪之時，沒想到……」斜瞄了一眼隸沖天，怒道：「谷中盡是京師神策軍士，打聽之下方知宮中寶物失竊，竊賊爲躲避神策軍的搜索，逃至天心谷時被葛掌門所擒，沒料到淮水派四弟子隸沖天及七弟子盛華見寶眼開，竟趁葛掌門沒留意時突下殺手，葛掌門當場身死，隨後谷內其他弟子也遭竊賊與隸、盛兩人屠殺，無一活口，我那師姪還親眼見到葛掌門與屈死弟子的屍首，豈能有錯！」

苟無畏兩人雖有師姪，但其實算起來仍與隸沖天是同一輩份。

隸沖天聽聞師父身死之噩耗，腦中一片混沌，盡是自責，悲痛怒慚等情緒一湧而起，淚水泊泊滾下，兩眼望去一片迷濛。師父之德，同門之情一時激盪心頭。

忽而有道陰沈的聲音響起：「你們瞧，這小子多會演戲啊！說流淚就流淚，實是大奸大惡之人！」說話者是破地門「鑽地鼠」劉常棄。

又一道女聲響起：「矮冬瓜，說話別缺德，瞧他傷心的樣子，說不定事情眞另有隱情。」

隸沖天抬頭一望，原來是鳳翔派柳芯雙替他說話，不禁心生感激。

石家莊二莊主石莫離座走近隸沖天道：「說，你師弟盛華與那竊賊人在何處？快將不義取得的寶物交出！」

威光門江獨辛見隸沖天毫不理會，接著道：「石二莊主，對付這小子也許要強狠一點，才有可能叫他吐出實話。」

朱華容忽然道：「苟大俠、石大俠，你們究竟是要報仇，還是要得寶？報仇殺人，得寶留人，兩相衝突，你們打算以誰說話爲主？」

表面上朱華容幫廳中群豪，實際上卻是挑起群豪不肯下人的自大心理，促起內鬨，隸沖天一想隨即明白朱華容暗助之意。

只聽苟無畏道：「自然是爲葛掌門報仇，殺了這小子！」

石莫卻道：「仇要報，但也不急於一時，說不定殺了這小子，那盜賊與盛華兩人便無線索可循。」

苟無懼道：「你與我師兄直唱反調，難道是瞧我們兄弟不起？」

石莫寒著臉道：「洹水派我可不敢得罪！」言下之意便是如若你倆不靠洹水派名頭，我也不懼，眾人皆可聽出此含意。

苟無畏、苟無懼兩人大怒，苟無畏一掌拍上桌面，菜肴四濺肉汁橫飛，粗著脖子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石莫背負雙手冷笑道：「眞是好威風！濺的大家一身汁液，果然看不起大家！」當桌群豪聞言對「洹水雙狗」也微生怒意。

苟無畏、苟無懼自認英雄，那能忍受這般諷刺，當下跳了出來，雙手握住洹水派聞名江湖的重劍，大叫：「石莫，來來來，先鬥個高下再來解決這小子的問題。」

昆陵派周先池制止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我說淮水派秦遠流未在此處，這弒師之罪該當由淮水派大弟子處置，你們爭個什麼勁。先把他制住，再送至秦遠流處等候發落便是了！」在座眾人除了主人袁滄舟外，便屬這周先池輩份最高，既然他發言處理，眾人也不便多與評置。

但見苟無畏、苟無懼、石莫以及鑽地鼠劉常棄等人掏出兵刃，在大廳場中圍住了隸沖天。

朱華容本對隸沖天弒師之事毫不相信，見眾人合圍隸沖天，不免芳心暗急。當下急智忽生，對著眾人道：「雖然隸沖天身犯弒師之罪，但諸位這樣合攻隸沖天，似乎有損眾英雄威名，同時也對隸沖天評價過高了些。傳出去的話，隸沖天雖有惡名，但也不免有人欽佩隸沖天武藝高強，敢以一敵眾。」

眾人一想，的確犯不得爲隸沖天這種惡徒壞了自己名聲，尤其幾個自認身份尊高之人，早已聞聲而退。天雄門洪自棠平日自認頗得異性歡心，今日自從入廳見到柳芯雙，早生愛慕之意，但柳芯雙對於自己一番奉承毫不領情。如今又見柳芯雙與朱華容皆有意無意暗助隸沖天，實內心不滿已極，加上洪自棠心想若能擒住隸沖天，自己立

刻將名揚江湖，這種機會怎麼可輕易讓人？

於是洪自棠拖著天雄杖而出，對隸沖天道：「我是天雄派洪自棠，隸沖天你這惡賊，不需其他前輩出手，我一人便可將你拿下。」

隸沖天心知只要動怒開打，今日要逃離此地恐怕困難重重，便道：「洪兄，在下的確有隱情，本應留下此地等遠流師兄到來澄清，但因身負重責不便說明，加上時間緊迫，無法留於此地。待事情處理完畢，在下自當來此，與各位解釋清楚。」

洪自棠哪肯和隸沖天浪費時光，大聲說道：「要走先問過我手上天雄杖再說！」說罷掄起一片杖影，將隸沖天籠罩於內。隸沖天不欲與群豪發生衝突，藉步法遊走於天雄杖範圍邊緣。

洪自棠眼見總是差那一兩吋便可擊到隸沖天，偏偏力有不逮，怒道：「隸沖天，你藉身法遊走，可是怕了我嗎？原來你那死鬼師父是這樣教的！」

隸沖天任他人怒罵皆不以為意，唯獨無法忍受洪自棠如此污蔑先師，冷冷地道：「洪自棠，你毫無武人氣度，竟辱及我師，令人無法原諒。」

洪自棠還想再說兩句，卻突然感到一股壓力迫身，定睛一看，隸沖天好似變了一個人，先前的文雅改換為神態威猛，兩眼熠熠射出怒光。

噹的一響，隸沖天已從背後將黑色長扁包裹握於手中，剛剛那一碰擊之聲，便是隸沖天以這包裹內的東西硬擋洪自棠的天雄杖而生。

洪自棠眼見隸沖天隨手便擋住自己攻勢，當下更增功力，杖如旋風，舞的呼呼風響，直擊橫掃，眼見已將隸沖天包裹於杖影之內。

隸沖天心中點塵不驚，褪去包裹，右手連刀帶鞘格擋杖影，左手趁機施展張承範在密室所授之「斬脈手」，掌刀或直豎，或橫削，招招盡往洪自棠握杖手腕招呼，瞬息間洪自棠被迫的連連後退，出杖只求不讓斬脈手近身便阿彌陀佛。隸沖天見洪自棠杖法已亂，握刀手腕一發橫勁，天雄杖已飛落一旁，左手化掌為抓，洪自棠手腕大穴已落入隸沖天手中。當下朗朗一笑道：「下次請洪兄自重名門身份！」遂放開洪自棠。

此語一出，遠比當場怒罵更令洪自棠其羞愧，洪自棠百感交集，走去拾起天雄杖，緩緩坐回位子上，久久不出一語。

苟無畏，苟無懼兩人繼洪自棠後躍出，指著隸沖天道：「虧你還有臉為葛掌門說

話，不過是貓哭耗子，有本事先撂倒我兄弟倆，否則今天無論如何放你不過！」兩兄弟也不等隸沖天有何反應，出劍便劈。

常言道劍走輕靈，然而洹水派所使乃雙手重劍，根本輕靈不起來，練到高深處乃以拙勝巧，以力降會，不在於招數精深變化，而在於以意御劍，橫削直劈甚至已無招數可言。然而這高深之處在洹水派也少有人可達到，豈是苟無畏、苟無懼兩人所能？雖說如此，兩人並劍合擊其威力仍令人不敢小歟。

隸沖天見兩人合擊，劍勢強大，當下刀鞘一去，當堂露出月魄寶刀鋒芒，刀上冷光隱隱泛出，刷刷數刀，展開一套「狂風刀法」便與兩人周旋起來。苟無畏、苟無懼兩人重劍威力驚人，苟無畏一招「外重內拙」，恰有苟無懼一招「外方內圓」相配合，一攻一守幾無破綻。且兩人每一劍雖然慢的足以使人瞧清來勢，卻令人感覺除硬擋外，別無精巧劍招可施。

遇到這種劍招，隸沖天苦於交手經驗不足，一時也無法可想，僅有先守住全身，將一片刀光繞身裹纏。

在月魄的冷電打閃防禦下，苟無畏兩人見重劍出手，只要一與隸沖天寶刀稍有接觸，便是一個小缺口，不免又畏又懼，就此苟無畏兩人劍上威力頓減。

若是苟無畏兩人不懼寶刀，一時之間月魄寶刀倒也削重劍不斷，兩人合擊差可彌補單人的空隙，絕對將使隸沖天陷入苦戰。但兩人驚懼之下，配合難免有所瑕疵，縛手縛腳施展不開，隸沖天立即刀法一變，如游蜂戲蕾，忽左似右，冷電刀光縈繞在方圓之地，煞是好看。苟無畏兩人本已出現畏懼之心，再見到月魄寶刀如水銀瀉地，四射而來，兩人更是顯得劍法雜亂。

其實隸沖天並不欲取兩人性命，這只會使誤會越益加深，故隸沖天邊攻得讓兩人急忙自救，邊道：「兩位大哥，在下果真未曾犯下弒師惡行，實是遭神策軍陷害。」

苟無懼滿頭大汗，直感手上重劍越加沈重，口中卻依然怒道：「堂堂京城禁衛軍竟會想陷害你這名不傳江湖之人？」

苟無畏哈哈哈三聲大笑道：「你的屁話有如三歲小兒！」接著強吸一口氣，又勉強向隸沖天一劍刺去。

隸沖天發覺與這兩個渾人根本無可談之處，又見兩人即使苦苦支撐亦不肯認輸，這樣打下去不知到何年何月，突然如大鷲斂翅直衝向前，苟無畏、苟無懼同時感到手

腕一涼，大駭之下以爲手掌已斷，雙劍墜地。兩人連退數步驚魂未定，低頭見到手掌完好，原來隸沖天只用刀背在兩人手腕上各抹一下，方才心定。

石莫本來對所謂寶物有貪好之意，見苟無畏兩人敗下陣來，又加之隸沖天寶刀銳利，一時竟也不敢再妄動干戈，眼珠一轉道：「周老爺子，您身爲昆陵派人，如今可要出來爲葛掌門一盡心意？」

周先池年歲不小，自是知道石莫在誘自己出面，但不出面等於默認自己無能爲葛荻復仇，周先池一生縱橫，少逢敵手，明知圈套又怎肯隱忍龜縮呢？

周先池緩緩上前道：「隸老弟，不管你是否冤枉，都該留下來澄清，只要你自願肯留下，老夫一力承擔你的安全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多謝周前輩一番美意，然而我受人之託，必須在時限內完成一事，實在有不能留下的苦衷。」

周先池摸摸自己的禿頂道：「好吧！做好人做到家，你朋友之事由我負責完成，如何？」

隸沖天猶豫一會道：「只怕晚輩還是難以從命，此事牽扯重大，非我本人親手完成，實在無法安心。」

周先池見自己好言相對，更承諾助其成事，這可是對隸沖天另眼相待，沒想到隸沖天毫不給自己情面，怒道：「好，既然你認爲我無法替你成事，就先讓我瞧瞧你自己是否有成事之能。」言下之意是只要隸沖天能勝過他，周先池便會自動讓步。

隸沖天心裡嘆了口氣暗道：「看來情況不妙之極！」

周先池號稱「拳掌定江山」，又是隸沖天師父那老一輩的人物，在拳腳上必有其獨到之秘，隸沖天尚未動手，僅見周先池拔背弓身，蓄勢以待，便感覺有如高山矗立，穩不能搖。周先池不肯佔小輩便宜，蓄勢不發，隸沖天也不敢讓周先池佔了先手，當下大吼一聲，當回音尚在廳中迴盪之際，隸沖天月魄寶刀已遠出長擊。

隸沖天刀勢一展，頓時大廳中有如冰球爆開，忽而龍游太空，忽而雷填雨冥，上撩下劈，左斬右抹，極盡變化，淮水派可與其他門派並列江湖，靠的便是奇奧的刀法與獨特的內勁。周先池不愧爲有數高手，以腰爲軸，發勁沈著鬆靜，身形敏捷如豹，正爪反勾，「八盤爪」連續施出。

這八盤爪乃狠辣堅密的爪招，針對敵人腕、肘、肩、胸、踝、膝下、膝上、髖與

小腹八處關節處施以攻擊，中者皆關節破裂，再無戰鬥之力，傷勢嚴重者甚至終身不得用武。

雖然隸沖天刀招快速、寶刃鋒利，然而周先池乃隸沖天有生以來遭遇到最強的高手，豐富的打鬥經驗使周先池能尋隙而入。隸沖天剛突破浪濤氣第四重天不久，無論功力或是使力變招上皆不及周先池，數十回合激戰後，隸沖天已落下風。唰的一聲，隸沖天領襟已被撕下一幅，雖然沒直接被利爪抓過，但胸前被周先池爪上餘勁劃出三條紅痕，險些傷及筋骨。

隸沖天慌急退後，想起剛才兇險仍然心有餘悸。

周先池笑若洪鐘道：「小子不錯，還可以躲過我的八盤爪，再來、再來！」

隸沖天見周先池招數兇狠，對己毫無留情，只要稍一疏忽，必有中傷之虞，不得不使出耗力甚多，且攻擊力特強的「駭浪七擊」，第一擊「拍岸裂石」想也不想便隨手而出。

周先池一見「拍岸裂石」織成一片刀網，根本無隙可進，刀網更向自己壓來。周先池雖然拳腳厲害，但遇到這種強招，加上對方手持寶刀，無兵刃相擋總是吃虧，唯

有一招「懶驢打滾」才可免去硬拼，然而周先池好勝心甚強，不甘就此落敗，雙爪化拳，狠狠發勁擊出，希望能以雄渾勁力震偏刀身，以求全身而退。

隸沖天內勁雖弱於周先池一籌，但寶刀銳利，加上此刻隸沖天浪濤氣微帶翻轉之勁，立將猛厲拳風鑽開一縫，雖刀勢仍被震得稍歪，仍對著周先池肩頭直劈下去。

在這電石火光之刻，隸沖天想起此刻不能傷人，硬生生收勢不進，但勁力已發，想瞬間收勁豈是容易，隸沖天僅能將刀刃一偏，危險之極地割下周先池衣袖。

周先池在面對「拍岸裂石」此招時，早已盡全身之力衝拳而出，隸沖天危急收招之時，他雖然知道隸沖天手下留情，但周先池極力收勁下，還是無能完全收回，砰地一聲，雙拳擊在隸沖天胸口，這股拳力仍叫隸沖天血氣翻滾，一口血差點湧喉而出，若是周先池沒有收回拳力，這兩拳立刻可使隸沖天奄奄一息。

隸沖天鏖戰已久，耗力甚多，加上連中兩拳，早已腦中混沌不堪，只盼當場倒下休息。然而在強敵環峙下，隸沖天只得強自吞下湧上喉間的鮮血，不動如山站在廳中道：「多謝周前輩手下留情，晚輩感激。」諸人皆以為隸沖天敗於周先池手上，只有袁滄舟眼力高明，瞭解隸沖天手下留情在先。

周先池縱橫江湖，實沒想到年老之際竟敗於小兒之手，且誤傷對方，又羞又愧道：「好，果然英雄少年，老夫縱橫一世，在晚年可目睹江湖將現星芒，也算不虛。對了！你最後一招名稱爲何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這是晚輩師門絕藝『駭浪七擊』中的第一擊『拍岸裂石』。」

只見周先池退回座上，臉上泛起茫然之意，口道：「淮水派駭浪七擊？駭浪七擊……」心底尋思：「這名字好像曾聽師父說起，但師父似乎也不甚清楚這套武功的威力。」心中更驚這只是第一擊，若是連續施出，天下有何人可接？然而他並不知道天下並無可以一次七擊之人。

石莫一見隸沖天臉色蒼白，知道在周先池兩拳下，隸沖天已受重傷，此刻不撿便宜更待何時，立即奔出道：「隸沖天，雖然周老爺子不再與你計較，但你惡行重大，說什麼也不能讓你離去，大丈夫以義爲先，縱然未來會被人說話，我也顧不得了。」只聽得周先池哼了一聲，似乎頗不滿石莫語氣。

柳芯雙翹起嘴角，不屑地道：「見有機可趁，自然大賺特賺囉！」石莫爲人深沈，也不搭理柳芯雙。

袁滄舟踱步而出道：「石兄，眼看眾人爲此事辛勞，然而隸沖天是我帶入，說什麼也應該由我負責，這場就讓給我吧！」

石莫見主人出頭，也不便跟他搶功，頷首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讓眾人瞧瞧袁兄的『血輪』之技吧！」

隸沖天對於袁滄舟此舉又氣又怒，心道：「我替赤津堂說什麼也曾助一臂之力，本以爲赤津堂人各個磊落，沒想到袁滄舟竟落井下石。」當下忍住不適之感，大聲道：「來吧！我今日縱使無能離此，也不能認輸投降。」萬般豪態頓使眾人不論敵我，皆大爲動容。

袁滄舟暗讚道：「不論他是否眞犯下惡行，但的確是條硬錚錚的漢子。」

隸沖天見袁滄舟由身後拿出一雙圓輪分握兩手，圓輪上突出四柄弧狀鋒刃，鋒刃成血紅之色，可能便是血輪之稱的由來。袁滄舟能出任赤津堂主，自是當世高手，尤其一雙血輪在燈光反映下，如魔鬼盆口大張，煞是可怖。隸沖天疲累酸疼下，仍硬咬牙提起氣力，將月魄提起護身。

袁滄舟血輪已發，緩緩推向隸沖天，血輪在袁滄舟手上呼呼打轉，嗤嗤聲響不

斷，有蛇信吞吐之態。隸沖天重傷在身，早已無力再發駭浪七擊，只得運集殘勁於刀，硬架袁滄舟來勢。兩相碰撞之下，隸沖天突感血輪上含勁柔和，身不由自主地被輪上勁力推得越過幾人上空，向門口處飛退。

當眾人忽有所覺時，隸沖天已藉力躍出門外，袁滄舟頓足道：「唉，沒想到隸沖天嘴上說的這麼硬，竟然藉我輪上勁力趁機逃出，實在可惜！不過我那一輪之力也可使隸沖天傷上加傷，想必是逃不遠，就麻煩諸位外出搜索一番，將其擒回。」

袁滄舟心道：「隸沖天，這就算是我赤津堂對你的報答吧！」袁滄舟爲人四海豪爽，不肯積欠隸沖天相救馬齊同的恩情，雖然眾人皆認爲隸沖天犯有罪行，袁滄舟仍然暗中相助隸沖天。

眾人立即躍出搜尋，動作最爲迅速的便是石莫與柳芯雙。至於周先池、洪自棠等人，早已無心追趕隸沖天，仍然待在大廳。

周先池趁眾人搜尋之際，尋了一個空檔走向袁滄舟身側道：「老弟，這招瞞天過海差點也把老哥給騙了！」說罷兩人抬眼，突然見到朱華容正含笑向著兩人微微一福，當下三人自有默契，再不發一語。

原來周先池感於隸沖天刀下留情，自己又對誤傷隸沖天頗爲抱歉，見到袁滄舟助隸沖天逃出，暗合己意也不點破。朱華容爲人細心，見兩人低聲細微，對隸沖天逃走一事，毫不以爲意，立刻察覺此事玄妙之處，對於兩人放走隸沖天心中感激，故答禮以謝。

朱華容見隸沖天已逃出險境，當下告辭袁滄舟，與藍煙兩人在唐州城內尋了一間客棧住下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隸沖天藉力翻出廳門，正想勉強提力奔出，突然門邊一條手臂伸出，拉住隸沖天。隸沖天以爲有人暗襲，正待反刀擊出，突聞一道細微聲音：「隸兄，是我馬齊同，隨我來。」

隸沖天見馬齊同在轉角一折，心念一轉，立即打消離去之意，隨後快步跟上。

來到馬齊同房間，馬齊同本有傷在身，又一陣急跑，痛苦不堪，大汗淋漓，隸沖天至此方運勁逼吐出心頭瘀血。

隸沖天取出「玉華白丹」，分別讓馬齊同及自己服下，問道：「你不是在房休息，怎麼又到廳外？」

馬齊同平復氣喘後道：「本來是在房休息，但聽手下報告我帶來之人與廳中眾人發生衝突，我聞言急忙披衣而出。」喘了口氣又道：「我到之時，恰是苟無畏在數落你的不是，但我見你在眾人逼迫之下，仍然不傷一人，我相信你是冤枉清白的，所以守在廳門，希望當你逃出之時，能有一盡心力的機會。」

隸沖天緊握馬齊同之手道：「馬兄，今日唯有你自始至終相信我，我眞不知如何表示感謝之意。」

馬齊同反握隸沖天道：「我這條命是隸兄所救，實在無以爲報，要是再不相信隸兄人格，我老馬也稱不上一條好漢了！哈哈。」兩個人雙眼凝望，深深喜愛對方豪氣過人，就此結爲知己。

當晚隸沖天留在馬齊同屋內運功療傷。等至隸沖天運功到一段落，感覺舒服了許多，見外頭大地一片昏暗，心想馬齊同如此維護於我，我又怎能留在此地，陷馬兄於不義？轉頭望向床上，見馬齊同疲勞之下已然深睡，自不理會傷勢尚未回復，悄然推窗而出。

翻上屋頂四下望去，藉著月色映在雪地之反光，朦朦朧朧地將赤津總堂看遍，心道：「赤津總堂勢力果然龐大，屋舍林立，幅地寬廣。」

忽聽底下走廊傳來警衛巡查之聲，立即緊伏於屋頂暗處。突然眼角見到遠處另一條黑影快速翻上屋頂，也立即伏於瓦片上，四處觀望，隸沖天心中不免暗疑這是何人？

突見那黑影迅速躍落牆外，隸沖天好奇一起，也隨後暗中緊跟。雖然大地混沌，但尚喜時當初冬，地上積雪反映諸物，遠遠可見黑影起落，不虞跟丟。那黑影倒也精明，不時回頭察看是否有人追蹤，數次隸沖天差點暴露行蹤，還好兩人在唐州城內，附近街角屋舍黑影處皆可隱蔽，方才能順利追蹤。

但見那黑影進入一矮屋牆內，隸沖天先躍上附近樹木，運集目光向圍牆內望去，確定無人方才落樹翻牆而入。不料翻過牆後，傷重之餘身形不便，突然踩到地上落葉，發出輕微聲響。隸沖天立即藏於牆邊陰影之內，心中揣揣不安，生怕被屋內之人發現，屋內之人靜聽了一會，忽然屋角一側傳出貓叫，屋內之人方繼續談話。

隸沖天見屋內燈光昏暗，近身欺近矮屋窗下，靜心傾聽，只聞一陰沈聲音道：「今天許多門派中人已到袁滄舟處，正打算配合唐州刺使張全望，出兵至江陵協防。」

但聽另一渾實聲音道：「哈哈，他們還不知道今天下午，衝天大將軍的兵馬已入江陵，江陵守將早就棄城而逃，留下五萬兵士如無頭蒼蠅，我軍不損一兵一卒便將江陵城奪下。」停了一下續道：「究竟如今有哪些門派響應袁滄舟號召？」

那陰沈聲音道：「洹水、昆陵、鳳翔派各自派遣距離唐州最近的菁英，率領派中弟子來此，其中以昆陵派周先池武功最強，三派共來了十幾人。威光門、天雄門也有十數人參與，石家莊與其他武館來人較多，共有百多人。領頭幾人皆可謂高手，這股力量一結合，頗是可慮。不過，這些人雖結合在一起，但是有的爲義，有的爲本門地區利益，彼此還爭鋒相對。」

渾實聲音道：「你辦的很好，等張全望與袁滄舟聞得江陵陷落，必定揮軍至襄州的襄陽城協防，待他倆人決定出兵路線後，你再回報於我，我軍當能在路上截擊唐州部隊，先給予襄州心理震撼。」

其實黃巢自引軍下江南時，已自稱爲衝天大將軍，意味將衝破大唐天子的威權。

至此隸沖天方知群豪聚集赤津堂，乃是爲了抵擋黃巢大批賊眾進侵，心道：「聽這陰沈聲音，今日我在廳內也有印象，究竟是誰？」瞬間心中掠過洪自棠、石莫、江獨辛等人影子，卻無法判斷出究竟是誰！

又聞這陰沈聲音道：「還有件要事，隸沖天行蹤已現，今晚在赤津堂受傷逃出，不知尚先生是否要派人追擊？」

那尚先生沈吟一會道：「這件事我會另外派人處理。對了，聽說朱將軍的妹子失蹤，朱將軍正在到處尋找，你也順便留意一下，若有陌生女子，立刻來報！」

陰沈聲音又道：「今天隨隸沖天來到赤津堂還有兩名女子，不知她們是何來歷。」

那尚先生說道：「好，我找人去試試她們，若真是朱將軍之妹，那你的功勞就大了。我覺得朱將軍這人頗不簡單，我若能趁機擒住朱將軍的妹子，表面視之爲貴賓，實際作爲人質，朱將軍便只能乖乖服從黃大將軍的命令了！」

隸沖天心想：「這朱將軍是誰？看來黃巢對他頗有忌憚，莫非是大唐的剿賊將軍？」隸沖天卻不知這一猜犯下大錯，牛頭不對馬面。

隨後兩人便談論許多黃巢攻城陷陣的趣事，隸沖天見無重大消息，便悄無聲息地

滑到牆角，再以「壁虎吸盤功」將內力集於雙掌，凝成吸附之力，攀牆而出。

這「壁虎吸盤功」若在平日，隸沖天根本不看在眼中，但現在傷重未復，只因爲掩屋內之人耳目，強運這耗費內勁的工夫，自是痛苦勉強。好不容易翻出屋牆，隸沖天坐在雪地上稍稍平復一下翻動的內息，方急急回奔到馬齊同的房裡。

第四回

奇正互用

馬齊同一覺醒來，見天色微現魚肚，尚未完全天明，本欲再睡，卻發覺隸沖天人已離去，想起隸沖天傷勢未癒，不禁替隸沖天感到焦急。突然房門一陣輕響，剛打開隸沖天立即入屋，並反身將門上鎖。

馬齊同道：「隸兄，你如此不說一聲便離去，實在讓人不滿！可知我多替你焦急，擔心萬一你又遇上強敵……」

隸沖天苦笑道：「本來是不希望連累到馬兄，但看來如今不連累也不行啦！」

馬齊同奇道：「究竟發生什麼事？」當下隸沖天把一晚聽聞說出。

馬齊同是個直性之人，知道竟然有賊寇派來的細作藏於群豪之中，怒不可抑，起身便要向外踏出，要找袁滄舟共同尋出這奸細活活打死。

隸沖天急忙將馬齊同拉住道：「馬兄且慢魯莽，你如此做只是打草驚蛇。」

馬齊同一愣，疑惑道：「不就是要將這奸細揪出嗎？什麼打草驚蛇？」

隸沖天反問道：「如今我們若立刻揪出奸細是誰，一旦奸細被殺或逃跑，那賊人在我方是否還有其他同黨，或是下一個奸細再混進來，我們如何得知？」

馬齊同聽隸沖天解釋良久，好不容易才明白隸沖天之意，隸沖天以爲，只要讓細

作自以爲隱密，且敵方可以從容由這裡得到詳細情報，便不會再更派其他細作前來，而且可以暗中揪出與劉常棄一同潛伏的同黨。

隸沖天接著說道：「而且，你這麼一來，不是同時將我的行蹤暴露了嗎？」

馬齊同恍然大悟，拍了一下自己那不太靈光的腦袋。

兩人尚在討論之時，又聽敲門聲起，馬齊同叫道：「誰啊！我不是說沒事別來擾我養傷嗎？」

一清脆女聲響起道：「是我柳芯雙，有事打擾你一下。」

馬齊同道：「妳等一下，我穿衣即來。」慌忙將隸沖天藏於大櫃櫥中。

馬齊同邊開門邊嘀咕道：「我跟這姑奶奶又不熟識，怎麼會來找我？」

開門迎入柳芯雙，柳芯雙隨即將門反鎖，這舉動當場讓馬齊同不知所措道：「柳姑娘，妳這……這……」

柳芯雙坐落凳子，見到馬齊同緊張的樣子，不禁吃吃一笑道：「馬大哥，你也坐啊！」隨即嘆了口氣道：「馬大哥，昨日是否隸沖天救了你一命？」

馬齊同心下狐疑道：「不錯啊，不知姑娘妳怎會有此問題？」

柳芯雙突然道：「隸沖天，你可以出來了！」

柳芯雙語出驚人，馬齊同嚅囁道：「柳姑娘，妳說什麼？隸沖天不在我這兒啊！」

柳芯雙道：「昨日我回房一想，隸沖天衝出大廳時早已受創不輕，我鳳翔派一向以輕功飲譽江湖，照道理來說我隨後奔出，應該不會落後隸沖天太遠，但我到處尋找卻一無所獲，實在沒有道理！」

柳芯雙微笑續道：「我左思右想，終於給我發現破綻，我奔出廳外，見庭院新雪堆積，毫無腳印留下，以隸沖天一個負傷之人而言，無法順利提氣行走，不可能不留腳印，唯一的可能便是隸沖天根本沒離開赤津堂。」說罷指著馬齊同道：「於是我私下詢問，究竟隸沖天幫助過赤津堂何人？」柳芯雙意思相當明顯，她懷疑馬齊同匿藏隸沖天。

馬齊同道：「只憑如此猜測便來此處要人，柳姑娘不覺得過於輕率？」

柳芯雙自言自語道：「出來吧！我來此並無惡意，只想瞭解當時葛掌門遇害經過。」

隸沖天推開櫥櫃而出笑道：「我還沒感謝姑娘昨日以言語相助之德。」

柳芯雙點頭道：「我願意相信你說的話，如此你可以說出當時發生何事嗎？」隸沖天點頭，便將淮水派發生之事告知柳、馬兩人，但隱起張承範與他們共處密室以後之事。

隸沖天說罷，柳芯雙只嘆道：「可惜淮水派惹上這無妄之災，到頭來連寶物長的什麼樣子都不知道！」馬齊同也拍拍隸沖天肩頭，傳達安慰之意。

隸沖天靈機一動道：「柳姑娘，妳說鳳翔派輕功高明，不曉得追蹤之術如何？」

柳芯雙道：「從這小細節處我便可以察覺你的藏身之所，你認爲我的追蹤之術如何？」

馬齊同在旁道：「嘿！那著實高明的緊。」隸沖天當下告知柳無雙群豪內暗藏細作之事，三人便在馬齊同屋內低聲商量起來。

袁滄舟一早接到江陵淪陷的消息，急忙出門與唐州刺使章全望商談出兵之事。在決定兩天後出兵協防襄州之後，袁滄舟才得以有空返回赤津堂處理諸豪事務。

柳芯雙趁無人注意時，悄悄地將袁滄舟拉至一旁道：「袁堂主，這件事相當重要，你必須找個隱密之處與我談談！」

袁滄舟聞言一愣，說道：「什麼事？不能在此時說出？」

柳芯雙道：「除非你願意尚未出兵便全軍覆沒。」眼看劉常棄與江獨辛結伴談笑而來，柳芯雙隨即離去。

袁滄舟思索一下柳芯雙的語意，認爲有必要談談，不久後便找了間密室，請柳芯雙入內商談。

柳芯雙道：「今早我在天未亮便醒來，本來想點燈看一下書，但卻見一條黑影從窗外掠過，好奇之餘隨後觀看。我派以追蹤之術見長，前人也不知有人跟蹤，竟教我發現群雄中藏有黃巢派來的細作。」

袁滄舟聽完柳芯雙說罷大驚，但袁滄舟不愧爲一堂之主，傾刻間便平靜如昔道：「那尚先生大概便是黃巢第一謀士尚讓了！聽說此人計謀過人，此番前來，我們是否能安然進駐襄陽，還是未知之數。」續道：「柳姑娘，我想找周先池，周老爺子商談，不知妳意下如何？」

柳芯雙道：「那是當然，周老爺子德高望重，但其餘之人，能少知道一些還是別打草驚蛇的好。」隨即袁滄舟請來周先池，三人繼續商談因應之道。

袁滄舟道：「既然兩位已知細作一事，我也不妨讓兩位再多知道些軍情。」猶豫了一下，又說道：「此事希望兩位能保密，這只有我與刺使章大人知道。」

兩人齊聲道：「自然應該保密，究竟何事？」

袁滄舟道：「除了唐州部隊與我們一幫人外，秦遠流受高駢將軍所託，派遣他師弟李焰心率領五千騎兵，長途跋涉前來協助襄陽守城禦敵。如今這支部隊正接近唐州地面，數日後我軍便可以與李焰心部隊會合。為了擔心李焰心部隊遭到黃巢部隊截擊，故列為機密不得外洩。」

柳芯雙心裡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兵力越多，越有些許把握阻擋黃巢大軍，驚的是萬一李焰心與隸沖天師兄弟見了面，不知會發展成什麼情況。

周先池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乾脆結合李焰心部隊，放出假消息給細作，引出黃巢部隊予以重擊！」

袁滄舟見柳芯雙似乎有言欲出，便道：「柳姑娘，不知妳對於細作之事有何想法？」

柳芯雙早已與隸沖天、馬齊同兩人商量過此事，見袁滄舟一問即道：「我原則上

頗贊成周老爺子的想法，必須要反過頭來利用細作這個棋子。然而……要如何使用才能使我們獲得最大的利益才是首應考量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不知柳姑娘對於如何運用一事，是否有獨特見解？」

周先池也道：「柳姑娘似乎認為用來引誘敵軍，加以殲滅尚未足夠？」

柳芯雙想起與隸沖天討論之言，點頭露出一絲高深的微笑。接著三人低聲討論不休。

在馬齊同的屋內，隸沖天道：「馬兄，有件事必須請你幫忙一下。」

馬齊同道：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我必定萬死不辭！」

隸沖天聞言笑道：「沒那麼嚴重，只是請你在這些日子裡，必須勉為其難掩護我的身份。」

馬齊同拍拍自己的胸脯道：「那有什麼問題，我去尋一套赤津堂部屬的服飾，再告訴你堂內交談的切口便是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還有事情要辦，必須出門一趟。」

馬齊同道：「咦！你的傷勢尚未復原，怎麼又要出門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昨晚我聽到敵人說，要去探探朱華容朱姑娘的底細，我要去瞧瞧，說不得只好請她倆迴避一下，以免受到傷害。」說完兩人分別行動，馬齊同去找了一套赤津堂服飾，隸沖天則在這段時間中，刮去了兩個多月來蓄留的鬍髭。

馬齊同手拿一套服裝，踏入門內時，不禁一愣道：「隸兄弟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怎麼了？怎麼盯著我瞧？」馬齊同笑道：「哦！沒什麼，是我未曾見過隸兄弟你剃去鬍鬚的模樣，若非你的眼神依舊，還真不敢確定是你。」

隸沖天笑道：「我有無鬍鬚，差別這麼大嗎？」

馬齊同用力地點了點頭道：「嗯，隸兄弟有鬍鬚時感覺豪邁過人，如今卻又感覺有如讀書士子，溫文異常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如此也好，這樣就不容易被認出了！」兩人相視大笑。

此時在唐州城內的「來悅客棧」後院一間房間裡，藍煙道：「姑娘啊！妳剛剛在想些什麼？心神不寧。哦……我知道了，妳一定在想著隸先生的傷勢。我看隸先生應

該不會有事，妳放心好了，隸先生不是說一旦他完成朋友交付之事，還會回來澄清弒師之事嗎？哪咱們就留在這等隸先生好了！」

朱華容被藍煙瞧出心意，不禁滿臉暈紅，戳了一下藍煙額頭道：「別胡說，隸先生一代英傑，我只是盜賊之妹，他……他……唉！」想到兩人身份差距，朱華容不禁黯然。

朱華容其實是朱溫的親妹，朱溫乃是黃巢賊寇手下一個得力將領，除了行軍打仗的本領過人，朱溫本身亦是武學高手。

由於朱溫在軍中頗有人望，御下極嚴，因此朱溫的部隊不似其他黃巢部隊，從不燒殺擄掠一般百姓，反而時時濟助貧人。黃巢頗需要朱溫的協助，但對朱溫部隊的特殊舉動，卻又有戒於心，因此暗地裡時時注意朱溫的舉動行止。

沈默了一會，朱華容道：「這次我哥哥讓我隨赫連奪日出來，本來是要我暗地中拉攏對大唐政府不滿的英雄豪傑，加入他的陣營。而我卻私自離開赫連奪日，昨天赫連奪日派屬下來尋，若赫連奪日得知我不願回去，他必定不肯罷休，唉！我真不願跟自己的哥哥作對！」

藍煙道：「小姐，不如今日我們就離開唐州城，等赫連先生來此，讓他撲空而返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也只有先如此了，我雖然不滿大唐政權，卻也不滿黃巢那些賊寇，當初起義乃是爲了抵抗大唐貪官污吏的迫害，但不是反過頭來擄掠一般善良百姓啊！」

藍煙道：「小姐，可是朱大爺所率領的部隊並沒有燒殺擄掠啊！」

朱華容道：「雖然我哥的部隊紀律仍算嚴明，但是他依舊是黃巢的部屬，說到底仍是一丘之貉，我曾經暗示幾次，勸他脫離黃巢，他卻不爲所動。唉！」

藍煙道：「朱大爺既然不跟黃巢其他部隊同流合污，又怎麼願意留在黃巢那裡呢？」

朱華容搖頭道：「這只能問他自己才知道了，不過，以我對我哥的瞭解，我哥或許另有打算也說不定。」

突然朱華容房外響起桀桀的笑聲道：「裡面是朱姑娘嗎？我奉了黃大將軍的命令，請姑娘前去作客。」

朱華容與藍煙相視一眼，藍煙道：「小姐，來人好像是黃巢的手下，怎麼辦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看來他們已經識破我們的身份，若不答應與他們同去，看來將連累這間客棧之人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說不得，只好先引他們離開客棧，找個地方解決他們了！」只是朱華容江湖經驗不足，根本沒想到其實來人尚未確定她就是朱溫之妹。

那難聽的笑聲又起道：「哈哈！朱姑娘爲何不答話？敢情是嫌我們的禮數不夠周到嗎？那我就進屋拜見了！」雖然來人在客棧後院中大呼小叫，卻沒人敢出來制止，看來整間客棧的客人已經事先被警告過不准發聲。

朱華容向外頭道：「外頭大哥，我整理一下東西便隨你們去，請諸位先到唐州城外那做小土地廟前相候，我主僕隨後就到。」

那難聽的聲音道：「好，我們『太行雙狼』相信朱姑娘一代巾幗，必定不會食言，我們就先告辭！」不久後，房外便寂靜無聲。

這太行雙狼「青獠狼」、「紅獠狼」，乃是太行山六河溝的盜賊僕固彥溫的手下，這僕固彥溫乃是西域鐵勒部族人氏，早年追隨王仙芝，後來王仙芝兵敗之後，大將僕固彥溫帶領千餘名部下流竄到太行山區，專幹那無本生意，更與黃巢有所聯繫，交相

呼應。尚讓便是因爲這層關係，邀請太行雙狼前來試探朱華容的身份。

朱華容向藍煙道：「藍煙，妳準備好長劍暗器，我們這就去赴約吧！」原來兩人爲掩人耳目，早在進城時將武器藏在暗處，昨晚住店時順手起出武器，置於房內。朱華容兩人準備好之後，便向著城外走去。

城外土地廟前，太行雙狼帶著幾個手下苦苦等候，「紅獠狼」等的有點不耐煩道：「大哥，那兩個娘們會不會偷跑呢？」

「青獠狼」道：「就算她們跑走，到處皆有我們的眼線，還怕找不到她們嗎？」

「紅獠狼」突然指著城門口道：「啊！她們倆來了！」

朱華容兩人出了城外，路人稀少，朱華容道：「我們別讓幾位貴客等久了，走快些吧！」藍煙應了一聲，兩人突然身形一快，不多久便奔至土地廟前。

太行雙狼看到朱華容兩人施出輕功，紅獠狼一愣道：「沒想到她倆竟有些武藝，難怪肯赴我們的約。」青獠狼臉色凝重，不發一語。

藍煙到了太行雙狼幾人的身前道：「你們這兩隻惡狼，竟想『邀請』我們主僕兩人作客，不知道究竟份量夠不夠？讓我來評秤一番如何？」當下抽出長劍，左手擺出劍指作勢迎敵。

太行雙狼互看一眼，紅獠狼獰笑道：「妳這雌兒口放獗詞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，好，就讓我陪妳玩玩吧！」說話口氣輕薄，根本不將藍煙放在眼裡。朱華容也不說話，靜靜退到一旁，準備觀戰。

藍煙聽到紅獠狼口氣輕薄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乖孫子，先讓你知道姑奶奶的厲害！」手中長劍刷地一聲，刺向紅獠狼左肩。

太行雙狼使的是「護手鉤」，紅獠狼見藍煙劍出快速，不敢怠慢，一個擺鉤，鉤口斜上撩起，掀開藍煙的劍勢。藍煙見狀抽劍迴刺，一招「劍化陰陽」分襲「紅獠狼」上下兩大要害。

好個紅獠狼不愧戰鬥經驗充足，護手鉤一摟一帶，格開下身襲來的長劍，順勢著力，以護手鉤牽引藍煙劍身，使藍煙身形隨之不穩。

藍煙見紅獠狼護手鉤如此詭異，不敢躁進，以輕功在四周盤旋，趁機挑刺，兩人一時間打的不分高下。

青獠狼眉頭一皺，走向朱華容道：「姑娘，妳若眞的不願意同我們一道，就請先

與我過過招吧！」

藍煙喝道：「等我解決這頭惡狼，自會跟你算帳，我們姑娘何許人，你怎配與我們姑娘過招？」話聲一落，紅獠狼趁機啄擊，「靈鳥三啄」攻向藍煙的胸前三大穴，把藍煙弄得狼狽不堪，好不容易才化解這番攻勢。

朱華容見太行雙狼武功不錯，心知必須自己出手才行，當下道：「好，我就一併請教兩位的武藝，瞧瞧兩位是否能將我請去！」反手抽出長劍，與藍煙同樣一招「劍化陰陽」刺向青獠狼。

一邊與藍煙相鬥的紅獠狼才要笑道：「桀桀，嘻嘻，要一併領教我兩兄弟，妳口氣未免也……哎喲！」話尚未說完，已見到青獠狼被「劍化陰陽」嚇的趕緊在地上滾了一圈，下面的話便說不下去啦！

同樣一招「劍化陰陽」，不論在勁力、速度、變化上，朱華容遠比藍煙高明的多，青獠狼壓根也想不到朱華容竟是武學大行家，這招避的危險之極。

朱華容笑道：「你們雙狼這下可願意讓我一併請教了嗎？」太行雙狼就算不想一起「教教」朱華容，看來也不行了！

藍煙一劍刺出，抽身後退笑道：「叫你們兩匹惡狼不要惹我們姑娘，你們偏不領我的好意，這下子看你倆要如何應付！」又轉頭對著太行雙狼的手下道：「來來，兩匹蠢狼前途茫茫，我閒閒沒事，就來你們玩耍一番吧！」

那幾個屬下見到太行雙狼的窘狀，心中早感不妙，硬著頭皮吆喝著攻向藍煙，心裡早打好逃跑的念頭。

太行雙狼見到朱華容如此燙手，早已使出吃奶之力，盡生平所能，啄、鎖、鉤、割凌厲非常。事後雙狼想來必會非常滿意，這是他們將生平武功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戰吧！不過，在朱華容的劍網下，劍劍無可預料將從何處攻來，欲擋左面，卻見劍尖由右襲來，眼看即將鎖住長劍，卻莫名其妙被長劍脫困而出。長劍在朱華容手中有如活物，靈動無方，這便是朱華容師門最精奇的「無方無礙劍法」。

十數招過後，朱華容再發一招「德澤廣被」，太行雙狼兩人幾乎同時感到臉頰一痛，朱華容的劍脊已啪啪兩聲，拍在兩人臉面，太行雙狼被拍的頭昏腦脹，滾倒在地。

好個太行雙狼，竟趁翻滾，順勢滾向兩側，抱頭鼠竄去了。其他嘍嘍見兩個首領

這麼沒義氣，紛紛撒下兵刃四下逃竄。

藍煙急得跺腳，道：「小姐，怎麼妳不殺了他們？」朱華容正要發話，廟旁樹叢後突然跳出一人，原來是隸沖天。

隸沖天本來在唐州城內尋朱華容兩人，後來在「來悅客棧」得知兩人被人約鬥的消息，匆忙趕來，心裡想著，拼著重傷未癒，也要保得朱華容兩人無事。來到土地廟附近，剛好瞧到朱華容使出「劍化陰陽」的妙招，隸沖天方知朱華容深藏不露，論武功根本不在自己之下。於是隸沖天趁雙方不曾留意時，躲入樹叢後觀戰。

觀戰過程中，見到朱華容那精奇難測的劍法，竟叫隸沖天發現，原來朱華容讓自己有熟悉感，是因爲她就是自己在數個月前，在江都城見過的「白衣孤燕」。

隸沖天由樹叢後跳出道：「朱姑娘，原來妳就是幾個月前，我所遇到的『白衣孤燕』，早知道，我就不用爲妳倆擔心這麼久了！」朱華容見到一個赤津堂打扮的男子跳出，仔細一瞧，才發現這個男子是幾個月前，自己在江都城遇到的人。

朱榮華心中不禁揣想：「怎麼他的口音如此熟悉？」再次瞧了瞧隸沖天，才發現眼前站的竟是昨日才分手的隸沖天，喜道：「原來是隸先生，你去掉了鬍子，一下子

我倒是認不出來了！」

藍煙靠近過來，奇道：「隸先生，你說幾個月前曾見過我家小姐？」隸沖天笑著把上次見到朱華容誅殺王仙芝黨人之事，告訴了藍煙。

隸沖天對朱華容笑道：「難怪那天第一眼見到朱姑娘，感覺眼熟，若是上次妳沒有蒙面，我早就認出妳來了！」

朱華容道：「對了，你怎麼知道有人要來找我們麻煩？」

隸沖天便把那晚所聽到的事情說了出來，接著道：「原來妳哥哥竟是位將軍，更是黃巢的眼中釘，黃巢竟想擄妳當人質，看來我們是同一道上的伙伴了！」

朱華容聽了苦笑不語，不知如何跟隸沖天解釋，只得淡淡地道：「嗯！」

隸沖天突然心想：「這次我想參與襄陽協防，賊軍勢力浩大，難保生命沒有萬一。既然朱姑娘的哥哥是大唐將軍，不如先把田令孜的通敵密函交給她保管，萬一我不幸在襄陽戰死，至少朱姑娘能將這份通敵密函交給她哥哥，還可以揭破田令孜的陰謀。」當下問道：「不知朱姑娘是否能幫我一個忙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隸先生有事請說，只要我能辦到，我願意幫你的忙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我手上有田令孜暗通黃巢的密函一份，本來我急於趕赴長安，揭破這個陰謀，然而現在襄陽戰事一觸即發，我想前去幫忙協防，因此一時無法前往長安。」頓了一下，續道：「爲了這份密函的安全，不知妳是否能替我保管密函？並且……萬一我無法歸來，請妳將密函交給令兄，請他助我揭破田令孜的通敵陰謀。」

朱華容很不自然地笑道：「這……好嗎？你眞的信任我？」

隸沖天奇道：「妳上次劫取王仙芝餘黨的聯絡密件，這次又從敵人口中證明你是友非敵，難道我還不信任妳嗎？」說著隸沖天由懷裡抽出了密函，送到朱華容的手中。

朱華容猶豫一下道：「那……我只負責替你保管，你一定得親自回來拿取，我不會送交我哥哥的。」

隸沖天根本無法瞭解朱華容隱含的語意，只道朱華容擔心自己的安全，希望自己能平安歸來取回密函，當下感激地道：「多謝妳了，我一定會回來拿取的！妳自己要多加留意，說不定那批賊人回去後，會有另一批賊人來爲難妳。」說罷便揮手離去，朱華容幽幽地看著隸沖天的背影，不自覺地嘆了口氣。

藍煙道：「小姐，看來隸先生根本不清楚我們的身份，不過他可眞是信任妳啊！」

朱華容搖頭道：「藍煙，這件事若遇到赫連奪日時，千萬別漏口風，我已經答應隸先生替他保管密函，這密函自然不能由我手中失去。」

藍煙道：「小姐，妳放心，藍煙不會多嘴的。」

朱華容心想：「隸先生爲什麼會對自己這麼信任？眞的只爲了我曾經誅殺王仙芝餘黨嗎？」如果隸沖天不是爲了這個理由而信任她，那她希望隸沖天是因爲什麼理由信任她呢？想著想著朱華容突然發現了自己的心意「難道……我希望他喜歡我嗎？」一時之間，朱華容感到心緒異常紊亂起來。

在柳芯雙、袁滄舟與周先池密談後的隔天晚上，袁滄舟向眾人宣佈道：「我與刺使章大人商量好了，我們赤津堂諸人、石家莊、數個武館以及各門派英雄，加上唐州部隊共兩萬餘人，預備於明日入夜之後繞路遠行，至襄陽協防，這是爲了避免被黃巢軍隊中途攔擊。」

袁滄舟說罷便攤開地圖，向眾人解釋部隊將走哪條路線。

在周先池這個老練之人留意下，果然發現細作竟是「破地門」劉常棄，在凌晨時分，劉常棄又偷偷地通風報信去了。劉常棄的行蹤，周先池皆完全掌握在手，至於刺使章全望與袁滄舟，暗中早已讓部隊做好隨時出發的準備，並決定讓李焰心部隊成爲隱形部隊，暗中通知李焰心藏於襄陽之外，不入襄陽城，保持極高的機動性與隱密性。

次日下午，袁滄舟計算黃巢大軍應該已移往截擊之處，就算得到消息，一時間也趕不回來。匆匆忙忙回到赤津堂，向群豪道：「剛才在章大人那得知軍情緊急，爲了把握任何一刻，我們決定現在便冒險由近路直奔襄陽。」

劉常棄在一旁道：「走近路不擔心敵軍攔截嗎？我還是認爲繞遠路而行較爲安全！」

周先池道：「若要安全，不如留在這裡，或者躲入深山大澤更安全。我贊成章大人的決定，即使冒一點險，若能早點到達襄陽，冒險也值得！」柳芯雙也出言贊成，苟無畏、苟無懼兩人自詡英雄，本來就不喜歡躲避繞路，當然也贊成此決定。

劉常棄心裡急得發慌，在寒日裡鼻尖也冒汗珠，幾個知情的人看到他這模樣，心裡不禁感到好笑。

袁滄舟與群雄各自帶著下屬約數百人，浩浩蕩蕩前往唐州城外校閱場，赤津堂事務則交由前兩日才從潞州趕回的副堂主董柏超代理。隸沖天爲免熟人認出，頭戴壓耳帽，將眉毛以上全都遮住，與馬齊同走在眾人之後，混雜在武館弟子內。校閱場上早已齊聚軍隊，肅靜無聲，只有軍馬不時發出嘶聲，所有牙旗在朔風中獵獵作響，刀矛盾鎧映出閃閃亮光，軍容頗爲壯大。

等群雄到校閱場站定，見一武將走上校閱台，環看所有軍士後大聲道：「本人唐州刺使章全望。」停了一下續道：「諸位都知道，黃巢流賊猖狂，流竄全國，所到之處皆成殘破，多少妻離子散，多少白骨埋鄉。此次我們協防襄陽，不但要遏阻賊軍燎原之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要保護自己的身家，使唐州不受戰火蹂躪，使我們妻兒不直接面對戰爭的可怕！」

隸沖天與其他諸人第一次見到唐州刺使章全望，看他面容清瞿，舉止穩重，應該是文官。但如今章全望身披細麟甲，頭戴虎形盔，全副軍裝，言詞大義磅礴，眾人皆

油然生起敬佩之心。

章全望續道：「這次我們要面對的，是極爲兇殘的五十萬賊兵，之前潭州城破，五萬投降守軍盡遭流賊屠殺，屍身投入江水之中，湘江之水亦爲之變赤。諸位必須存下必死之心，堅忍苦戰，要知道即使投降，也無法免於死亡。此戰並非無可勝之機，近有襄陽城之地利，遠有各節度使兵馬來援，我章全望誓將與各位齊聚一心，生死與共！」說罷底下軍士皆感熱血沸騰。

章全望本來就頗獲唐州人民愛戴，軍士見長官永不離棄自己，大爲感動，此時這支部隊人雖僅兩萬，但卻已成了戰意強大，團結一心的鋼鐵部隊。

過了不久，忽然底下有個士兵大吼：「保家衛國，生死不計！」

其他士兵也皆受感染，紛紛發出叫聲，兩萬多人齊喊「保家衛國，生死不計！」「殺退黃賊，稱雄沙場！」

壯大的軍勢直破雲霄，強大的朔風竟完全被呼聲掩蓋。群雄數百人也不自覺地發聲吶喊，只有劉常棄看到如此軍容大爲驚心，又尷尬地站在眾人之中，不知道是否要跟著發喊。

這兩萬多人的部隊就此迅速直奔襄陽，大軍前後左右各有一面軍旗，迎風飛舞，前有朱雀旗，後有玄武旗，左有青龍旗，右有白虎旗，軍威健碩。馬齊同向袁滄舟要求隨在大軍後警戒，實際上是爲了掩護隸沖天。

袁滄舟雖覺得奇怪也不點破，心想：「齊同這小子自受傷後變得奇奇怪怪，平日以他勇往無懼的性格，怎麼會自願留在後軍？沒道理啊！」於是決定以後若有空，倒是要找馬齊同談談。

入夜之後，軍隊選擇背依高地的地形駐紮，使寒風不至於侵入營地。章全望下令嚴禁全軍擅自生火，所有軍馬皆規定銜枚以免生聲響，所有軍士皆食乾糧裹腹。

幾位重要將領共聚帳棚，章全望向身旁一位參軍道：「騰良，今晚駐紮於此地，不知是否會有敵人突襲的危險？」

那參軍道：「下官以爲，若是平日或許敵人可能有此突擊能耐，但如今時當寒冬，現在雖未下雪，但晚風冷凜，不但不利於我軍行走，也不利敵方搜尋與突擊。」

另一參軍道：「黃巢部隊人數雖多，但是畢竟出身流賊，在武器與禦寒裝備上，必定比不上我軍。在這種寒冷夜晚，我軍都不敢行軍，何況他們。」

本來大唐兵府由中央將軍統率，但是節度使擁有軍權後，各地兵府已非中央指揮，而是節度使在各州設團練使、防禦使，負責練兵、統率之責，章全望便是唐州刺使兼防禦使。各地兵府下設有參軍、中郎將、郎將、折衝都衛、果毅都衛等等軍官，負責實際帶領部隊。

袁滄舟點頭同意那參軍之言道：「我估計現在黃巢部隊才發現我軍並未照原先計畫行進，但是已入深夜，大軍移動、搜索皆有困難。若不可爲而爲之，等找到我軍之時，黃巢大軍早已手腳凍傷，無可戰之力，想來對方將領必然不會因小失大，爲了我軍兩萬兵力，反而自己損傷更多部隊。」

另一位中郎將問道：「袁先生，你怎會說黃巢部隊知道我軍原先行進路線？」

章全望哈哈大笑道：「袁先生，你就向大家說出你『暗渡陳倉』的過程吧！」

諸位軍官聽完袁滄舟的計謀後，皆感好笑，均想：「不知道現在黃巢部隊是否明白上了大當？」

聽說袁滄舟還要利用細作再下一城，眾人立即感到一片興奮，紛紛答應願意合作配合袁滄舟妙計，突然間，原先不可能勝的仗已悄然地燃起希望。

劉常棄趁重要將領都入帳商談時，偷偷走出所住帳棚，想至無人之處燃起火光，希望黃巢大軍能遠遠看見。

突然身後響起周先池的聲音：「劉老弟，怎麼在這麼冷的天氣裡，還出來遛達？」

劉常棄心慌道：「沒，沒什麼，只是一時睡不著，出來吹吹風。」

周先池笑道：「咦，我和你一樣，可能過於緊張，也睡不著，乾脆我陪你一起到處走走，如何？」

劉常棄心中沮喪不已，口中道：「不麻煩周爺了，我才剛回來，正準備回帳睡覺。」說著便鑽入帳棚裡。

周先池心道：「你這小兔崽子，怎能逃出我周先池的手心？」冷笑幾聲轉頭便走。

三天裡唐州部隊不斷趕路，更爲了避免敵軍由後追上，派小隊軍士隨後清除大軍行過之足跡。所幸在路上沒有遭遇敵軍，順利進入了襄陽城。章全望、袁滄舟與幾位

重要將領直接進入節度使劉巨容府邸。

劉巨容見到章全望，高興地緊握章全望之手道：「你終於來了，如若你再不來，我簡直無可信任的將領了。」隨即又嘆道：「全望，你看這場仗可以打嗎？襄陽僅有五萬部隊，加上唐州兩萬部隊，要與五十萬敵軍抗衡，我看大事不妙！」

眾人見到劉巨容身為節度使，卻如此驚慌失措，更對守城毫無信心，各人心中暗自搖頭不已。

章全望道：「請劉大人放心，下官必能守住襄陽，使黃巢賊軍無法越雷池一步。」

劉巨容聞言似乎放心許多，但又隨即焦慮起來，臉部肌肉緊繃道：「我看襄陽部隊就交給你指揮，我先與家人侍妾前往鄧州，這樣萬一襄陽失守，我尚能集合鄧州部隊，聯絡其他節度使，共同抵抗敵軍。」

章全望心中嘆息，口中道：「大人一走，襄陽必定軍心動搖，故大人絕不能離去。告訴大人一件喜事，高駢將軍已派遣義軍李焰心率領數萬部隊趕來援助，這支部隊極為隱密，相信我們雙方合力，必能退敵。」

章全望刻意誇大李焰心部隊人數，希望能穩住節度使劉巨容。

劉巨容道：「好吧！我留下來，但是所有的部隊如今歸你調派，最高統帥不能所有事皆親為之，此處就給你們處理軍情吧。」說罷匆匆忙忙走回內室，想必是繼續收拾行裝財物，一旦戰敗，還可以混在亂民中逃出襄陽。

眾人在劉巨容走後，開始決定作戰方略。章全望道：「據線報黃巢大軍距離此處已不足五天行程，不知諸位對此有所看法？」

一參軍道：「我軍應加強城內戒備，並提高襄陽部隊士氣，更在五天中儲備足夠糧食飲水，做長久抵抗。黃巢大軍耗糧極多，加上現在寒冬時節，敵軍必定無法長期與我堅持，一旦撐過這段日子，敵軍自退。」

章全望點頭道：「這也是一個好方法，袁先生，你的看法為何？」

袁滄舟道：「我認為堅守城內只是權宜之計，一旦天氣暖和，敵軍仍然會再次進攻。且敵軍一旦與我軍堅持，鄰近城鎮村落必定受到敵軍擄掠，故我認為我軍應先想辦法主動出擊。」

眾人皆道：「兩軍比例懸殊，可能主動出擊嗎？」

袁滄舟神秘一笑道：「諸位忘了咱們還有位敵方細作嗎？」章全望手勢一擺，表

示請袁滄舟繼續說明，袁滄舟便將事先想好的計策說出。

眾軍官聽完，覺得此計雖然大膽，但也並非不可行，當下眾人開始討論應在何處設伏，以及該如何設伏等細節。

唐州兵府折衝都衛道：「我平日往來襄陽多次，知道在襄陽城外約二十里處，有名叫「荊門」之處，那兒有片廣闊樹林可以運用。李焰心先生的部隊可以掩蔽在樹林裡，另外我方大軍守候在樹林外，等敵軍半數通過樹林之後，再發動攻勢，不知是否可行？」

章全望沈吟半刻，看了看袁滄舟，終於下了最後決定，手指用力點在地圖上的「荊門」，說道：「就是這裡！」眾人不禁目光隨章全望手指移動，落於地圖一點，荊門！

第五回

荊門大戰

與黃巢大軍大決戰前幾日，襄陽城裡充滿了山雨欲來的味道，劉常棄不與本門屬下一起，反而拉著威光門江獨辛到處在襄陽城裡溜達。

走到城門附近，劉常棄道：「江兄，你瞧，這些兵士與百姓爲何搬沙堆石，還擺了這麼多的皮革袋、麻袋？」

江獨辛見了如此情景，搖頭道：「我也不太清楚，大概跟守城有關係吧！」兩人本來便是江湖豪傑，從未實地參與大軍交戰，因此見到一大堆各式各樣的物品堆積地上，倒也感到新鮮。

劉常棄大聲道：「喂！那邊的軍爺，我倆很好奇，地上這許多東西究竟作何用途啊？」

一個正在監督兵士百姓搬運的軍官聞言轉過頭來，看著兩人疑心地道：「走開走開，沒事問這麼多作什麼？」

江獨辛心裡也覺得這不干自己的事，便拉著劉常棄要往回走，但劉常棄接著發話道：「我們可是章全望章大人請來，要幫忙襄陽守城的江湖人，難道也不能知道嗎？」說罷從懷裡拿出一枚制錢，暗運手勁發出。

那軍官尚未反應，只覺得臉側急風一掠而過，帽帶已被割斷，心裡明白面前兩位不可招惹，立刻換上一副笑容道：「兩位大爺終年在江湖闖蕩，自然不清楚這些東西囉！」

江獨辛道：「劉兄，人家個個忙著守城事務，我們還是再到別處逛逛吧」

劉常棄笑道：「你問這位軍爺忙不忙。」

那軍官聞言立刻說道：「不忙，不忙！其實地上這些物品皆是守城所需，麻袋用來裝沙，皮革袋用來裝水，假如敵人以火箭等物攻城，則以皮革袋內清水滅火，若火裡帶油，則以麻袋沙包撲滅之。」再指著堆在另一邊的磚瓦石塊道：「這些則是當敵人爬上城牆時，用以丟下攻擊敵人。」

那軍官有意奉承劉、江兩人，當下帶領兩人到城門邊，指著幾輛重型木造巨車，前端皆綁有無數尖刺道：「這個是所謂的『塞門刀車』，當敵人攻破城門時，可以用此物暫時塞住城門通道，使我軍有足夠時間調來部隊迎擊。」

就在那軍官口沫橫飛，向兩人介紹諸般守城器械時，突然見到一隊騎兵衝到城門邊，爲首是襄陽一位果毅都衛，只見他對守城門的兵士道：「開門、開門，虧我們如

此盡力守城，結果節度使劉巨容竟然趁我們忙碌時，自己偷偷離開襄陽。哼！我可沒這麼傻，還在這等黃巢來屠殺！兄弟們，要走的跟著我。」隨在他身後的騎兵部隊應了一聲，一萬餘人就此向襄陽外奔出。劉常棄與江獨辛只見群馬將地上未消融的積雪踢的到處飛濺，沒見到一些與自己同來的武館館主與其弟子，也改穿兵士服裝，與騎兵部隊一同離去。

這部隊一走，襄陽城立刻引起一片紊亂，所有軍官皆各自回部隊安撫軍心，百姓也都倉皇不已，眞以爲節度使劉巨容已離去。

劉常棄與江獨辛回到設在節度使府邸旁的群雄休息處，見到袁滄舟正與石莫、柳芯雙、洪自棠等人談話。這休息處主要是給各門派重要人物居住，以示尊重之意，同時也方便商談軍情。

劉常棄匆忙道：「袁兄，方才見到一位軍官率領一隊騎兵離去，又說節度使早已偷偷離開，是眞的嗎？」

袁滄舟嘆息了一聲，臉泛憂苦道：「誰說不是，如今章大人也正爲此煩心，一萬騎兵就此離去，整個襄陽只剩六萬兵士，節度使又離去，士氣大受打擊。章大人與底

下將官商量的結果，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吧！」

洪自棠道：「劉巨容這狗官，不理百姓死活，眞該千刀萬剮。不過守襄陽本來便是一件苦差事，我倒也不放在心裡。」

石莫道：「我看我必須派人出城，聯絡我兄長，大概我是回不去了！那些賊人忒地可惡，我親妹便是毀在他們手裡，此仇不報不行！」眾人本以爲石莫是重利之人，爲了石家莊利益而參加，沒想到還有這段隱密。

洪自棠問道：「請恕我冒昧請問，石二哥的妹子是怎麼回事？」

石莫深深嘆了口氣，彷彿一下子蒼老了十歲，搖頭道：「唉，前兩年我妹妹到山東金嶺鎭探訪姑媽，恰巧遇到王仙芝賊黨進入金嶺鎭擄掠，她爲了保護姑媽家人的生命安全，與賊人起了激烈衝突。」

江獨辛道：「那結果如何？」

石莫流淚道：「結果……結果爲了讓姑媽全家有逃走的時間，她拼死不退。等亂賊退去，我姑媽回家一看，只見我妹妹早已斷氣，身上服飾不整。可恨的賊人，還讓我妹妹在死前遭受污辱！天啊！我不殺光這些盜賊，怎能撫慰我妹子在天之靈？」在場諸人紛紛出言安慰石莫。

柳芯雙暗嘆道：「可憐石家妹子，一個女子落入盜賊手中，還能有什麼好下場？要是換成我，寧可自殺還可以落個痛快！只不知『他』是否會爲我傷心？」

劉常棄見到眾人如此氣餒，心道：「看來這次可以大大立功，彌補前幾天誤傳消息的過失。」心中高興不已。不久後，劉常棄獨自由房內出來，說是要外出買酒，一個人走到人潮較多的大街上，到處張望，見到一賣菜之人，頭戴黑笠帽，便走向前來到那人面前。

劉常棄道：「老兄，你這菜怎麼賣啊？」

賣菜之人回答道：「我是以物易物，你有好貨我才肯換我的青菜。」劉常棄接著道：「我這貨可值錢的很，只怕你所有的青菜都換不起。」

那賣菜人道：「我還有東家，他可以換得起。」

劉常棄點了點頭，隨即取出一信函交給對方，那賣菜之人道：「你這東西我還得回去檢查一下是否確實。」隨即收了菜攤，隨著一些逃離襄陽的百姓商人走出城外。

劉常棄在大街上又隨興逛了一會，才若無其事地踱步回去。剛回到休息處大門

前，見到周先池、柳芯雙兩人站在門口，隨口問了個安便要踏進門內。

突然周先池攔住去路，喝道：「劉兄，剛剛你到了哪裡啊？」

劉常棄笑道：「我不是說過要上街買酒喝嗎？」

柳芯雙冷笑道：「原來菜攤有賣酒啊！我可是一輩子都沒見過。」

劉常棄聞言臉色變得死灰道：「柳芯雙，妳跟蹤我究竟有何用意？」

柳芯雙笑道：「瞧瞧你是否乖乖地替我們辦好了事！若是此次黃巢賊軍大敗，你可是居功厥偉哦！」周先池聽到柳芯雙如此稱讚劉常棄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劉常棄至今終於明白事跡早已敗露，甚至袁滄舟一行人還反過來利用自己放出假情報給尚讓，對眼前兩人簡直又驚又恨。劉常棄心想如果能逃得出，還可以向尚讓提出警告，以將功抵罪。

劉常棄一作下逃跑的決定，立刻抽出兩柄破地鑽，如圓球般滾到柳芯雙身前，如毒蛇襲人向柳芯雙刺去。柳芯雙先前早有防備劉常棄逃跑，緊急中長劍格擋，劉常棄使出渾身解數，果然逼退柳芯雙，正想趁機逃離之時，周先池已無聲無息地站在自己面前。

劉常棄大叫：「破地門人自有破地門主處置，你們如此對我，不怕破地門劉靈君門主報復嗎？」

周先池知道破地門劉靈君乃是劉常棄堂叔，但周先池自認道理在己方，笑道：「那劉老兒要是不講理，就找我鬥鬥好了！難道我周先池會怕他嗎？」說完一拳轟出，劉常棄的破地鑽乃是近身武器，必須欺進周先池身旁才能發揮威力。然而周先池是何等人物，劉常棄不論怎麼出擊，總是無法突破周先池的拳風，反倒被周先池震開數步，握鑽手掌發麻。

周先池道：「我可不想繼續和你這類人物交手！」頃刻間雙拳連換鳳眼拳、雙珠拳，再換端杯拳，砸、崩、貫、扣令人眼花撩亂。但見周先池大喝一聲，雙拳已連擊在劉常棄天突、華蓋、玉堂、氣海等四處督脈大穴，劉常棄怎能受得了周先池拳力，口噴鮮血便即向後栽倒。隨後趕來的破地門人見到劉常棄被周先池擊斃，紛紛斥問原由，等明瞭了經過，破地門幾人自覺無臉留下，便欲告辭離開襄陽。

周先池喝道：「暫且委屈各位留於此地，爲了避免消息走漏，章大人已下令從現在起，全城戒備不准任何一人離城。」

破地門人見周先池對自己有懷疑之心，雖然不願留下看人臉色，但是在場的破地門人沒有一個是周先池、柳芯雙的對手，無可奈何也只有乖乖留下。

袁滄舟得知奸細已除，立即回報刺使章全望，章全望請出節度使劉巨容，向城內軍士百姓證明自己並未離去。

章全望向城內百姓軍士道：「原先部隊脫逃與節度使出走，皆是故意向黃巢賊軍洩漏的假消息，如今一切皆已準備完成，我軍備已齊，那黃巢大軍必定敗亡。」隨後再發出鎖城之令。

眾百姓軍士見到此景，民心士氣大振，諸豪其他人也才知道原來劉常棄是敵人的細作。

最不高興的便是江獨辛，他抱怨道：「可恨的劉常棄，還故意接近我，做出一副大仁大義的模樣，讓我誤交匪人！呸呸！」

柳芯雙瞞著眾人，包括自己的幾位同門師妹，偷偷走到馬齊同與隸沖天住處，尋著隸沖天道：「你現在的傷勢恢復如何呢？」臉上滿是關懷的溫柔神情。

馬齊同與隸沖天偕同其他赤津堂弟子住在另一處，並未與各門派重要人物一起。

隸沖天感激道：「多謝柳姑娘費心，我調養幾日，已大有起色，想來在決戰之前，我必能完全恢復。」

柳芯雙道：「相處了這麼久，你叫我芯雙就是了，叫柳姑娘太過客氣了，那我就叫你隸大哥好了。」

未等到隸沖天答話，馬齊同便問道：「柳姑娘，怎麼你沒有問問我老馬傷好了沒？」

此語一出立刻讓柳芯雙羞紅了臉道：「我問完隸大哥就輪到你了嘛！」

馬齊同雖然是直性漢子，也見得出柳芯雙臉頰暈紅，當下道：「柳姑娘，你生病了嗎？怎麼臉紅成這樣？」

聽得柳芯雙不知該如何回應，連道：「哦，沒有，沒有，只是剛來時被陽光曬過的關係。」馬齊同也不便說話太過，當下移轉話題。與兩人閒聊幾句後，柳芯雙便匆匆離開。

馬齊同轉頭向隸沖天說道：「這柳姑娘似乎對你頗為關心。」

隸沖天看著柳芯雙背影，說道：「她的確是個善良的姑娘，不知哪家兒郎能幸運

得到這等嬌妻！」

馬齊同心道：「也不知道隸老弟是否眞的不曉得柳姑娘的心意，還說出此等話。」

他不知隸沖天現在正思念著朱華容，尋思道：「朱姑娘現在不知道怎樣了，唉，希望她能平安無事就好。」

隸沖天近來常常不自覺地煩惱起來，心中不知怎麼地，總是掛念著朱華容，以他如此聰敏之人，竟然無法感受到柳芯雙的心意。

此時往鄧州的山路上，藍煙剛從附近河流汲水回來，向著坐在樹蔭下的朱華容道：「小姐，襄陽城情況危急，黃巢五十萬軍在過不久便要抵達襄陽，唉，不知道隸先生與馬爺是否能安然無恙？」

朱華容搖頭道：「我心裡好矛盾，我知道黃巢這批賊寇做得太過分了，早該遭到覆亡的命運，因此希望隸先生他們能夠一舉大勝。唉，但是畢竟大哥是黃巢的將領，要是黃巢大敗，我大哥不知命運會如何？」說著皺起了眉頭。

藍煙道：「只希望朱大爺此刻別在大軍之中，那麼一旦黃巢戰敗，朱大爺也會平安無事。」

藍煙突然笑道：「對了，若黃巢眞是大敗，姑娘妳還可以回去勸朱大爺，讓他知道黃巢即將滅亡，請他急流勇退。」

朱華容憂心道：「我瞭解大哥不是能安於平淡生活的人，他不會急流勇退的！」

藍煙疑惑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這要從我們小時候說起了。」

回憶了一會，朱華容道：「本來我與大哥生長在一個書香家庭中，父親雖然未能中舉，但家境也算安定，直到有一天官兵來襲我們村莊……」想起那時候，朱華容不禁神傷，說道：「我們父親被官兵所殺，母親倉皇中帶著自己與大哥夾在逃離村落的人群裡，結果慌亂中我們又與母親失散，只有大哥緊握著我的手不放，告訴自己不要哭。」

藍煙道：「怎麼是官兵？」

朱華容嘆道：「亂世之中，盜賊兇，官兵也兇，他們見年輕男子便拉當軍伕，見

百姓家裡有錢，二話不說，搜刮一盡後便走，抵抗者皆死於他們的刀下……」

藍煙問道：「那後來呢？」

朱華容續道：「官兵走後，來了一群盜賊，說是同樣被貪官所逼才淪爲盜賊，更以米食接濟我們，那群盜賊的首領看我倆可愛，便收留我們，成了我們的義父。」頓了一下，又說道：「其實，我義父他們可說是義軍，因爲他們會幫附近村落防禦外來盜賊與官兵，只有官兵才說我義父是盜賊。」

朱華容看著窗外積雪，幽幽道：「後來我倆由義父口中知道，他在偶然的機會中認識南詔有名的一代武學宗師酋懸雲。我大哥恨死官兵，知道後自然央求義父想辦法讓他投入酋懸雲的門下，因此學了一身高明武功。義父老邁之後，便由他主事，在得知黃巢舉事，他便帶了弟兄投靠，誓言打倒貪官污吏。我知道，在我大哥的想法裡，他認爲只有自己具備強大力量，才不會受人欺壓。妳說，他又怎能安於平淡呢？」藍煙聽完，不發一語，只有征征看著朱華容。

朱華容又道：「我原本也恨死掠奪我家的官兵，但是在我年幼時，有天在後山玩耍，碰到一位老師太，她也就是我後來的師父，江湖上人人尊敬的「無想師太」。她

雖然看上我的資質，暗中收我爲徒，但卻因爲義父說到底不是豪俠，還是專營無本買賣，所以師父不願與我義父等人交往，因此寨中無人知道我會高明武學。」

藍煙道：「哦，原來小姐的武功是這樣學來的，難怪教我武功時，不准我說是妳教的。」

朱華容又道：「我師父長年教導我分辨事理，以免我的想法流入魔道，過於偏激失當。後來我看到黃巢賊寇掠奪其他城鎮鄉村，這與當初掠奪我家的官兵何異？當初打倒貪官惡吏的理想已經蕩然無存，這也是我不得不離開的原因。」

兩人說著，突然遠處有人發聲道：「朱小姐，原來妳們跑到這裡來了，讓我赫連奪日辛苦找了幾天。」

朱華容兩人聞聲還來不及離開，赫連奪日身形已到，隨後又來了數人，看來皆是赫連奪日的手下。其中頗引朱華容注意的是一位身材壯實的年輕人，兩眼精光閃閃，神情中充滿不屑與怒意，卻似被人點了穴道，給兩個赫連奪日的手下看著走。

朱華容爲避免赫連奪日對自己起疑心，笑容一展道：「赫連先生，我和藍煙與你們幾個大男人在一起久了，感覺很氣悶，所以出來走走，倒是害得你擔心了。」

赫連奪日早已由屬下口中得知，數日前在唐州城內，朱華容不肯回來，還讓赤津堂的人傷害了自己的屬下。不過畢竟她是自己主子的妹妹，雖然知道她言不由衷，仍是恭敬地道：「哪裡哪裡，姑娘出來散心也是好的，只要下次讓我知道一下，對姑娘的安全有所準備就是。」

朱華容玉指一指那個年輕人道：「這位是何許人？看來赫連先生對他頗爲『厚待』啊！」

赫連奪日哼道：「他便是近年來在江湖聲名大噪的『烈日火』，手下功夫倒也不弱。」

朱華容道：「不知赫連先生爲何擒住他？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據線報說，他是大唐開國功臣秦叔寶的後代。」

朱華容奇道：「這跟他是誰的後代有關係嗎？」赫連奪日心中對朱華容有所顧忌，總覺得朱華容跟眾人格格不入，因此猶豫是否要說出來。朱華容見到赫連奪日遲疑的模樣，冷笑道：「赫連先生如此吞吞吐吐，莫非對我不放心？」

朱華容畢竟是朱溫之妹，赫連奪日怎肯輕易得罪對方，連叫：「不敢，不敢。這件事是這樣子的，傳說當年李世民奪下隋朝的江山後，在隋朝皇宮內發現一批搜刮民脂民膏而來的寶藏財物。李世民認爲天下已定，這大批財物留下並無大用，因此請赤膽忠心的秦叔寶與尉遲恭召集匠人，將這批寶藏安置於某處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秦、尉兩人爲表明自己丹心一片，以兩人鮮血繪了一幅『丹心挑劍圖』交給李世民，這幅圖內藏了寶藏的秘密。秦、尉兩人更誓言兩家子孫世代爲大唐盡忠，守護這批寶藏。」

朱華容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赫連先生抓住這烈日火，便是要從他身上找出當年藏寶的線索。」想了一會，朱華容又問道：「可是這幅『丹心挑劍圖』不是在皇帝的手中嗎？爲何擒他呢？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沒錯，據說李世民當年藏寶用意，乃是預防外族入侵中原，或是遭逢重大變故時，子孫能起出這批寶藏作爲軍資，以免龐大軍資勞民傷財。然而，當年的安史之亂中，據說唐玄宗慌亂逃難時，來不及起出寶藏，便將此圖交給了秦叔寶與尉遲恭的後人，令他們暗中護圖遠離。安史之亂後，這幅圖的下落就湮滅了，自此大唐皇室皆不清楚寶藏究竟在何處。尉遲恭的後人也消失無蹤，只有秦叔寶的後人仍

在，我只有由他身上下功夫。」

烈日火怒道：「莫說我不知道寶藏的所在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會告訴你們這幫賊人！」這烈日火乃是昆陵派新一代的佼佼者，眞名爲秦重威，說起來是「拳掌定江山」周先池的師姪，他雖然功力上未達頂級高手的程度，但是他對於昆陵派的武學，已全然貫通，更能推陳出新，被昆陵派老一輩視之爲未來一代武學宗師。

烈日火口中強硬，心裡卻是翻來覆去想道：「這個寶藏的秘密，怎麼我從未聽父親說過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父親死前所說，我本家的傳家之寶，叫我必定要好好珍藏的那幅圖，竟會是赫連奪日所說的『丹心挑劍圖』？」又尋思道：「不對啊！那幅圖明明是黑白山水畫，怎會是以鮮血畫成的『丹心挑劍圖』？」烈日火性格如同他的外號，性急如火，磊落如日，這種事情是烈日火怎麼也想不出來的。

朱華容道：「赫連先生不斷說是『據說』，不知道究竟消息是由何處得來，是否可靠呢？」

赫連奪日乾笑道：「這是宮內一位皇帝近臣所言，應該可以相信。」

朱華容一聽，心道：「說不定這就是田令孜所傳出來的消息！但是田令孜不是黃巢黨羽嗎？照道理來說，黃巢既然欲擄我當作人質，來控制大哥，田令孜應該不會把這麼重要的消息告訴大哥啊！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朝中另有大臣與我哥暗通聲息？」當下決定靜觀事態演變，並趁機看看是否能救出烈日火，如果這寶藏眞被黃巢賊黨找到，天下豈不是更加大亂？

柳芯雙剛走出馬齊同住處，恰巧袁滄舟來尋馬齊同，遠遠見到柳芯雙離去，心道：「奇怪，柳芯雙怎會來此地？鳳翔派幾個姑娘並不住這裡啊！難道他認識齊同？」心中百思不解，腳下則踏入了馬齊同住處廳內。馬齊同與隸沖天其實是與赤津堂部屬同住，大家一見堂主入內，盡皆起身問好。

隸沖天一聽到眾人問好的聲音，心道：「糟了，希望於袁滄舟不要留意到我。」立刻背過身去，離開馬齊同身邊，到他處去尋赤津堂部眾閒聊，這些日子隸沖天混跡在赤津堂部眾之內，也交了不少朋友。

袁滄舟眼尖，遠遠便見到馬齊同，也見到一個年輕人正離開馬齊同的身邊，尋

思：「怎麼這個人身影如此熟悉？」但馬齊同隨即走了過來，袁滄舟也來不及多想，只以爲是從前在赤津堂中見過的部下。

袁滄舟道：「齊同，怎麼這些日子很少見到你？」

馬齊同道：「勞堂主關心，近來我隨在部隊之後，一來陪伴眾位赤津堂兄弟，二來趁機養好傷勢，如今早已完全恢復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方才見到柳芯雙姑娘由你這走出，你倆認識嗎？」

馬齊同心中直叫糟糕，口中應道：「嗯……也說不上熟識，只是在前來襄陽的路上交談過幾次。」

袁滄舟更是狐疑道：「不熟識？那柳姑娘來這做什麼？」

馬齊同只覺得一顆心就像要蹦出來一般，緊張地道：「因……因爲她說喜歡珠寶，若能順利打勝這場仗，她希望我能從赤津堂往來的珠寶中，找到一件珍珠胸針賣給她。」

袁滄舟總是覺得馬齊同有事隱瞞著他，這件事更牽涉到柳芯雙，心想也不好再問，接著與馬齊同閒聊一下，便返回與其他將領討論出兵事宜。

柳芯雙回到自己房中，幾位師妹不久後便嘻嘻哈哈一起來到師姐的房間，其中一位有著一雙大大眼睛的女子說：「師姐，妳這幾天怎麼都不在啊！每次我們幾個來找妳總是不見人影。」柳芯雙其他幾位師妹也紛紛點頭，表示她們也找不到師姐。柳芯雙說道：「玉襄，這次面對的可不是一兩個賊人，而是數十萬大軍的戰鬥，怎麼瞧妳們幾個像沒事人一般？我可是爲了細作之事忙壞了。」

耿玉襄道：「我們來這便是要與賊軍以死相拼，能不能活還說不定，要玩也只有這幾天啊！」口氣雖然輕鬆，聽在柳芯雙的心裡，可是大大的難過。

柳芯雙嘆道：「妳們幾個都還年輕，師姐實在不忍心也要妳們上戰場，妳們還是先離開襄陽吧！等我事情一了，自會去尋妳們。」

張清齡道：「師姐，我們可不怕死，其實認眞說起來，我們其中幾個師姐妹的父母就是死於盜賊手上，若不能擊垮這五十萬賊人，又不知有多少家庭將會流離失所，我們又怎會在乎自己的性命。」其他幾個師姐妹也道：「不錯，好不容易現在事情有轉機，我們也不是完全處於劣勢，這時候若不能趁機殺他幾個賊人，以後還有這個大好機會嗎？」

柳芯雙見到這些師妹們個個英氣煥發，也隨之開朗起來道：「好，就讓我們今晚促膝深談，以後不曉得是否還有此機會相聚。」

幾天後刺使章全望率領大軍，在荊門此地，列開了陣勢。眼前這片樹林如同披上一層雪白頂幕，積雪散落林木四周，又有誰知道裡頭潛藏著致命的殺機？這天雖然沒有下雪，但是氣候寒冷，幾天前的落雪還沒消融，整片大地一片銀白。樹林後頭，廣闊雪地上佈滿六萬部隊，萬馬不安地刨著蹄子，空氣中充滿著冷冽的肅殺之氣，全軍寂然無聲。

忽見遠處一道纖細人影，迅如彈丸急奔而來，正是鳳翔派張清齡，其中一個郎將見到一個年輕女孩竟能有此高超輕功，暗自驚嘆道：「原來這就是高深武學，能使柔弱變剛強。」

張清齡奔到章全望身前道：「黃巢大軍已經入林。」說罷便返回鳳詳派諸女中。

柳芯雙悄悄告訴鳳翔派其他諸女道：「等一會大家不要分散，集聚眾力彼此互相

可以照應。」諸女紛紛點頭表示知道。

全軍一得知即將與黃巢部隊接觸的消息，皆盡緊張起來，大唐多次與黃巢部隊交戰，卻從沒有一次是像今日兵力懸殊卻又主動出擊的！唐朝部隊由於常常戰敗，導致對於黃巢有深層的恐懼，雖然刺使章大人向部隊保證有取勝之道，許多軍士心中還是存有不敵則逃的想法。

突然前軍高高舉起虎皮旗，在寒風中飛揚，顯得份外惹目。

周先池向袁滄舟問道：「舉這支旗子有何用意？是說我們要攻擊了嗎？」其他諸豪也有同樣疑問，紛紛靠攏過來，以聽袁滄舟的解釋。

袁滄舟搖頭道：「不是立刻攻擊，而是指前方已經看見敵人走出林外。」

洪自棠問道：「那爲什麼不立刻發起攻擊呢？」

袁滄舟笑道：「那是因爲我軍在林中尚有埋伏，若他們一出林，埋伏便發動的話，後面的敵軍便有了防備。我們要在敵軍中央部隊通過樹林時，才發動攻擊，由中間切斷敵軍。」

石莫讚道：「原來作戰還有這許多要領。」

黃巢前軍一出樹林便見到六萬大軍矗立在前，不免一時混亂。然而見大唐部隊毫無立即攻擊之意，不久後黃巢前軍部隊也開始列開陣勢，認爲這小小的六萬軍馬，根本不會是五十萬大軍的敵手。隨著越來越多部隊穿出樹林，兩軍情勢更是如弦欲發，

章全望身旁一位折衝都衛道：「大人，如今樹林前已聚集近約十萬賊軍，應該可以發動伏擊，並且正式進攻了。」

就在此時，黃巢與尙讓已得知，前有襄陽六萬部隊列陣以待。

尙讓手搖羽扇，頗有諸葛孔明的飄逸味道，向身旁一個濃眉棗目，渾身充滿如黑豹般力道的將軍道：「大將軍，此事頗有蹊蹺，根據線報襄陽軍心士氣大失，將以守城方略應付我軍攻擊，如今怎會在前方列陣？」原來那形如猛張飛的漢子，便是衝天大將軍黃巢。

黃巢聲如洪鐘道：「尙先生，襄陽妄想以六萬部隊應付我們，那正合我心意，一旦在此處殲滅他們，便可以順利進入襄陽，哈哈！」

尙讓瀏覽周遭的樹林，卻一無所獲，隨即道：「大將軍，我看我們還是先退出樹林，撤退幾里以靜觀其變，我總以爲此事大是怪異。」

黃巢道：「若是你擔心的話，你就先退至後軍部隊好了，前頭就讓我負責便是。」

另一位魁武將領道：「嘿嘿！尙先生你實在過於謹慎，我軍與大唐部隊交戰數十次，他們也不過爾爾。」

尙讓見黃巢等將領堅持進攻，搖了搖頭也不答話，策馬便向後奔去。

就在尙讓離去不久，章全望下令擊戰鼓，咚咚咚咚，沈渾密集的鼓聲迴響在這片大地上，大唐騎兵部隊緩緩縮近兩軍間的距離。就在此時異事突起，還在林道內移動向前的數十萬部眾，竟然見到林道兩旁積雪內射出一排又一排無數勁箭，當場馬匹悲鳴，許多賊軍中箭哀嚎，中間部隊混亂起來。

原來李焰心的五千部隊，與後來假裝逃離襄陽的一萬部隊，早就埋伏於此，事先在林道兩側各挖兩道戰壕，第一道戰壕較深，第二道戰壕較淺，所有軍士潛藏於下。戰壕上面覆蓋油布，再搬運沙土與積雪置於油布之上，不近看觀察是無法察覺的。李焰心下令當聽到戰鼓時，第一排戰壕內的軍士立刻射出密箭，隨即再由第二道戰壕內的部隊射箭，如此循環不息，射得賊軍人仰馬翻。

章全望大軍遠遠聽到殺聲頓起，林內不斷有賊軍湧出，反而將自己前軍擠的陣勢

全亂，立刻發聲道：「前軍開始進攻，左右兩軍由兩側入林，協助李先生的部隊殲敵。」經過眾位將領再次傳遞命令，前方兩萬部隊迅速見機開始攻擊，兩翼各一萬部隊則分由兩側散開，即刻往樹林兩側挺進。

章全望底下將領均瞭解，今日戰勝的關鍵，在於李焰心部隊是否能混亂敵軍大部份的部隊，然而一萬五千兵力充其量，也只可達到使敵軍一時紊亂的效果，一旦這龐大樹林中數十萬部隊穩下情勢，我軍便將陷入苦戰，故一開始章全望便下令兩翼部隊入林協助，務必使林中敵軍全面混亂。

就在前軍發動攻勢不久，章全望又下命令道：「中軍部隊開始前進攻擊！」說罷與兩千名隨側護衛的兵士緩緩退至三千名後軍之中，尋得較高之處觀戰。此刻章全望身邊只有五千餘人，除了袁滄舟留在章全望身旁保護主帥，其他群雄皆隨同中軍部隊投入戰場，隸沖天則混在赤津堂眾人內，與馬齊同一起迎向敵軍。

十數萬敵我部隊，瞬間連接在一起，大唐部隊趁賊軍被自己人衝的紊亂之時，射出無數利箭，將第一波衝上前來的賊軍射死大半。但是賊軍眾多，不一會便由後方湧上無數賊軍，一時之間殺聲震天，蒼穹裡瀰漫一股血腥的味道，彷彿黑暗魔神吞噬生靈，日光在此刻也變的黯淡起來。

不論敵我，大家眼中所見到的盡是紅色，鮮血由喉管裡噴出的豔紅，滲在衣服上的暗紅，積雪上開滿了朵朵紅梅，美麗的讓人怵目驚心。隸沖天抽出鯊魚皮鞘內的「月魄」，寶刀漫飛，頃刻間砍翻了數個迎面而來，卻毫無戰意的賊兵。

隸沖天見到賊兵中竟有十多歲的大孩子，眼光中流露著恐懼，充滿對自己生命的眷戀。隸沖天感情豐沛，見狀暗道：「唉！看來這賊兵中，有許多被強拉而來充軍的百姓，沒想到黃巢連大孩子也不放過！」手上的刀再也砍不下去，只想用高超身法避過這些賊兵。

然而賊兵眾多，身旁幾無空隙，又如何施出躲避身法，不一會隸沖天身上便多了幾道淺淺刀傷。所幸隸沖天這等武功高強之人，一遇外力襲至，肌肉自動便會收縮防護。何況賊軍多數僅是健壯之人，並非武學高手，隸沖天雖然受到刀傷，肌肉自動會收縮以卸開攻擊，故傷勢並不嚴重。

隸沖天受到幾處刀傷後，突然警覺，尋思道：「我如此忍手不殺，他們卻是不知我心意，那我一旦莫名其妙被殺死，又有何意義呢？」又嘆了口氣：「在亂世眞是無

奈啊！此刻只有生死之分，當無情理之別。」當下心頭豁然開朗，大吼一聲，刀隨身轉，隸沖天身旁的賊軍，手上兵器紛紛被「月魄」的鋒利與潛藏在刀上的「浪濤氣」內勁削斷，斷刃更被浪濤氣那股迴轉的眞氣絞的到處橫飛，刺的周遭賊軍哀嚎不已。

隸沖天心知賊軍頭領不除，專殺這些嘍嘍賊兵無濟於事，抬頭一望五丈遠處有一騎馬賊人，看模樣應是隊長之類。隸沖天飛身而起，一腳踏在賊兵身上，藉一踏之力竄上高空，刀化長虹，直奔那隊長般的賊人而去。

那賊人見到隸沖天如天神擲雷般，一刀劈至，慌忙以手上厚背刀迎擊。然而隸沖天一衝之力豈是泛泛，雖然迎上「月魄」，手上厚背刀卻被「月魄」砍入三吋，差點被削斷，而那賊人的厚背刀被隸沖天一衝之下，反回過頭來嵌入那賊人的胸口，立即落馬而死。其他在旁的賊兵見到隊長已死，紛紛四下逃散，反倒成了其他賊軍的累贅。

在大軍交戰裡，就可以見到重兵器與神兵利器的好處，打的較爲輕鬆的便是隸沖天、苟氏兄弟幾人，隸沖天趁個空檔反觀柳芯雙與馬齊同等人，發現在眾多的賊軍包圍下，他們已逐漸感到體力消耗甚快，或多或少身上都帶了些傷。馬齊同更是顯得危急，激戰下來，剛砍翻一名悍賊，背後便被另一賊兵來上一下，鮮血直流，疼的讓馬齊同直冒冷汗。

隸沖天仗著寶刀開路，直衝到馬齊同的身邊道：「馬兄，你還好吧！」說完反手一刀便斬斷來襲賊人的手臂。

馬齊同一邊揮刀，一邊咬牙道：「我還撐的下去！他奶奶的，我老馬不多做翻幾人，死也不瞑目！」

隸沖天急呼道：「赤津堂的部眾，奮力往我這集合過來。」語帶內勁，雖然殺聲震天，方圓數百尺內的赤津堂眾，仍然可以清楚聽到訊息，赤津堂近百人在砍殺聲中往隸沖天處集合過來。

隸沖天一見，兩百人的赤津堂部屬，如今僅剩百餘人左右，心中嘆息一聲。隨即向眾人喊道：「不要脫隊，跟著我與馬兄去救援其他同伴！」赤津堂人在隸沖天領頭之下，戰力集聚，聲勢比起原先強勁了許多。隸沖天見到鳳翔派諸女陷入苦戰，已有數名女子臥於血泊之中，當機立斷帶著赤津堂近百人往鳳翔派諸女處衝去。

第六回

一戦功成

柳芯雙、耿玉襄等女在大戰中，與賊軍激戰之下，個個披頭散髮，黃巢賊軍見到諸女，總認爲女子比較好對付，有些賊人更希望能將諸女擄去，以供調樂之用，因此鳳翔派諸女所受到的壓力反倒比他人更重。還好戰前柳芯雙早已吩咐諸女互相協助，才能撐到這個時刻。柳芯雙等人雖然殺過人，卻也從未像此次一般，殺到手腳皆軟，顧得了東卻防不了西。刀過，血出，就在張清齡手臂又被劃過一刀，鮮血直流之時，隸沖天等人已然趕到。

隸沖天刀光一閃，那劃傷張清齡的賊人，也落下握刀斷臂。隸沖天忙向張清齡道：「妳必須再撐下去！我會護著妳的。」說著左手連續點上張清齡臂上的穴道，幫助張清齡止住流血。

張清齡慌亂中也不清楚來者何人，便道：「不用管我，我還可以繼續殺敵！」

柳芯雙與耿玉襄等人趁此時壓力大減，擠到張清齡身旁道：「隸大哥，謝謝你救了我師妹。」

張清齡此刻才由「月魄」認出隸沖天，訝異地道：「竟然是你！隸沖天！」

突然一陣呵呵笑聲在眾人身旁響起，原來是周先池這老頭。本來他昆陵派與威光

門人互相掩護作戰，周先池以成名的三十六式小擒拿手遊走於賊兵中，碰著他的賊兵與軍官紛紛被他丟甩了出去，撲跌在一塊！但即使如周先池般武功高強，身上也是多處浮傷。

周先池見到赤津堂人集合在一起，隨手折斷幾個賊人的關節，奔來與眾人會合。周先池見到手持「月魄」、身著赤津堂服的隸沖天也愣了一愣，隨即笑道：「好小子，原來你混在赤津堂部屬中，不錯！不錯！」周先池所謂的不錯，是指自己沒有看錯隸沖天，當初替隸沖天隱瞞行蹤，果然沒錯！

周先池瞄了瞄隸沖天的「月魄」道：「喂！隸老弟，既然你有把好刀，就勉爲其難多出點力吧！請你藉寶刀開路，我們隨後殺敵，你說可好？」

隸沖天到處集合眾人，至今喘息未定，聽完周先池話語，豪氣大發喝道：「既然周老前輩看得起小子，我樂當從命。」反身持刀躍出，「月魄」寒光四溢，擋者披靡。周先池在右側，鳳翔派諸女在左側，赤津堂眾負責後方。不久之後，洹水派、石家莊、威光門、天雄門人紛紛聚集到赤津堂眾人身旁，這支隊伍如同一把利刃，在賊軍中橫行無阻，把原本隊形便渙散的賊軍，切割的更加零落。

然而黃巢部隊卻也不是容易應付，黃巢與手下大將商少懷、項鋒等人見到大唐部隊中竟有一小股隊伍，在自己陣內橫衝直撞，當下以黃巢爲首，拍馬迎向前去。

隸沖天一眼見到濃眉棗目，神威過人的黃巢，持著碩大的狼牙棒，呼呼打轉地撞飛四周的唐軍，直奔自己而來。出乎意料地，洹水派苟無畏、苟無懼兩兄弟忽從隸沖天身後兩側衝出，迎向黃巢。

洹水雙劍早就打算劍斃黃巢，用以逞威江湖，此時見黃巢來攻，豈有放棄大好機會的道理？洹水雙劍各自吼了一聲，雙足急蹬，身形猛地一前，重劍橫削、直刺黃巢。不料黃巢神力過人，叫道：「兩個狗崽子竟想擋我去路！」運勁於棒上，雙臂肌肉頓時如剛似鐵，狼牙棒帶著呼嘯，橫揮而出。洹水雙劍早在先前戰鬥損失許多體力，被黃巢神力擊在重劍上，虎口震麻，兩支重劍迎著日光飛出。

洹水雙劍大驚下翻身急退，苟無懼沒有苟無畏一般好運道，耳中突然聽到：「桀桀，自己送上門來，就讓我項鋒結束你的生命吧！」這便是苟無懼一生中最後聽到的聲響。

隸沖天見黃巢逼退洹水雙劍，直奔自己而來，當下大喝一聲，卻不敢硬拼，浪濤

氣灌注於刀刃之上，對著揮來的狼牙棒以陰柔卸字訣，刀出。此時周先池等人也各自迎上了敵將，各自施出擅長武藝，激戰在一起。

眾人在長時間鑿戰之下，體力大幅衰退，除了周先池獨戰商少懷，其他多是數人合擊敵將一人，方打成不分勝負的局面。這尚且歸功於黃巢輕敵，認爲襄陽將會手到擒來，因此許多重要將領與高手並未隨行，例如朱溫、劉項、赫連奪日、柴存等人，皆留守後方。隸沖天避去硬與黃巢的狼牙棒對撞，將棒上狼牙削去了數齒，更藉力飄退。然而黃巢亦是高手，加兼身具神力，狼牙棒在他手上威力嚇人，舞弄起來有如繡花針般的輕巧。

隸沖天又一刀攻出，如蛇吐信，沿著狼牙棒削向黃巢手掌，黃巢手腕一收，再放，隸沖天拗身而退，險被狼牙棒擊中。不論隸沖天攻向黃巢肩、腰或胸腹，黃巢總是擋的輕輕巧巧，可見黃巢實力仍比隸沖天來的高強。

隸沖天咬牙心道：「若能與黃巢同歸於盡，也不算冤了！」拼著被眾賊軍千刀萬剮的危險，在大量體力流失下，隸沖天駭浪七擊的第一擊「拍岸裂石」，刀網濃密地罩向黃巢。

黃巢雙目大張，運勁大喝，砰地一聲，硬是接下此招，將隸沖天送上半空。不過隸沖天的「拍岸裂石」威力極大，黃巢亦要急將刀勁卸去，可憐的座下的馬匹成了犧牲者。

隸沖天一刀施出，已感體力不繼，卻仍咬牙施出第二擊「層浪翻空」，在空中翻轉而下，加入浪濤勁的旋轉之力，「月魄」反映日光，如一道弧狀驚虹般劈下。

卡嚓一聲，黃巢那連連與「月魄」撞擊的狼牙棒，終於在勁招威力下，應聲折斷。

黃巢大驚轉身急退，尋思：「再不走全軍就覆滅了，就算殺了這些人也不划算！」於是腳底一滑，再次迅速後退，將身後不遠處的一名大唐騎兵拉下馬，躍上馬匹呼嘯而去。其實他並不知道隸沖天此刻已是強弩之末，只要他再堅持一會，隨手一拳，必將隸沖天斃於當場。其他敵將見到黃巢遠去，紛紛捨下敵人，隨後策馬倉皇離去。

唐州刺使章全望遠遠見到陣地中，有一位手持寶刀之人，與黃巢戰了數十回合，在空中出擊，勇猛有如佛教守護神「韋陀力士」，更驚走黃巢，便向著袁滄舟問道：「滄舟，那位壯士是否爲你的部下？」袁滄舟見到「月魄」的鋒利，也認出隸沖天

來，隨即向章全望說出隸沖天的來歷。

袁滄舟心道：「我道爲何齊同要自願留於後軍，爲何上次見到的背影如此熟悉，原來是他！」

章全望聽完袁滄舟對隸沖天的描述後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樣一位壯士，爲了保國可以不顧生命，我不相信他會弒師奪寶，必定是哪裡弄錯了！」

此刻，黃巢賊軍在大唐部隊的伏擊與進逼下，多數大軍在林中互相踐踏，被強拉的軍夫也趁機丟下武器，逃離賊軍，偷偷地想返回家鄉。林外黃巢部隊也節節敗退，黃巢糾集眾將領，領著兩萬部眾從側邊兵力薄弱之處，穿山逃去。

尙讓在後軍得知前方戰事不利的消息，雖急於想帶領部隊增援，但是由林中退出的部眾，將林道擠的密密麻麻，後面的部隊根本穿不過去，反倒被退出的部隊擠的軍心渙散。

尙讓嘆了一聲心想：「看來此戰敗定了，未免全軍覆沒，整理剩餘部眾才是上策。」尙讓果然不愧爲黃巢底下第一智囊，當下不再想著增援前方，僅在後方恢復部隊秩序，令部隊緩緩撤退。

丹心沱到錄

且說隸沖天施出「層浪翻空」，雙腳落地後，見到驚走黃巢，早已體力、內勁衰竭的隸沖天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軟隨即昏了過去。

柳芯雙與周先池在戰鬥中，仍是極爲留意隸沖天的情況，見到隸沖天倒在地上，柳芯雙心裡一慌，連忙撲向前去，護住隸沖天，察看隸沖天的情況，周先池也隨後趕到，抱起了隸沖天。

大唐部隊這次雖然造成與黃巢賊軍交戰以來，戰果最爲輝煌的勝利，但是由將領到士兵，面對五十萬賊軍，早已殺到手腳皆軟，已經無能繼續追擊，喪失了殲滅黃巢的良機，也給了尙讓撤退的機會，尙讓退至江陵後，粗略清點部隊人數，苦笑心道：「天啊！退出來的連同後軍部隊，竟只剩七萬人！」

所有大唐士兵坐在染血的雪地上，氣喘吁吁，全身發軟，再也無力追擊敵人，但皆掩不住臉上的興奮，所有人心中均想：「天啊！我們眞的擊敗了五十萬大軍！多不可思議啊！」然而此役唐軍也是犧牲頗大，事後章全望派人清點死傷人數，發現七萬五千名部隊，竟戰死約有一萬多人，輕重傷者亦三萬餘人。

不過比起黃巢部隊當場戰死的近八萬人，受傷俘虜的亦近十萬人，另外黃巢部隊

在戰爭中偷偷逃跑，或是與部隊離散的人數，高達二十餘萬人，此戰可說是大獲全勝。袁滄舟等人見到滿目淒涼，心中不免浮起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的感慨，紛紛彼此扶持，在寒風颯颯中離開這個紅豔淒絕的戰場。

襄陽大勝的消息，如野火燎原，不過數日已驚聞全國，正在唐州西北方賒旗鎮休息的赫連奪日等人，也知道了這個消息。

在賒旗鎮外，有個土豪，名叫涂瀆，早已暗中投靠朱溫，赫連奪日等人來到此處，自然到「自己人」處休息歇腳，樂得「茶毒」那土豪一筆。

在土豪涂瀆住處一個廂房中，烈日火冷笑道：「赫連奪日，還好是我救了你一命！」

赫連奪日不欲搭理烈日火，反倒是朱華容問道：「怎會是你救他一命？」烈日火瞪著赫連奪日道：「若非他到處抓我，說不定他此刻早戰死在襄陽外了！」

朱華容輕笑道：「那說的也是！」

赫連奪日見到朱華容也附和烈日火，心頭氣的冒煙，卻不敢發作。

這些日子來，赫連奪日每天逼問烈日火，掌摑、刀割外加分筋裂骨，烈日火雖痛的半死，卻仍是堅決回答不知道「丹心挑劍圖」的下落。朱華容看的不忍，暗中叫藍煙拿傷藥照顧烈日火，烈日火只道朱華容貓哭耗子，怕自己重傷而死的關係。

朱華容暗中將赫連奪日叫出，說道：「赫連先生，看來這烈日火脾氣非常倔強，你自信能夠讓他吐實嗎？」

赫連奪日搖頭道：「我也真佩服這小子，竟可以熬的住酷刑。」

朱華容輕聲道：「我有個好法子，或許可以知道『丹心挑劍圖』的下落，不過，我們要冒點風險。」

赫連奪日揚眉道：「小姐倒是說說看。」

朱華容道：「放走他！」

赫連奪日豁地由椅中站起道：「怎麼可以縱虎歸山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赫連先生稍安勿躁，你說，若是放他歸去，他可能會有何舉動？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自然是暗中將圖送回皇帝老兒的手中囉！」

朱華容道：「便是如此，我們可趁烈日火取圖之後，再覓機奪圖。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小姐的意思是我們暗中跟蹤？」

朱華容搖頭道：「不是『我們』，而是『我』，我這些日子對烈日火特別照顧，想必赫連先生心中定有不滿吧！」

赫連奪日怎敢說他眞的不滿朱華容？當下道：「我怎會呢？小姐多慮了，我知道小姐一番好心，怕我們下手過重，整死了烈日火。」

朱華容心中暗笑：「這個理由可是你說的哦！」口中道：「正是如先生所說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藉由加惠烈日火，讓他對我失去戒心，到時我暗中放走烈日火，他必會相信我是眞心相救。之後我再與他一起上路，表面是助他找到『丹心挑劍圖』，暗中則與赫連先生聯絡。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烈日火會相信妳嗎？說不定他會看穿這個騙局。」

朱華容道：「我自有方法令他相信，赫連先生不用多慮。先生想想看，如今我軍戰敗，可說更急需此一寶藏，若像現在一直拖下去，對我們有害無益。反正若是被烈日火看穿，充其量只是再抓他回來便是，赫連先生總不會抓不住他吧！」

赫連奪日心道：「小姐還不知道，這批寶藏是朱爺打算自己吞沒，而不是要獻給黃巢。」卻也不說破。

赫連奪日自恃武學大行家，聞言也覺得到時再抓烈日火回來便是了，想了一陣說道：「好，就照小姐的計策辦。不過，小姐不會武功，烈日火被我獨門點穴制住，小姐如何解開他的穴道？」

朱華容暗道：「就憑師父教的『氣震百穴』的功夫，你的獨門手法豈能難倒我！」隨即假作沈吟道：「藍煙她曾學過一些點穴、解穴的功夫，一直以來都是她保護我。不如赫連先生教她如何解穴，由她來幫烈日火解穴吧！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也好，我這就去教藍煙解穴。」當下轉身，尋那藍煙教解穴功夫去了。赫連奪日等人都沒料到，當天晚上，土豪家中便來了一批不速之客，恰好給烈日火一個逃跑的良機，這批不速之客，竟然是太行山六河溝的僕固彥溫以及幾位隨行的黑道高手。

原來太行雙狼被朱華容驚退後，慌忙回到太行山六河溝，向僕固彥溫說了這個消息，此時僕固彥溫也從尚讓的信函內，得知「丹心挑劍圖」的秘密，於是僕固彥溫決

定兩件事合起來一起辦。

在尙讓給僕固彥溫的密函上說，他對於朱溫深有戒心，烈日火落入赫連奪日的手中，尙讓擔心朱溫會趁機獨吞寶藏，因此希望僕固彥溫能夠出面，向赫連奪日要人。尙讓會如此信任僕固彥溫，乃因爲僕固彥溫早些年在王仙芝手下任職時，與王仙芝另一名大將尙君長交情頗深，而尙讓便是尙君長之弟。王仙芝兵敗時，尙君長被殺，僕固彥溫在六河溝安身立命後，最早聯絡的人也是尙讓。

當時在六河溝中作客的的還有三名黑道高手，「黑殺魔神」童再興，「噬血豹」哥舒橋，以及「大屠夫」蕭長白。其中蕭長白也曾是王仙芝手下的將領，在黃梅一戰僥倖逃出生天，亦帶領數百位舊屬，在大別山一帶建立自己的勢力。至於童再興與哥舒橋，則是僕固彥溫力邀入伙的高手，其實這也是尙讓之意，希望僕固彥溫暗中吸收可用的人才，幫助黃巢完成大業。

僕固彥溫得到太行雙狼的消息後，在大廳上問三位客人道：「不知三位是否有興趣，與我去會會赫連奪日與朱華容？若是能將烈日火擒來，黃大將軍必定重重有賞。」

生就一副豹頭環目的「噬血豹」哥舒橋獰笑道：「我答應加盟僕固大哥後都尙未立功，這次我願意隨僕固大哥，會會赫連奪日。」說罷伸出血紅舌頭，舔了舔嘴唇，狀甚可佈。

全身黑衣，整個人有似冰雕一般冷冽的「黑殺魔神」童再興則冷冰冰地道：「我去！殺！」全身透出陰森殺氣，就連身旁的「大屠夫」蕭長白也感受的到。

蕭長白似乎很享受「黑殺魔神」透出的森森殺氣，舒服地道：「我大別山尙有要事處理，我雖想助僕固兄一臂之力，但是我那頭的事也屬緊急。」

哥舒橋問道：「蕭兄那有何要事？」

僕固彥溫道：「這便是蕭兄來我太行山作客的原因了，因爲霍山『風虎岩』附近有一股義軍勢力，是由『金翼虎』滕若黯領導，近來與蕭兄在大別山的弟兄時有衝突，說不定終究難免一戰。蕭兄來此便是要向我借五百弟兄，幫助大別山弟兄應付滕若黯。」

哥舒橋道：「『金翼虎』的稱號我也曾聽說過，據說此人老成精明，武藝高強，是個難纏的人物，無怪蕭兄要謹愼戒懼了。」

蕭長白道：「論起武功，我倒也不懼滕若黯，只是『風虎岩』那股義軍勢力達千人，我的手下僅有六百多人，相較之下吃了人數上的虧。這次承僕固兄的情，慨允借我五百弟兄，此德就等到以後有機會再回報僕固兄了。」

哥舒橋道：「有我和僕固大哥、童兄三人，諒那赫連奪日也敵不過，朱華容一個雌兒，能有什麼驚天武功。不需要蕭兄出馬，說不定單是我『噬血豹』，就可以噬噬赫連奪日的血了，若非要生擒朱華容那雌兒，我倒是想嚐嚐她血的滋味，漂亮的女人，血應該也會特別甜美吧！」這幾人心狠手辣，餓起來連人肉都吃，自是不在乎哥舒橋那噬血的癖好。

就在荊門大戰結束隔日，隸沖天才由昏迷中醒來，在昏迷期間中，周先池、袁滄舟以及唐州刺使章全望等人，都曾來探視過。而柳芯雙亦曾來過幾次，擔心隸沖天是否受到重大創傷，還是襄陽名醫說了隸沖天僅是體內透支，外傷並不嚴重，柳芯雙才安心離開。

隸沖天沈重的眼皮緩緩睜開，入眼的是一位手臂包著白布傷藥，身著寶藍長衫的英俊中年男子。見到這個人，隸沖天懷疑自己是否仍在作夢，這人的出現讓他又驚又喜。

隸沖天驚喜道：「三師兄！竟然會是你！我們戰勝了嗎？」此人便是淮水派第三弟子李焰心，在荊門一戰後，李焰心得知隸沖天亦在此地，便立刻趕來。

隸沖天殺師奪寶之事早已傳到秦遠流等三人的耳中，二弟子劉仁恭在獲得師門大變的消息後，曾經回天心谷尋找線索，只見長明洞潛石被放下，卻不見隸沖天與盛華的人影，李焰心即是來向隸沖天問罪。尚喜袁滄舟、周先池、柳芯雙與章全望等人皆爲隸沖天說盡好話，認爲此事頗有蹊蹺，不應隨便論斷隸沖天的罪行，在聽過眾人對四師弟的看法後，李焰心才決定，等隸沖天轉醒，再好好地問個清楚。

李焰心聽到隸沖天叫他，也不見李焰心露出久別重逢的笑容，僅冷冷道：「嗯，我們大敗黃巢五十萬大軍，一時間黃巢已無力回攻，汾寧節度使李軼、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均派兵來此駐防，襄陽危機已過。」

李焰心凝視隸沖天，又說道：「沖天，神策軍說你殺師奪寶，做過的事情就要敢

承認，你說，就是有無此事。」越說到後來，李焰心語氣越是嚴峻。

隸沖天沒料到李焰心劈口便詢問此事，呆了一呆，望向坐在房內桌旁還有袁滄舟。

袁滄舟看隸沖天望向自己，便道：「這件事情牽涉到貴派師門隱私，我暫且迴避一下。」說著便起身，往外頭走去。

隸沖天將身子坐起床鋪，急忙道：「袁堂主，這件事極爲重要，並非僅是我派裡之事，更關係到家國安危，是否也能請你留下？」隸沖天這些日子以來，已瞭解袁滄舟乃眞正俠義道中人，此次荊門大捷，袁滄舟居功厥偉，因此隸沖天不想隱瞞他。

袁滄舟聞言停下身子，轉過頭來道：「難道，此事跟黃巢有關係嗎？」只見隸沖天點了頭，於是袁滄舟將椅子搬到床邊，坐了下來。

李焰心仍是懷疑這是否爲隸沖天的脫罪之計，問道：「好，不管如何，你說便是。」

隸沖天見師兄如此冷淡，嘆道：「唉！畢竟我與師兄也曾相處過數年，師兄應知道我的爲人，我又怎能做出如此叛逆之事？」

李焰心聽到此語，回想起當年師父帶著這個師弟上山的情景，三年的相處時光中，李焰心明白，的確師弟不太可能做出此事，李焰心這一想，隨之表情也放緩了許多。

隸沖天見到李焰心神情放緩，便開始敘述由神策軍進入天心谷，一直到荊門大戰之前，自己所經歷過的事情。

只聽得李焰心神情大變道：「如若你所說屬實，那你已鑄成大錯了！」

隸沖天見到李焰心的表情，嚇了一跳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李焰心跺腳道：「你說你把密函交給那朱華容，唉！你可知她是誰？她是黃巢手下大將朱溫的妹妹啊！尚讓口中的朱將軍，不是大唐將軍，是朱溫啊！這下就算你所說屬實，也揭不破田令孜賣國之密了！」

袁滄舟道：「我相信隸少兄所言皆實，如今我才知道原來劉常棄的秘密，是隸少兄發現的。說起來隸少兄才是這次大勝的關鍵人物，一個弒師奪寶之人，沒道理與黃巢拼命啊！」李焰心聞言也頗覺有理，當下點了點頭。

隸沖天突感一片茫然，喃喃說道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朱華容怎會是賊寇朱溫的

妹妹呢？那沒道理啊！」

隸沖天心中想起朱華容當時曾說「你，眞的信任我嗎？」想來朱華容當時說出此語，裡頭有極深的含意，只怪當時自己不注意。又尋思道：「不過，她後來說我一定要回去拿，她說不會交給她哥哥的。」隸沖天雖然如此安慰自己，卻也不敢確定朱華容是否眞會交出密函。

李焰心問道：「沖天，你怎麼了，什麼沒道理？」

隸沖天回過神來道：「我早在半年多前，便認識朱華容了。」接著隸沖天將當時朱華容誅殺王仙芝餘黨，攔截聯絡信件一事說出。

袁滄舟道：「如果她眞的是『白衣孤燕』的話，那這件事情便眞是奇怪了！」

袁滄舟續道：「我也曾聽聞『白衣孤燕』此人，據說她出現時總是白衣蒙面，曾經懲治過貪官惡富，也曾跟一些賊人作對。但是『白衣孤燕』出現的次數不多，如果朱華容是『白衣孤燕』，那她爲何與王仙芝餘黨爲敵？」

李焰心道：「如今最重要的事情，便是先找到朱華容，自然可以水落石出。不管如何，田令孜通敵的密函一定要取回才行。不過，這件事還需要沖天幫忙，我還得必須返回遠流師兄處，協助高駢將軍濟助閩廣一帶的難民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密函在我手中失去，自然由我負責尋回才是！」

袁滄舟道：「我赤津堂欠隸少兄幾份情，就由我陪隸少兄去尋那通敵密函好了！」

隸沖天急忙道：「袁先生事務繁重，怎能讓袁先生陪我到處奔波呢？」

袁滄舟笑道：「隸少兄如果不介意，我就叫你一聲沖天好了，其實赤津堂一般業務由副堂主柏超負責也就足夠了。這件事情關係重大，你一人勢單力孤，多我一個，多少對你也有些幫助，何況我赤津堂生意遍佈全國，要探聽消息或是休息，有我在身邊，都將順利許多。」

隸沖天抱拳道：「如此我就不客氣，麻煩袁大哥了。」

李焰心道：「袁兄，那沖天就麻煩你照顧了！」說完又轉過頭來，向隸沖天說道：「等我回去後，我會跟遠流師兄與仁恭師兄說明眞相，你說盛華他還留在長明洞內，爲張前輩護法，或許我們會前去尋找盛華，由張前輩處更清楚地瞭解整件事情。」

隸沖天點頭道：「如此也好，我這就把如何出入長明洞的方法，告訴師兄。」

李焰心瞭解長明洞出入之法後，說道：「你就先在襄陽休息幾天，等體力與傷勢完全恢復，再啓程去尋那朱華容吧！我軍務繁忙，今天便要離去。」說罷便與袁滄舟、隸沖天兩人告辭，帶著千餘名的殘存騎兵，回轉閩廣去了。

袁滄舟也道：「沖天，你體力尚未恢復，說這許多話也累了，我也不再打擾。我先去查查朱華容主僕的去向，等你大好後，我們再出發吧！」跟著也步出門外。

等隸沖天再次轉醒，已是天黑時分，這次醒來後，聞到的竟是一陣雞湯香味。隸沖天舒展一下筋骨，覺得體力雖然尚未完全恢復，但是已無大礙，便下床察看，究竟這雞湯香味是何處傳來？

隸沖天已多時未進飲食，早感餓的發慌。隸沖天一瞧發現，雞湯竟然端端正正地放在房間桌上，心道：「難不成是有人事先準備，要讓我醒來便喝？」正尋思之際，突然房門一開，卻是柳芯雙走了進來。

柳芯雙笑道：「下午聽袁堂主說，你已經醒來。當我來探望你時，卻又發現你已睡去，我心想等你醒來，一定餓了，所以先準備了香菇雞湯，讓你醒來好吃。」隸沖天深深感激道：「難爲柳姑娘這麼細心，老早便知我肚子會抗議。」聽的讓柳芯雙噗嗤一笑。

兩人交談之時，聽到門外響起聲音，柳芯雙道：「外頭的小鬼，想進來就進來吧！幹嘛鬼鬼祟祟的！」於是又有兩人應聲入門，原來是鳳翔派的張清齡與耿玉襄，張清齡手臂還包有傷藥。

張清齡道：「隸大哥，我倆來看看你好了沒？順便我也要謝謝你的救命之恩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謝謝妳們的關心，我沒什麼要緊的，只是脫了力氣而已。至於救你一事，那是本分，倒也不必這樣謝我。」

耿玉襄對著張清齡道：「妳瞧，隸大哥這等英雄，怎麼會是殺師奪寶的惡徒！」

張清齡皺著鼻子說：「我可沒說他是啊！打從在赤津堂見面，我就認爲她是好人。」

耿玉襄用指頭刮刮臉面道：「不害羞，那時候第一個相信隸大哥的不是妳，是咱們師姐啦！師姐，妳說是吧！」

柳芯雙頗感不好意思，向隸沖天道：「隸大哥，我兩個師妹年輕不懂事，來此還這麼聒噪，讓你見笑了。」

隸沖天笑道：「怎麼會，耿、張兩位姑娘天眞活潑，我喜歡都來不及了，怎會見笑呢？」

耿玉襄道：「對啊！師姐，人家隸大哥說得很清楚了，他才不會笑我呢！」接著向隸沖天道：「隸大哥，別姑娘姑娘的叫，叫我玉襄、叫她清齡就好。」

張清齡突然道：「隸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在你昏睡時，我師姐可是進來探望過許多次，這雞湯還是她自己親自下廚熬的呢！」

柳芯雙感到自己心事被人揭破，滿臉通紅地向張清齡道：「這還不是爲了報答隸大哥對你的救命之恩，若不是他及時來援，說不定妳們這幾個，現在也不會站在這大聲說話了！熬個雞湯又算什麼！」張清齡與耿玉襄兩人心知師姐口是心非，也不再逗她，免得讓師姐難堪，說不定回去就沒好日子過了。

隸沖天突然問道：「妳們可知道，這次參戰的群豪，如今狀況如何？」

柳芯雙說道：「唉，雖然大勝，大夥也損失不輕，苟無懼戰死，洹水派隨行弟子也戰死十之五六；昆陵派是情況最好的，死傷最少，周老爺子已經帶著派中弟子，回歸昆陵去了。」

耿玉襄接著道：「我們鳳翔派也戰死了七名師姐妹，而天雄門洪自棠也斷了一臂，威光門的江獨辛則是失了一目。損失較多的是赤津堂部屬，隨行的兩百人，最後僅剩七十餘人而已。」

張清齡道：「我們不久之後，就要回轉師門，秉告師尊襄陽戰況消息，恐怕不能留在此處太久。」

隸沖天聞言也道：「看來戰後眾人皆有事在身，等我回復之後，我也要與袁堂主上路了。」

柳芯雙問道：「隸大哥，你們也有要事？是不是上次你在赤津堂大廳所說，要爲朋友代辦之事？」

隸沖天點頭道：「便是此事。」

柳芯雙急於知道隸沖天未來的去向，問道：「隸大哥，那未來若要找你，要上哪去找？」

隸沖天沈吟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也沒有一個固定之所，只是未來我一定會往京師長安一趟。如今與眾人誤會已經消除，等我辦完事情，我會去找尋我大師兄，我師父有遺命交代，要我大師兄接任淮水派掌門。」

耿玉襄忽道：「隸大哥，你要上京師辦的事情很重要嗎？我們可不可以知道？」

隸沖天抱歉地道：「說起來大家已不是外人，自然不該隱瞞。只是，這件事牽涉甚廣，在完成前，能少一人知道，就越能有一份安全。」

耿玉襄忙搖手道：「沒關係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幫的上你罷了。」

隸沖天續道：「謝謝你，玉襄。不過，如今在上京師前，我還要先尋回一樣東西。」說著隸沖天心裡，浮起了朱華容的容顏。

殊不知如今朱華容也正念著隸沖天，下午赫連奪日教完藍煙解穴法後，就等找個機會放出烈日火了。朱華容一個人坐在臥室裡，雙手托著下巴，心道：「不曉得什麼時候能見到隸沖天？他現在怎麼了？希望襄陽大戰他別要受傷才好。這次與烈日火逃離赫連奪日後，不知道是否再有機會遇到隸沖天？唉……」

朱華容東想西想，出神之際，突然間藍煙由門外急忙衝入，朱華容皺眉道：「什麼事？匆匆忙忙的。」

藍煙喘著氣道：「小姐，大門外來了幾人，說是要來找妳，另外要帶走烈日火的！」

朱華容驚道：「妳知道是誰嗎？」

藍煙道：「我沒仔細看，不過，好像有那天被我們教訓的太行雙狼，如今赫連先生已經出去應付了。」

朱華容心道：「糟糕，看來我不會武功的謊言，就要被拆穿。此時再不帶走烈日火，待會就走不了了！」隨即起身，對著藍煙道：「妳先去隨意收拾行裝，一炷香後在後門見，要快些！」藍煙應了一聲，隨即跑了出去。

赫連奪日得到土豪涂瀆傳來的消息，暗中皺眉道：「來的這些人不知是何來歷？怎麼會知道烈日火落在我手中？他們是否也知道『丹心挑劍圖』的秘密了？」於是隨著下人，前往門口見見來人。赫連奪日道門口時，自己的下屬也都集在門口，似乎正與來人僵持。

僕固彥溫見赫連奪日出來，喝退太行雙狼，隨即道：「赫連兄，我是太行山六河寨的僕固彥溫。」跟著指著隨行之人道：「我身旁的是頂頂大名的『黑殺魔神』童再興童兄，以及『噬血豹』哥舒橋哥舒兄，還有我兩個下屬『太行雙狼』。」

赫連奪日聽到來人竟然是僕固彥溫，心中也著實吃了一驚，尋思道：「這僕固彥溫聽說與尚讓走的頗近，不知這次是否爲尚讓指使而來？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幾位大名，我赫連奪日聞名已久，沒想到今日有幸相會。」

哥舒橋嘿嘿道：「只怕今天相會，以後咱們便再也不會相會了。」

赫連奪日轉頭對僕固彥溫道：「僕固兄，不知道這位老兄是什麼意思？你們今日是專門來向我挑釁的嗎？」

僕固彥溫笑了笑道：「那得看赫連兄是否能滿足我們的要求了！我個人也不希望鬧出不愉快的場面。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究竟僕固兄來此用意爲何？說出來也好讓我斟酌斟酌。」

僕固彥溫道：「說起來只是小事，尚先生得到線報說，赫連兄你擒獲秦叔寶後人烈日火，他擔心時間一久，會出了岔子。因此請我們幾位高手先護送烈日火回去，等赫連先生見到黃大將軍後，自有重賞。我相信赫連先生也不願負那失職之險，將烈日火交給我們，不但卸去責任，功勞也一絲未減，你說是吧！赫連兄。」

赫連奪日暗道：「果然是尚讓指使，看來他對朱大爺也有戒心，這如何是好？不知道小姐是否會趁這個機會偷偷放走烈日火？若是如此最好，他們就得空手而歸了。」當下打定主意，先跟僕固彥溫幾人耗時間，讓朱華容有充分時間「救走」烈日火，等僕固彥溫等人回去後，再跟著朱華容留下的線索，去奪烈日火的「丹心挑劍圖」。

赫連奪日道：「這個我也同意，烈日火已經被我所制，如今囚在後頭房間裡。不過，除了這件事外，我剛剛聽下人說，你們來此似乎還有他事？」

哥舒橋桀桀笑道：「把那雌兒朱華容交出來，我們也要帶她回去！」說著血紅舌頭又舔了舔唇邊。

赫連奪日喝道：「哥舒橋，你放尊重點，我家小姐可是朱溫將軍之妹，你們憑什麼要她跟著你這個半人不鬼的傢伙！」

僕固彥溫溫吞吞地道：「赫連兄先別生氣，哥舒兄不會說話，得罪了你，我先向

你賠罪！其實，尚先生上次得知朱小姐到江湖歷練，於是想請朱小姐到他那兒作客，我派了太行雙狼前去迎接，沒想到朱小姐非但拒絕我們相邀的雅意，竟讓我這兩個屬下灰頭土臉的回來。」

赫連奪日哼道：「那大概是你們邀請的方式太粗魯了，我家小姐是何許人，怎能跟著兩個混小子就走？」

隨行的太行雙狼聽見此語，「青獠狼」怒道：「沒錯，她是武功高強，我倆請不動。不過，這次僕固寨主親自邀請，這份量自是不同。」赫連奪日一時間卻被「青獠狼」這番話搞的一頭霧水。

赫連奪日喝道：「什麼武功高強，我家小姐不會武功，你們連她侍女藍煙也打不過，還敢造謠生事！」

僕固彥溫道：「不管朱小姐會不會武功，我今日都想見見。尚先生一番誠意邀請，朱小姐不答應似乎也說不過去。」赫連奪日祇被僕固彥溫等人氣的說不出話來。

好不容易赫連奪日按耐下心頭怒火，他心知此刻不宜主動翻臉，以免讓僕固彥溫以及尚讓，意識到朱溫獨吞寶藏的私心。

赫連奪日算算時間，知道朱華容大概已經逃跑，便從容不迫，笑道：「好吧，如果僕固兄如此殷切，想請我家小姐去作客，那也可以。但是，我家小姐的安危，這責任就落在僕固兄的身上了。」

僕固彥溫道：「這沒問題，尚先生定會以大禮相待朱小姐，讓朱小姐賓至如歸。如今赫連兄可以帶我們去見見朱小姐，以及烈日火那小子嗎？」

赫連奪日道：「僕固兄，你們遠來是客，我竟沒能先請你們進屋奉茶，眞是失禮。要不，我們先到廳中聊聊，待會再進去請朱小姐好了。」

哥舒橋與童再興兩人不覺得怎麼，但是僕固彥溫不愧是老狐狸，當下警覺到赫連奪日似乎想拖延時間，僕固彥溫笑道：「我們還是先見到人，喝茶有的是時間，赫連兄別這麼客氣了。」赫連奪日見緩兵不成，只好慢吞吞地帶著眾人，來到囚禁烈日火的房間，房門一開，赫連奪日心中呼了一口長氣。

隨後進來的僕固彥溫等人，也發現這竟是空屋。赫連奪日趕緊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烈日火呢？」當下又急急忙忙帶著眾人來到朱華容房前。

赫連奪日嚷嚷道：「小姐，小姐在嗎？」幾聲後也不見回答。僕固彥溫急的將房

門一踹，定睛一看，也絲毫不見朱華容蹤影。

僕固彥溫一揮手，「噬血豹」哥舒橋、「黑殺魔神」童再興，以及太行雙狼，即刻將赫連奪日與其下屬圍了起來。

赫連奪日冷冷道：「僕固彥溫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們說起來也是同道，你們這種行爲也是尚先生的意思嗎？」

哥舒橋怒道：「赫連奪日，果然你暗中使了手腳。說！烈日火與朱華容那裡去了。」

赫連奪日喝道：「這句話應該是我問才對，方才我出去之前，他倆都還在，怎麼現在失蹤了？說！僕固彥溫，是不是你們派人偷潛入屋，擄走了烈日火與朱小姐，目的在搶掠我的功勞！」

僕固彥溫怒道：「赫連奪日，你別含血噴人，反咬我們一口。若是我們帶走他們，還在這跟你耗什麼？」

赫連奪日抬頭望天，雙手背負於後，冷冷地道：「我怎麼知道你們是何用意？說不定你們根本不是尚先生派來，假借尚先生的名義，想殺我滅口，自己獨吞烈日火的寶藏！更用來破壞朱將軍與黃大將軍的感情！」

哥舒橋抽出自己成名的「厲豹爪」，緩緩套在手上，彷彿一頭等待捕獲獵物的黑豹，豹眼瞪著赫連奪日道：「赫連奪日，你太看不起我們了，今天不讓你得些教訓，你眞以爲自己是天皇老子！」情勢緊張，惡戰一觸即發。

第七四 奪日天魔

「噬血豹」哥舒橋天性好殺，嗜血殘忍，有這機會可讓他出手，哥舒橋當然不願錯過。僕固彥溫見狀也不阻止，暗道：「雖然在這時刻還不宜與朱溫直接對立，不能當場擊殺赫連奪日。但是讓哥舒橋先給他下個馬威，也好讓赫連奪日瞭解，要與我們敵對，是一件不智之事。」

赫連奪日久聞「噬血豹」在中原黑道上的名頭，雖然赫連奪日不見得弱了對方，但也小心翼翼。赫連奪日潛運功力，狀似輕鬆，其實全神貫注於哥舒橋的身上。

突然間赫連奪日身旁有一部屬，大喝道：「對付你，還不需要赫連先生出手，我『硃砂掌』巫鯙就可以料理你了！」說著運起賴以成名的硃砂掌，手掌瞬間通紅，呼呼數掌便向哥舒橋擊去。

哥舒橋身形有如豹般敏捷，躲過拍來的幾掌，獰笑道：「也好，大菜未上之前，來點開胃小菜也不錯！」說完全身有如黑豹身軀緊縮，撲地後立刻竄起，吼了一聲竄向巫鯙。

巫鯙哪裡見過這種奇異身法，慌忙移了個身，希望暫避鋒芒。哥舒橋能在黑道久享大名，自然不是簡單人物，哪能容得巫鯙這般簡單逃過，在空中未曾落地，直接撲

向對面樹幹，隨即藉樹幹一蹬，反身一招「惡豹狂撲」，厲豹爪似乎可撕裂萬物地，瞬間抓了三爪，共含九變。

巫鯙奮力避開兩爪六變，可說是不錯的了，只是最後一爪再也避不了。爪落，血如泉迸出，但見哥舒橋雙眼發光，嘿嘿連笑，大口一張，竟迎著血泉吸去。巫鯙痛楚下不忘逃離，腳下方動，哥舒橋已然雙爪緊緊扣住巫鯙雙臂，巫鯙頓時無力掙脫。巫鯙心神俱喪，只感到哥舒橋舌頭舔了舔自己的脖子，隨之一痛，就再也不醒人事。

赫連奪日其他部下，眼睜睜見到「噬血豹」哥舒橋硬是咬著巫鯙脖子，悉簌有聲。只見巫鯙全身不斷想掙扎而出，不一會巫鯙鮮血流盡，軟倒在地，眾人全都驚懼恐慌不已。

哥舒橋最喜歡看他的獵物在死前掙扎的樣子，越苦痛、掙扎得越凶，哥舒橋就會越滿足。

赫連奪日心裡厭惡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哥舒橋，你在我面前殘殺我部屬，未免欺人！」

僕固彥溫等人見到赫連奪日在說話時，雙掌逐漸轉呈金色，以「黑殺魔神」這麼

冰冷且少話之人，也不免色變，驚叫：「是『奪日金掌刀』！」

僕固彥溫喝道：「原來你是吐谷渾『奪日天魔』赫連葬心的後人！」

赫連奪日冷冷道：「這是你們自找與我為敵的。」

僕固彥溫淡淡地道：「『奪日金掌刀』固然厲害，但是從你掌上顏色瞧來，你也只有七成功力，不一定便敵得過我們。」

原來數十年前，「奪日天魔」由西域來中原，以「奪日金掌刀」殺害中原高手，用以證明他無敵於世。後來與當時中原名俠駱天羽，戰至兩敗俱傷，駱天羽幾天後傷重不治，「奪日天魔」也再無消息，沒想到「奪日天魔」的絕技，竟然在此地重現。

「奪日金掌刀」隨功力增加，運功於掌時，會出現深淡不同的金色，練至極處手掌會成深金色，無堅不催，幾如百鍊金鋼，即使是上古神兵，亦難以毀其分毫。

「噬血豹」哥舒橋見到赫連奪日使出「奪日金掌刀」，有如見到渴望已久的獵物，狀極興奮，口中赫赫有聲，兩隻豹眼充滿血絲，明顯可知哥舒橋對於越強勁的對手，越有強烈的興趣。

哥舒橋再也忍耐不住，雙爪往赫連奪日劃出十字，兩式六變，赫連奪日左手斜

揮，在第四變時已然封住哥舒橋接下去的變化，噹地一聲，掌刀與厲爪雙碰，有如鋼鐵交擊之聲。一招過後，隨即漫天裡出現八十六隻金色手掌，平地有如風起，湧向哥舒橋。哥舒橋全身衣服颼颼作響，這隻「噬血豹」行動了，無人可描述哥舒橋厲爪的迅速，哥舒橋的絕技「血爪殘殺」頃刻間與赫連奪日交擊無數次。

「黑殺魔神」童再興捉準赫連奪日回氣的那一刻，吼道：「殺殺殺殺！」成名兵刃「魔神之手」已然施出，黑影密佈在赫連奪日的面前。

赫連奪日要應付「噬血豹」已然不易，更沒想到「黑殺魔神」竟突下殺手，慌忙裡來不及運足功力，「奪日金掌刀」再次擊出。赫連奪日吐血飛退，迅速隱入遠方黑暗之中。

僕固彥溫運勁，將聲音遠遠傳送出去道：「赫連兄，我們不送了，下次有機會再輪我向你請教！」

這時哥舒橋方緩過氣來，舌頭舔拭嘴角因受傷而流出的鮮血，啞聲道：「赫連奪日的『奪日金掌刀』果然厲害！若非童兄暗中給他來上一下，我可能便要栽在此地了！」

僕固彥溫向著赫連奪日其他部屬道：「這次我們與赫連兄有所爭執，實是意氣之爭，還煩請諸位對朱將軍解釋一番。」在場赫連奪日的手下，早已被哥舒橋的殘忍嚇怕，一聽還能活命，可以回去「解釋」，那有不願意的，個個頭點的如同搗蒜，只求這些煞星早點離去。

此時的朱華容與烈日火，早已在數里之遠。

當赫連奪日出去應付僕固彥溫等人時，朱華容已來到囚禁烈日火的房間，反手掩上房門。

朱華容急道：「烈日火，我來救你離去，現在赫連奪日分神去對付強敵，正是大好時機。」

烈日火怒道：「誰要妳救！我可不相信妳，硬的奪寶不成，現在要用套的嗎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我有辦法讓你相信我，不管如何，此處不可久留，聽說來人便是針對我倆而來，現在若是再不走，等會就難以離開了。」說完也不等烈日火抗聲，雙手

五指狀若蓮花，片刻間輕舒慢攏，連點烈日火七處大穴。烈日火感到體內連續數震，身上被制穴道一時俱解，體內眞氣迅速回復，不由得感覺舒暢之極。

烈日火突然感到迷惑，因爲這攏指狀似蓮花的震穴法，非常像一位在江湖備受尊崇的高人。更重要的是這種震穴法，解穴不同其他解穴法，不會讓人感到穴道初解時的麻木無力，烈日火幾乎可以肯定，朱華容用的便是這種奇妙的震穴法。頓時他懷疑朱華容的身份，照理說，那位高人不應該會傳藝給這種賊寇的啊！

想著想著烈日火便也沒那麼敵視朱華容了。

朱華容道：「快，我們由後門溜出去。」

烈日火見朱華容走在自己身前，全身上下似乎毫無防備，自己此時只要突施殺手，必定可以擊斃這個女賊。然而烈日火卻又下不了手，一來自己磊落光明，暗中突襲非好漢所爲，二來若眞如朱華容所說，這其間另有隱情，且她眞和那位高人有關係的話，殺了她就糟糕了。朱華容倒是沒想到，在烈日火心念幾轉的時間中，她已經渡過生死大劫。

兩人到了後門，不久藍煙也打理好包裹，三人趁天黑色暗，不辨路徑立刻起行。

朱華容主僕兩人一句話也不說，急急趕路，烈日火數次想離開朱華容，但是又好奇朱華容究竟是何方人馬，於是又忍下離去的想法，默默跟著兩人奔行。奔馳許久之後，三人來到伏牛山腳下，在黑暗中望向伏牛山，有如巨大黝黑水牛橫臥於大地上，起伏的牛背看起來更顯壯闊。

至此朱華容方行下腳步，指著遠方伏牛山黑影道：「只要一進這伏牛山區，山區遼闊，赫連奪日與其他人便難以尋找我們了。」

烈日火道：「我不知道妳救我的用意爲何，但是我絲毫不領妳的情，這點妳要記住。」

藍煙在一旁怒道：「你這人也很奇怪，人家花盡心思救你出來，你還一副冷漠樣！」

朱華容偏過頭去，低聲道：「唉！畢竟我是賊寇的妹妹，怎麼也不值得信任。藍煙，這不能怪烈日火。當時我騙赫連奪日的藉口，也是說要救烈日火出來，然後暗中跟蹤烈日火，以取得『丹心挑劍圖』的秘密。」烈日火聽到朱華容主動暴露相救自己的用意，更加不解道：「妳究竟爲何救我？還有，妳那『氣震百穴』的功夫，是誰教

妳的？」

朱華容嫣然一笑道：「原來你也認得我『氣震百穴』的手法！這是我師父教的，她老人家便是『無想師太』。」

烈日火奇道：「她老人家怎麼會將絕藝傳授給妳這賊女？」

藍煙聽不過去，喝道：「什麼賊女賊女的？難聽死了！我家小姐雖然是朱大爺的妹子，卻不跟他們一道。」

烈日火一時之間，丈二摸不著頭腦道：「妳明明跟赫連奪日一道走，怎麼不是跟他們一道呢？」

朱華容嘆道：「我不滿我大哥的作法，所以才決定救你出來。至於我師父授藝一事，包括我大哥都不知道，不過，由現在起就難說了。」

烈日火怎知內情如此複雜，靜靜聽完朱華容的解釋，征征不發一語。

朱華容道：「待會我們便各分東西，我尚有一事想請你幫忙。」

烈日火道：「妳說說看，若是我能辦到，就算是還妳今日之德吧！」

朱華容道：「你有沒有聽過隸沖天的名字？」

烈日火怒道：「怎麼沒有！他的惡行早已傳遍大江南北，正道中人，無不想誅他爲快！」

朱華容道：「這件事是大家誤會他了，你可知他殺師奪寶的消息，最早是何人放出的風聲？」烈日火道：「那是宮中神策軍所言，難道有錯嗎？」

朱華容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看看這個。」當下取出田令孜的通敵密函。

烈日火看完密函內容，臉色大變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田令孜怎會通敵？」

朱華容道：「這便是神策軍誣陷隸沖天的原因了。這封密函原本是由隸沖天在偶然機會中得到的，只是他後來因爲要去協助襄陽城，抵抗黃巢大軍的入侵，所以暫放在我這。」

烈日火奇道：「隸沖天怎會信任妳呢？」

朱華容嘆道：「當時他並不知道我是朱溫之妹，又因我曾經誅殺過王仙芝餘黨，所以他才放心地交給我保管。」

朱華容望向烈日火，續道：「這便是我請你幫忙之事了，若是你將來碰到隸沖天，幫我解釋當時欺騙他的原因，我實在不想騙他，唉！另外，請他來找我，取回密

函。」

烈日火問道：「那要他去何處尋朱姑娘呢？」

朱華容想了一會道：「這樣好了，我會先到霍山『風虎岩』『金翼虎』滕若鯨滕老英雄那裡，早年我義父與滕老英雄頗有聯絡，我跟滕老英雄的女兒滕浣琴也曾是密友，他們若知道我的現狀，應該會收留我吧！」

烈日火點頭道：「好，若是我能遇到隸沖天，必定替你轉達。姑娘是否還有其他要事交代？」

朱華容搖頭道：「便是這些了，你一人行走，可要多加小心，如今多方面的人都對你虎視眈眈。」

烈日火點頭道：「謝朱姑娘關心，我這就走了！」當下烈日火向朱華容一揖，轉身往伏牛山區而去。

朱華容見了烈日火離去的背影，說道：「藍煙，我們也走了吧！」主僕兩人隨即向東南方的霍山行去。

隸沖天在襄陽休息了兩天，鳳翔派諸女在探望隸沖天隔日，便啓程返回師門。袁滄舟利用這兩天，發出訊鴿往來，指示唐州赤津總堂，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找出朱華容的去向。袁滄舟得到的消息是，朱華容離開唐州後，往北方行去。隸沖天一聽到有了朱華容的消息，立即與袁滄舟各選了一匹良馬，兼程趕往鄧州，希望能在途中趕上朱華容。

兩人快馬奔馳了三天，已經離開襄州的地面，並繞過唐州城往北而行，再不久兩人便到了當初朱華容休息的賒旗鎮。隸沖天兩人在賒旗鎮內，向鎮民打聽朱華容，卻毫無消息。隸沖天兩人並不知道，朱華容當時卻是住在鎮外土豪涂瀆的莊子裡，因此鎮民根本毫無印象。

袁滄舟道：「朱姑娘可能沒有經過賒旗鎮，否則以她主僕兩人的秀麗模樣，必定有人有印象才是。」

隸沖天心亂道：「袁大哥，你說他主僕倆，有可能去什麼地方呢？」

袁滄舟沈吟許久，說道：「有兩種可能，第一種是朱姑娘認爲你將會前往長安，

所以她先至長安等你了；第二種就不妙了……」

隸沖天道：「難道袁大哥的意思是，她們遇到尚讓派去的高手，將她們擒回了？」

袁滄舟沈重地點點頭道：「我便是如此擔心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那如今袁大哥認爲我們應該往何處去尋呢？」隸沖天此刻心亂不已，加上袁滄舟比自己更有經驗，因此隸沖天只好請教袁滄舟。

袁滄舟道：「若是她們平安前往長安，那我們晚去並無問題……」

隸沖天本來也是聰明過人，聽到袁滄舟所說，便說道：「袁大哥的意思是，我們先考慮朱姑娘被尚讓派人抓去，然後再考慮朱姑娘是否前往長安了？」

袁滄舟點頭道：「便是如此！沖天，你說上次是哪批賊人被朱姑娘擊退的？」

隸沖天說道：「我記得他們自稱『太行雙狼』，說是自太行山六河溝來的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如此，我們便先前往太行山，探探六河溝的虛實，瞧瞧朱姑娘是否眞的被她們所擒。沖天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隸沖天點頭說道：「就先如此決定了。」袁滄舟又道：「我們可先往鄜城，待我在鄜城赤津分堂放出信鴿，通知全國赤津分堂，共同留意朱姑娘的下落，如果我們發現追錯了路，可以及時回轉。」

當時除了赤津堂在全國設有分堂外，只有鹽幫、茶幫才有此龐大勢力，其中鹽幫則是親近黃巢的幫派，原因在於黃巢早年便是賣私鹽出身，不過爲了不惹眼起見，鹽幫是暗助黃巢，表面上是官兵、賊軍皆不幫。

隸沖天至此時才眞正感受到，有袁滄舟在側，所得到的助益竟是如此龐大的幫會勢力。當下兩人便決定前往鄜城，再往太行山前進。此時他們並不知道，已經與朱華容兩人背道而馳，隸沖天兩人向北，朱華容兩人已轉向南方。

兩人行至葉縣附近的一個小村鎮，隸沖天發現這個村鎮殘破不堪，還有些屋子被火焚燒的痕跡猶存，似乎才遭到盜賊的襲擊不久，如今村落裡多是小孩與老人，少見到力壯的男女。

隸沖天不時聽到屋子中，傳出孩子悽厲的哭聲，轉過頭向袁滄舟道：「袁大哥，此處似乎剛被盜賊襲擊過？到處皆是孩兒哭聲，聽的令人心酸！」

袁滄舟表情凝重道：「唉！亂世之中，百姓是遭害最深的一群。」

隸沖天見到小街道旁蹲坐一個老人，緊緊摟著一個年稚的男孩，似乎害怕連這個

僅有的孩子，都被別人搶走。隸沖天落下馬，向那位身著襤褸老人的老人走去，但見那老人將孩子抱的更緊，雙眼對隸沖天流露出強烈敵意與恐懼。隸沖天只感一陣淒測，嘆道：「唉！老伯，你放心，我們不是壞人！只是想請教你幾件事。」

那位老人根本不答隸沖天的問話，只是緊緊地盯著這兩個陌生人瞧，眼神又驚又懼又怒。隸沖天見狀，想起自己小時候，父母遭到屠殺的景況，心裡哀傷不已，接著由懷裡掏出一錠銀子，伸向那老人，誠懇地道：「老伯伯，我知道你們都很苦，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沒了，所以你對我們如此懼怕。這是我對你和這個孩子的一點心意，就算你不願意收，也得念著這孩子年幼，就當用來撫養他長大的錢吧！」

那老人聽了隸沖天那誠懇溫暖的話語，雙眼注視著隸沖天眼神，慢慢的，似乎由隸沖天眼光中見到關懷，見到久未接觸的溫暖。於是那老人的眼神也逐漸轉變了，由憤怒轉爲濕潤，乾枯已久的淚水，又再度滑下。這次不是因爲悲傷難受，而是感激，緊抱著孩子的雙手也緩緩鬆開，一隻手顫抖地緩緩接過銀子，單是這錠銀子，以足夠他祖孫過好幾年的日子。隸沖天手上的銀子，是離開襄陽時，刺使章全望塞給隸沖天的部份旅費。

那老人用乾瘦雙手，撫摸了一會銀子，見附近無人留意，便趕緊藏入懷裡，他實在是嚇怕了，這時只要讓其他人知道他有這錠銀子，瘋狂地打鬥至死，只爲了爭奪這錠銀子，並不是不可能的事。那老人再度抬頭望向隸沖天，雙眼淚水已不可遏抑地流了下來，哽咽地道：「謝……謝謝你。」那年幼的男孩似乎也知道隸沖天對他們好，掙開老人的手臂，將小手緊握隸沖天，孩子清亮的眼睛充滿孺慕。

隸沖天見狀，將那男孩抱在懷裡，一點也不嫌骯髒不潔，袁滄舟在旁看完這一幕，雙眼也濕潤了，他深深感受到，原來亂世之所以爲亂世，皆是世人自顧其身，人性中的善，人的慈悲，在自私的情況下而消失無蹤。

袁滄舟突然大悟，心道：「我赤津堂齊聚無數珠寶，累積無數財富，我赤津堂人個個強壯勇武。爲何這些老弱我不去照顧呢？保衛國家固然重要，但是這些亂世的百姓，難道就不重要嗎？」

袁滄舟暗中下了決定，要在以生之年，齊聚赤津堂有志之人，以赤津堂累積的財力，買下一塊廣大沃土，保衛這些老幼貧困，再也不讓他們受到亂世的迫害。

隸沖天對那老人問道：「老伯，這兒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那老人顫聲道：「我們村鎮……我們村鎮，被一群官兵掠奪……這孩子的爹，被強迫拉走，他娘……」說著說著，那老人淚水流落更多，似乎只有不斷地流淚，才能洗滌他的傷口。

隸沖天與袁滄舟本疑爲是盜賊過境，萬萬沒想到會是官兵！

袁滄舟皺眉，咦道：「怎會是官兵？他們不是應該保護你們的嗎？」那老人搖著頭，那細弱的頸子這時看起來，更是讓人同情。

那老人哽咽道：「什麼保護我們？他們來便說，他們爲了我們這些尋常百姓，上戰場與賊軍打仗，還不是爲了保護我們，所以，我們家中如果有值錢的財物，都應該捐出來，家裡如果有壯男，就得要跟他們去打仗。」

那老人緩了緩哽咽，續道：「有女人……就，就應該孝敬他們。這……這群禽獸！不肯答允他們的人，不是被殺，就是屋子被燒。盜賊？那裡有盜賊？官兵就是盜賊啊！反而有些盜賊會接濟我們，他們多數還不是被迫爲盜！」

隸沖天、袁滄舟聽到老人這席話，均感到心中一片茫然，也不知道自己幫助唐朝部隊，是對了，還是錯了？隸沖天兩人只能在心中安慰自己道：「這只是一些不肖的官兵，大唐還是有得救！章全望大人不就是好官嗎？」但是他們兩人此刻都還不能面對一個事實，像章全望這種好官，大唐帝國中能有幾個？

隸沖天與袁滄舟聽完後，一陣默然，突然心中興起逃離此處的心情，心中隱隱然有種罪惡感，好像會造成這樣，自己也要負起部份責任。突然間，遠遠的地方傳來蒼涼的歌聲：

我的家在哪兒？我的爹娘到底在哪兒？
我要我的爹娘，我要我的家；
孩兒孩兒不要哭，如今處處黃煙處處險，
不管未來會如何，我倆永遠不離棄，
要勇敢，要堅強，艱辛奮鬥找爹娘，
手攜手，一起走，爹娘遠處等著我。

隸沖天與袁滄舟極目望去，只見遠處唱著歌的，是一位白髮老道士，身上穿著一襲骯髒的灰白道袍，被風吹的揚起，身後背著暗紫色的葫蘆，腳上穿著破爛的草鞋，

正啪喳啪喳地緩緩遠去。隸沖天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，等回神後才發現，眼眶已然紅腫，也不知是那老道士的蒼涼歌聲影響了自己，還是無意間回想起自己幼年，纏著師父哭著要爹娘的情景。

隸沖天與袁滄舟，再度縱馬奔馳，朔風迎面撲來，兩人似乎有種掙脫出來的舒暢感。

袁滄舟道：「沖天，我看你似乎感觸頗多？」隸沖天一邊縱馬，一邊道出自己父母受難，自己被師父撫養的經過。

隸沖天嘆道：「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悲劇，何時方能有所結束？或許，永遠，永遠都無法結束這樣的悲劇吧！人類可能注定必須在痛苦中掙扎成長吧！」袁滄舟無語，耳邊聽到的是寒風陣陣悲鳴，或許也在悲鳴人世間的滄桑無奈吧！袁滄舟如此想著。

烈日火進入伏牛山區後，尋思道：「爹說的家中那幅傳家圖畫，究竟是不是赫連奪日所說的『丹心挑劍圖』呢？是了，我應該回去老家確定一下。」於是烈日火決定回潞州老家一趟，烈日火老家在潞州邯鄲，就在太行山附近，烈日火還不知道，自己此時往那個方向走，極有可能會遇上，返回太行山的僕固彥溫等一行人呢！

數日後，烈日火即將穿出伏牛山區，突然聽到一座小山頭，傳來陣陣兵器交擊的聲音。烈日火急急奔向山頭，想瞭解究竟發生何事？尚未奔到打鬥處，遠遠地便看到一個中年面貌英俊的男子，正拿著一柄摺扇，與三個年青女子交手，旁邊還倒了五六著年青女子，看來是被那男子點穴制住。

本來烈日火不清楚他們交手的原因，並不急於插手，然而他看到那個中年男子，似乎留有餘力，只是戲弄那三個年青女子。忽而摺扇輕輕碰在她們的臀部，忽而以詭異的身法，在她們的臉上摸了一下，並發出陣陣淫笑，那三位姑娘滿臉通紅，狀甚憤怒，大喝之聲不斷。

烈日火一看，便知道這個中年男子不是善類，當下運勁大喝道：「兀那賊人，竟敢在此處欺負幾位姑娘，還不給我停手。」

烈日火聲音宏亮，運勁發出之下，整個山頭彷彿起了焦雷，那中年男子一聽便知

道來了個高手，當下停身不發。這幾個年青女子，便是從襄陽離開，返回師門途中的鳳翔派諸女，而那三個與中年男子對戰的，便是「鳳翔三女」柳芯雙、耿玉襄以及張清齡。而那個中年男子，便是讓張承範爲之頭疼的「白面狐王」耿惜羽。

耿惜羽嘿嘿笑道：「有個愣小子來逞英雄了，只不知是否有那個能力？」烈日火走近一瞧，便發現耿惜羽雖然面目英俊，但是那雙眸子卻斜而不正，讓人有種陰森之感。

烈日火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幹嘛爲難這幾位姑娘？」

耿惜羽看清楚烈日火後，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一個天大的功勞要落在我的身上了。烈日火，怪只怪你自己自投羅網了！」

爲何耿惜羽一下就認出烈日火？原因在於「烈日火」的稱號，不但是指秦重威性烈如日、如火，更因爲秦重威天生額頭上，有一塊淡紅色火焰狀的疤痕，所以耿惜羽一見到烈日火，立刻便將他認出。

烈日火道：「自投羅網又如何？你究竟是誰？」

耿惜羽笑道：「江湖人送我一個稱號，叫做『白面狐王』，不知你是否曾耳聞過？」

尚在喘氣的「鳳翔三女」一聽到眼前竟是「白面狐王」耿惜羽，不禁抽了口涼氣。江湖早有傳言，耿惜羽性好漁色，多年來有不少女人受到他的污辱，如今自己碰到這個煞星，看來是凶多吉少了。不過，她們也暗覺幸運，至今耿惜羽尚只是調戲她們，並不急著對她們下毒手。聽到來人是烈日火，使鳳翔三女心中也湧起一些希望，因爲江湖傳言，烈日火已盡得昆陵派的絕藝，更能推陳創新，將昆陵派的武學推向新的境界。不過，烈日火畢竟年青，也不知他是否能敵得過功力深厚的耿惜羽，想起這點，又讓三人心中不安。

烈日火奇道：「不是傳言你已經死去？難道消息不眞？」

耿惜羽嘿嘿冷笑道：「我耿惜羽是九命狐狸，這下使你失望了。」

烈日火喝道：「好，那今日就讓你再死一次，我就不相信你這隻淫狐，能再復活一次！」說著便是右拳呼地轟出。

耿惜羽聽到烈日火帶起的拳風，知道這小子內勁不弱，但是仍不及自己，便安心許多，笑道：「我也想拿下你這小子，拷問你寶藏的下落，嘻嘻！」隨即摺扇一揮而

出，刺向烈日火的拳頭。

烈日火不愧是昆陵派新一代佼佼者，見摺扇刺來，右拳一頓，左拳後發先至，耿惜羽嚇了一跳，身子一閃，因輕敵差點就被擊中一拳。

耿惜羽一招被迫退，臉面掛不住，大怒下摺扇急刺，使出判官筆的招式，分點烈日火十三處大穴，扇上夾著嗤嗤勁風，威力十足。烈日火早知這魔頭功力深厚，身子一轉，忽由拳法變爲爪法，昆陵派的「八盤爪」已然施出，八盤爪招式精奇，或橫抓或豎拿，一時之間跟耿惜羽鬥的燦爛異常。

耿惜羽哪知烈日火年紀雖輕，卻有如此深的武學造詣，雖然功力不及自己，在招式上卻是如此精妙難測。但見烈日火又是一變，「幻形龍爪掌」又已施出，接連數變下，耿惜羽根本瞧不出烈日火武功的脈絡，才剛習慣一種打法，又來新的打法。這幻形龍爪掌雖名掌法，卻含有爪法的用法，使敵人難以捉摸，故名「幻形」。耿惜羽在招式變換上，遠不及烈日火，只有用摺扇先護住週身，進一步逼迫烈日火與他硬功相接，唯有硬拼內勁，耿惜羽方有取勝的希望。

烈日火雖然招精難測，卻是內勁不及耿惜羽，長時間攻不入耿惜羽防守圈內，便

覺得開始不繼。

耿玉襄見到烈日火額頭全是汗水，而耿惜羽仍是一派悠閒，當下嚷道：「烈日火，我來助你！」手持長劍，便加入戰局。

鳳翔派一向以輕功、劍術聞名江湖，卻主要是將輕功融入劍法使出，使得劍法更加輕捷飄逸。然而耿惜羽本身在輕功上便勝過鳳翔三女甚多，因此原本鳳翔派佔優勢之處，在耿惜羽的手下，反而顯得處處遭到制肘。

耿惜羽見到耿玉襄加入戰局，心中一喜。耿惜羽對於一直防守而不能還擊的局面，早已頗感不耐，如今耿玉襄一來，便有可趁之機。耿惜羽摺扇一開，逼退烈日火，隨即以絕世身法撲向耿玉襄，耿玉襄哪想得到耿惜羽說來便來，長劍才刺出一半，便急急收劍自保。耿惜羽摺扇硬是敲擊耿玉襄劍脊部位，啪一聲長劍應聲摧折。

烈日火在耿惜羽撲向耿玉襄時，暗道不妙，一個虎躍，一個衝拳便向耿惜羽背後擊去，希望能救得了耿玉襄。然而，耿惜羽要的便是這個時機，見到烈日火身前洞戶大開，一個輕巧倒翻，摺扇已向烈日火連點三下。烈日火在耿惜羽迴身之際，已發現陷入圈套，一吸長氣，硬生生停下前衝之勢，避過摺扇兩點，卻已經避不過第三點，

只能偏過要穴，摺扇夾著勁氣，有如利刃，透入肩中。

烈日火不愧是烈日火，在疼痛之餘，尚能運起內勁，鎖住肩上摺扇，就趁那麼一緩，右拳硬是擊中耿惜羽腹部。耿惜羽腹部一痛，大驚失色，根本沒想到烈日火在重傷下，還能拳傷自己，腳下立即滑開，幾個空翻，如一縷清煙般逃竄而去。耿惜羽雖然受傷比起烈日火輕了許多，但是柳芯雙三人在旁虎視眈眈，耿惜羽沒把握在受傷之下，還能對付眼前諸人，而耿惜羽又是個怕死惜命之人，受傷之下早無鬥志，只想先平安離去，確是白便宜了烈日火等人。

烈日火見到耿惜羽被驚走，精神一鬆，內勁隨即一洩，坐倒在地。耿玉襄見到短短時間中，情勢變化兔起鵠落，不免驚魂未定。直到耿惜羽奔走，耿玉襄與柳芯雙、張清齡才意識到烈日火受到重傷。耿玉襄最是關心，立刻奔到烈日火身邊，輕輕撥開烈日火衣領，察看傷口。

柳芯雙隨後趕到，看了烈日火傷口後，說道：「還好，僅差那麼一點點，就傷到琵琶骨了。清齡，你快去取些清水回來，用以洗滌烈日火的傷口。」

烈日火心中也暗道僥倖，若不是驚走耿惜羽，自己就得毀在此處了。耿玉襄心知烈日火是因爲相救自己才受重傷，心中愧疚難安，等張清齡取回清水後，親自爲烈日火洗滌敷藥。

烈日火傷口疼痛不已，冷汗直流，極力耐住疼痛道：「多謝姑娘爲我敷藥。」

耿玉襄低著頭道：「我們受你所救，你又是爲了我才受重傷，照顧你本來就是我的本份。」烈日火見到耿玉襄說話時，眼眶淚水隱隱泛出，心中突然一動，感到眼前這位姑娘是眞的爲自己傷勢而擔心。

柳芯雙將幾位鳳翔派門人救起後，帶著幾人做了頂木製擔架，讓烈日火躺在上頭，先尋了一處不受寒風吹襲之所，搭起了帳棚。

在帳棚中幾人重新見過禮，烈日火道：「柳姑娘，妳們這個時候，怎會在此地趕路？」

柳芯雙道：「我們不久前參與襄陽一役，如今正是要返回師門，向師父秉告經過情形。」

烈日火心中一動，忍住不適道：「那妳們認識一位叫隸沖天的人嗎？」

張清齡噗嗤一笑道：「哈！你正巧問對人了，我師姐在襄陽，便常常與隸大哥在

一起。」

柳芯雙紅著臉道：「清齡，你別胡說！」可是任誰也看得出來，其實柳芯雙並無不悅之意，只是害羞罷了。

烈日火暗道：「聽朱華容的語氣，似乎對隸沖天頗有好感，看來這柳姑娘，好像也頗喜歡隸沖天，我倒是要見見隸沖天，瞧瞧他究竟是何等人物！」

烈日火道：「能不能把妳們對隸沖天的瞭解，說給我聽。」

鳳翔派諸女受過隸沖天的恩惠，加上眾人皆知大師姐對隸沖天頗有情意，自然替隸沖天說盡好話。

烈日火心想：「看來朱華容倒不是說謊，隸沖天應該不是殺師奪寶的惡徒。」

柳芯雙忽道：「聽你問起隸大哥，難道你也認識他嗎？」

烈日火搖頭道：「我並未見過他，而是有人託我若見到他，帶個口訊給他。」

柳芯雙爲人細心，當下問道：「那個人是男是女？」

烈日火隨口道：「女的！」

柳芯雙心道：「這女的會是誰？難道，難道隸大哥早有意中人？」想著心頭紛亂

不已。

烈日火道：「妳們知道隸沖天往何處去嗎？」

耿玉襄道：「隸大哥說要到京師爲朋友辦件事，但是之前必須先尋回一物。」烈日火自然知道隸沖天要尋的是何物，卻也不便說破。

烈日火暗道：「既然碰不著隸沖天，我也只有先回邯鄲老家去了。」

耿玉襄見烈日火沈思，問道：「你在想些什麼？」

烈日火道：「沒什麼！」

耿玉襄問道：「烈日火，你的眞名便叫烈日火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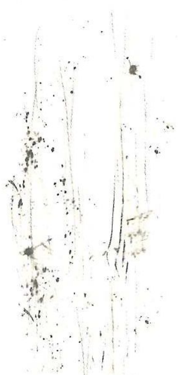
烈日火覺得這位姑娘頗爲可愛，笑道：「當然不是，只是因爲我額上有焰形疤痕，所以稱爲烈日火，我本名叫秦重威。」

耿玉襄笑道：「那以後我就叫你秦大哥，你說好嗎？」

烈日火點頭道：「自然好囉！」之後幾天，耿玉襄每日替烈日火換藥，殷勤服侍烈日火，兩人感情快速地萌芽發展。這一行人便向著北方緩緩而去。

丹心[illegible]劍錄

第八回 五蠱毒神



隸沖天、袁滄舟兩人進入鄺城後，直奔鄺城赤津分堂而去。鄺城分堂的分堂主孟鵬早已獲得手下訊息，在分堂門口迎接堂主袁滄舟。隸沖天見到分堂巍峨的屋舍，心道：「赤津堂果然氣派過人，連分堂都是如此豪華。」

袁滄舟似乎看出隸沖天心想之事，笑道：「沒辦法，赤津堂若不充一下門面，客商可能覺得我們寒酸，會以爲我們財力不能負擔他的珠寶貨物，那麼交易成不成便難說了。」

進到大廳，一個部屬奉茶給兩人，隸沖天見到茶杯，竟是當代最負盛名「越窯青瓷杯」，入手渾若無物，杯形輕盈靈巧，釉如千峰翠色，胎質細膩，杯腹刻有忍冬蔓草的圖樣，栩栩如生。眞箇是「圓似月魂墮，輕如雲魂起」。

隸沖天雖從未見過如此高級的器皿，卻也明白單是這杯子，價值就不菲了。

袁滄舟交代孟鵬關於查訪朱華容之事以後，緩緩撫著手上瓷杯，感受熱茶傳出的暖氣，說道：「分堂這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嗎？」

孟鵬恭身道：「稟告堂主，前幾天有破地門之人來向我們尋釁，據說是要向堂主問罪。」

隸沖天道：「袁大哥，看來是爲了劉常棄之事。」

袁滄舟點頭說道：「應該是了，不過我沒想到，破地門竟然不問劉常棄的罪行，而來找我們算帳。」

隸沖天問道：「袁大哥，那破地門主是個什麼樣的人？有可能與劉常棄一樣，是黃巢賊寇的人嗎？」

袁滄舟搖頭道：「應該不會是賊寇那方之人，不過，劉常棄是破地門主劉靈君的姪子，可能是劉靈君怨恨我們，任意處置劉常棄，因而對我們懷恨在心吧！」

語聲剛落，一位赤津堂部屬急急入內說道：「堂主、分堂主，破地門不知道從何處得知堂主在這的消息，現在已經來到門外，說要找堂主算帳。」

分堂主孟鵬怒道：「眞是豈有此理，我出去瞧瞧！」

孟鵬才剛起身，由大廳外就走進七、八個破地門人。帶頭的是一個微胖老者，蓄著八字鬍，雙眼目光炯炯。

這老者進來便說道：「不用你出去瞧，我們已經進來了。」原來門口赤津堂部屬不肯放他們入內，這批人怎會有耐性，自然硬打了進來，以這些人的身手，赤津堂一般部眾沒多久便個個人仰馬翻。

袁滄舟一見到領頭之人，立刻由長相穿著認出此人身份，抱拳說道：「原來是劉兄大駕光臨，只怪我這些徒眾不辨厲害，還讓貴客等在門外，難怪劉兄要教訓他們了。」原來此老者便是破地門主劉靈君，隨他而來的是破地門內的高手。

劉靈君嚷道：「袁滄舟，你不用惺惺作態，我這次是來找你算帳的！」

袁滄舟果然一副精明商人模樣，不肯得罪對方，陪笑道：「不知道劉兄來此問什麼罪呢？」

劉靈君怒道：「你竟假裝不知道！我好意派我姪兒劉常棄，到唐州城幫你對付黃巢，你竟然說他是內奸！還敢私自殺我姪兒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我們的確應該把劉常棄交給劉兄親自處理，不過當時大家群起義憤，下手重了些，才害了劉常棄一條性命。不過，我說劉兄，劉常棄雖然是你的姪兒，但是他暗通敵人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但縱然如此，每個門派難保不會出一兩個不肖之徒，這也不影響劉兄的清譽啊！」

不料劉靈君雖然是一門之主，卻是最爲護短，而且劉家只有劉常棄一個子嗣，如

今一死，劉家便絕了後，怎不令劉靈君憤怒！

劉靈君喝道：「我姪子已死，你說他是奸細，如今死無對證，說不定根本是你們捏造事實，此事你定要給我個滿意的交代！」

鄜城分堂主孟鵬聽到劉靈君如此無理取鬧，指著劉靈君喝道：「劉靈君，我們堂主已經好言相勸，你再不知進退，就太不知好歹了！」

劉靈君一門之主，那能容的下孟鵬如此無理，哼的一聲，劉靈君倏息間一掌拍至孟鵬面門。孟鵬一驚舉臂相迎，砰的一聲，在劉靈君的掌力催逼下連退數步，劉靈君又是一掌拍出，孟鵬已經手臂酸麻，氣血翻騰，無力再擋，眼看就要當場重傷。

突然一掌由外插進，與劉靈君硬對一掌，劉靈君當場退了一步，定睛一瞧，接下自己一掌的竟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對方雖然連退三步，但是這份功力，也令劉靈君心中一凜。

劉靈君喝道：「你這小娃是何人？」

隸沖天道：「我是淮水派隸沖天，劉門主如此對付功力不及你的人，不覺得有失前輩風範嗎？」

劉靈君剛剛以六成功力，卻被逼退一步，對方又是個年輕人，心中頗感無顏，當下冷笑道：「你是覺得自己有能力接下我囉？那就讓我看看你是否大言不慚！」

隸沖天道：「晚輩自知難以與前輩匹敵，只是劉常棄通敵之事，晚輩是現場證人，聽到劉常棄與賊寇尚讓暗通消息。」

劉靈君道：「你有目睹眞是我姪兒嗎？」

隸沖天搖頭道：「雖未目睹，但我認得出他的聲音，況且我見到那奸細的背影，與劉常棄非常相像。」

劉靈君怒道：「單憑如此就說我姪兒是奸細，你也太過武斷，原來你才是陷害我姪兒之人，這下我更不能放過你了！」

袁滄舟見劉靈君又要進擊，急道：「既然劉門主無法吞下這口氣，就請劃下道來，請諸位到庭院練武場中，我們一切在那兒解決。」

劉靈君點頭道聲：「好！」轉頭領著破地門眾人，便向外頭走去。

庭院練武場四周，種植數棵寒梅，如今梅樹上梅花早已盛放。眾人來到練武場後，劉靈君存心要給隸沖天一個教訓，喝道：「隸沖天，你給我出來，老夫今天定要

讓你知道，陷害我姪兒的後果！」

隸沖天對劉靈君這種不講理的人，也實在看不過去，站出來道：「劉門主，你既然如此蠻橫，隸沖天也只有領教！」

站在劉靈君身後的五個隨行高手，站出來道：「對付你這小子，哪需要我們門主出面？我們『破地五雄』便可以料理你了！」

劉靈君心想，對付這小子倒也不必自己親自出手，說道：「隸沖天，我這些徒兒練有合搏之術，只怕你接不下來，你敢不敢試試啊？」

隸沖天說道：「不管是破地門何人出手，我都接下便是！」

劉靈君冷笑道：「好膽氣！」

劉靈君一揮手，「破地五雄」便將隸沖天圍起。袁滄舟早在赤津總堂見過隸沖天的武功，心想隸沖天或許可以戰勝這五人，因此也不阻擋。隸沖天由背後抽出「月魄」，在日光下泛起森森冷光。

劉靈君雖知隸沖天武功不錯，卻不知道隸沖天尚有一把好刀，暗道：「隸沖天有寶刀之助，不知五雄能否接的下來？」當下說道：「隸沖天，你依憑寶刀之利，就算

勝我『破地五雄』，也勝之不武，你敢不敢換把刀來應戰？」

孟鵬一旁聽到，怒喝：「劉靈君，你眞是老大不要臉，已經五個對一個了，還說人家佔便宜。」

隸沖天微笑道：「好吧！既然劉門主認爲我持寶刀有失公平，那我換一把刀便是！」隸沖天之所以答應要求，是由於隸沖天自突破「浪濤氣」第四重以來，所遭遇到的敵人皆是強敵，數戰下來，對自己也開始具備一定的信心。

隸沖天向觀戰的赤津堂部屬，借了把尋常長刀，刀尖一引，腳步斜踏數步，直接面對隸沖天的那位「破地五雄」，立刻感受到刀上散發陣陣殺氣。

「破地五雄」緩緩向著隸沖天繞圈，藉以抵銷隸沖天刀上的壓力，突然五雄其中兩人持破地鑽刺上，隸沖天一挪一避，寒光弧出，那兩人忽地後退，另兩人又由另一角度撲上。

隸沖天連擊數刀，卻絲毫擊不到任何一人，刀刀斬在空處，「破地五雄」身形加快，不與隸沖天硬接硬碰，只是互相掩護，覓機出擊。隸沖天數揮出幾刀後，發現「破地五雄」的用意在消耗自己體力，並使自己眼花撩亂，立刻變換打法，長刀在身

旁築起刀牆白光，僅是防守而不再耗力出擊。

「破地五雄」見隸沖天不肯上當，喝了一聲，五人攻勢轉盛，破地鑽連刺隸沖天全身要害，噹噹噹噹聲響不斷，不久以後隸沖天已是額頭見汗。

袁滄舟見狀憂心，暗道：「看來沖天無法脫困，這麼一來，力氣耗也被耗光了，若是必要，說不得我也只好插手，先救出沖天再說了。」

劉靈君則心道：「嘿嘿，原來這小子也不過如此，就讓他死在合擊之下吧！若是袁滄舟敢插手，我便先敵住袁滄舟，瞧這小子還有誰能救！」

隸沖天尋思道：「我要怎麼破這五人合擊呢？攻一人，則另外有人來救，這……」突然間靈光一閃，心中已有底案。

隸沖天再次擋開刺來的破地鑽後，大喝：「且讓你們瞧瞧我淮水派的絕技，駭浪七擊的第六擊『巨濤滅頂』！」原來駭浪七擊的第五、第六擊，乃是針對多人圍攻自己而使出的強招，與前面四擊頗有不同，可以同時攻擊周遭的敵人。

「破地五雄」忽見隸沖天騰空而起，刀光在空中密集如雲，五人似乎同時覺得隸沖天的長刀，是對著自己劈來，那種可怖的威勢讓五人全都不自覺地向後退卻。但其實這只是障眼法，隸沖天便趁這的空隙，三刀瞬間合爲一刀，連擊在「破地五雄」其中一人的破地鑽上，那人只覺得破地鑽似乎生出旋力，硬是抓不牢，被長刀絞上半空。

隸沖天接著一踹那人，藉一蹬之力硬擊向另一人。整個拼鬥過程兔起鶻落，快速異常，在場眾人還在思索究竟發生何事時，「破地五雄」已紛紛拋鑽倒地，各受內傷不起。

劉靈君見到「破地五雄」頃刻間便受創倒地，內心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隸沖天竟敢傷我座下五雄！」破地鑽也不知由何處冒出，如戲法一般地握在手裡，大喝一聲，連著五刺向隸沖天擊出。

鏘地一聲，袁滄舟血輪已架住劉靈君的攻勢，笑道：「這回也該由我來向你請教了，免得人家說，這戰都是隸少兄的功勞。」

劉靈君聽袁滄舟的語氣，似乎已經吃定了他，大怒道：「袁滄舟，你想先死，老子就先成全你！」

這兩個都是雄霸一方的高手，這一過招，可謂是風沙走石，戰雲密佈。袁滄舟的

血輪運轉如意，忽而以飛鈸方式射出，忽而近身搏擊劉靈君的破地鑽則兇狠驚險，刺刺狠辣，兩人每一次交擊便是一聲大響。

赤津堂部屬從未見過堂主的武功，如今個個心誠悅服。兩人由剛開始互相試探，逐漸進入絕招拼鬥的階段，兩人忽由急鬥中後退凝視，練武場頓時有股風雨欲來前的寧靜，觀戰眾人莫不摒息以待。

兩人同時一聲大喝，袁滄舟的「血獄輪迴」如焰紅地獄，一片血紅如紅雲蔽日，掩向劉靈君，劉靈君的絕技「開天闢地」，雙鑽如同巨大冰柱，威猛無倫，直衝袁滄舟而來。

在眾人意識停頓的那剎那，袁滄舟肩頭濺血，撫肩而立；而劉靈君也好不到哪去，胸腹之間，赫然出現一條尺許傷口，肌肉向兩側翻迸，臉色蒼白，只差一點肚腸便要流出。破地門下大驚，連忙上前攙扶劉靈君，並敷以療傷靈藥，這個傷只怕要數個月的時間，才能逐漸癒合了。

劉靈君衰弱地道：「袁滄舟，你……這筆帳我總有一日會連本帶息討回。」說罷緩緩靠在破地門人的身上，由破地門人抱出鄮城分堂而去。

隸沖天走到袁滄舟身旁，關心地問道：「袁大哥，你現在覺得如何？」

袁滄舟強笑道：「還好，只傷了皮肉，上點藥休息一陣就沒事了，這次破地門真可謂大敗而歸，哈哈！」

劉靈君一行人回到住宿之所，幾個破地門高手皆受重傷。劉靈君躺在床上越想越不甘心，尋思道：「若不能殺死袁滄舟他們兩人，我又有什麼面目當破地門主？怎麼爲姪兒報仇？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殺死他們呢？」尋思許久，劉靈君狠下心來，喃喃說道：「就讓他們兩虎相鬥，我來坐收漁翁之利吧！」

原來劉常棄死後，尚讓曾派人來游說劉靈君，希望他能加入黃巢陣營，一起爲劉常棄報仇。當時劉靈君雖然意動，卻自負武功蓋世，不想藉助賊寇之力，來人見游說不成，留下秘密聯絡的方法，歡迎劉靈君想通後，再與他們聯絡。

如今大敗之下，劉靈君想到這惡毒之計，想偷偷傳訊給尚讓，讓他們與袁滄舟等人鬥個你死我活，劉靈君至今，已是什麼也顧不得，只求能報仇雪恨。劉靈君即刻派

遣門下，在鄢城內到處留下記號，等待尚讓的人前來聯絡。

消息傳出不久，便有一位老人求見劉靈君。劉靈君見到來人枯瘦駝背，皺眉暗道：「這樣的人能夠助我成何大事？」

那老人見到劉靈君即道：「我忝爲鄢城密分舵的負責人，『五蠱毒神』俞連仇，不知劉門主相邀，有何吩咐？」原來尚讓老謀深算，在各個重要城市內，都有暗藏秘密分舵，用以收集各地重要情報。

劉靈君一聽大驚，竟然請來一位瘟神。原來這位老人正是十多年前眾人談虎色變的一位魔人，據說他施蠱毒的技巧高超，死在他絕妙蠱毒之下的江湖人，沒有一百也有八十，這種施毒不比武功相對，不知不覺便中毒而死，就算那人武功蓋世也沒有用。因此劉靈君爲之色變，即使如今自己移動不便，也不禁努力地拉開與俞連仇的距離。

俞連仇見狀笑道：「劉門主請放心，老夫不殺自己人的！」言下之意，即是聽聽劉靈君召自己前來的用意爲何，若是敵對的話，就別怪他心狠手辣。其實就算劉靈君一切完好，也不一定能逃的過俞連仇的蠱毒，如今臥傷在床，那也只有任人宰割的

份。

劉靈君強笑下，牽動傷口，疼的讓他悶哼一聲，忙道：「我自然是自己人，請俞兄來此，是有秘密情報相送俞兄，並希望俞兄能助我報仇。」

俞連仇聽完劉靈君的請求後，大笑道：「袁滄舟與隸沖天原本便是尚先生的眼中釘，如今承蒙劉門主提供這份消息，我俞某人自然可幫你報這個仇！讓他倆死的不明不白。」

劉靈君奉承道：「江湖人誰不知俞兄施毒之術，天下無雙，有俞兄一句話，我相信他們離死不遠了。」

俞連仇聽到劉靈君的奉承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「以我施毒之術，擺平這兩人不是問題，何必等尚先生派人來？發出信鴿給尚先生之後，我就自己先行動便是，等尚先生派人來時，我不就已成大功了嗎？」

本來袁滄舟要帶傷上路，隸沖天阻止了袁滄舟說道：「袁大哥，雖說你的傷不是

很嚴重，但還是休息一兩天的好。前去找尋朱華容，可能會遇到重重危險，若你不能恢復健康，一旦遇到危險，不是更糟糕嗎？」

袁滄舟道：「只恨那劉靈君，在這個節骨眼還來生事，我們這一耽擱，不知道是否會影響大事？」

隸沖天安慰袁滄舟道：「尋找朱華容，本來便是毫無頭緒的事，也不差這一兩天，你就別擔心這麼多了。何況我從未來過鄗城，可以趁你養傷的時候，到處走走看看啊！」

袁滄舟道：「這樣也好，這兩天就讓孟鵬陪你到處看看吧！」孟鵬見到隸沖天年紀輕輕，武功卻是如此高強，又是堂主的好友，自然極為願意陪伴隸沖天，還沒踏出門，孟鵬就開始天花亂墜地介紹鄗城特產、好吃好玩之處。

孟鵬領著隸沖天，在鄗城中溜達。孟鵬說道：「我們鄗城本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城，歷經漢唐歷代的改建整修，如今才成此面貌。我們這兒有一處梅香火鍋，遠近聞名，如今正是吃火鍋的旺季，隸大爺，我帶你去嚐嚐吧！」

隸沖天笑道：「孟大哥，你年紀比我大，還叫我什麼隸大爺，聽起來怪彆扭的！

還是叫我沖天來的親切！對了，為何叫梅香火鍋？」

孟鵬點頭道：「好吧！叫你沖天也的確比較親切，只要袁老大別責怪我不懂禮數就好！」兩人相視大笑。孟鵬續道：「說起這梅香火鍋，那可不是我蓋的，所有鄗城人都知道，不過一般人可吃不到。」

隸沖天奇道：「這是為何呢？」

孟鵬道：「物以稀為貴嘛！這梅香火鍋所用之湯水，乃是用梅花花瓣，混於山上乾淨的積雪，另外加上幾味獨家配方煮成，那清淡的梅香由湯裡緩緩透出，聞的讓人身心舒暢，吃起來也別有風味！單是由山上運下積雪，所耗費就不是一般人付的起，何況一擔擔積雪運下平地，一天能運得了多少積雪，自然物少價貴。」

聽孟鵬說著，隸沖天已經頗為好奇，這梅香火鍋究竟味道如何？兩人說著說著，來到一處梅園，此處梅園甚大，種植許多梅花，每隔幾株梅花樹下，便置有一桌，如今離午飯時光尚早，但園內已有人三三兩兩坐在桌前，品嚐那梅香火鍋了。隸沖天見到白梅嬝煙，早已食指大動，一位身著乾淨小二服之人，帶領兩人入座，孟鵬識途老馬，一坐下便如道家珍地點了幾十樣菜料。

當梅香緩緩由鍋內升起，隸沖天深深一聞，讚道：「果然梅香撲鼻，湯清而不濁，恰似梅花高潔不群，眞是難得的一道美味。」

孟鵬笑道：「沖天，你吃吃看，這味道也實在不錯！」

隸沖天下著夾起一細條狀之物，忽然道：「怎麼沒有佐料醬油？」

孟鵬道：「這兒主人認爲，如此才能吃出原味，也才不會抵銷掉梅花自然清新的滋味。」

隸沖天只感到那條狀之物，入口滑潤，唇齒留香，滋味極好，卻是認不出是何物所製。隸沖天問道：「孟大哥，這是何物？怎麼味道我認不出來？」

孟鵬笑道：「你是否聽過『焚琴煮鶴』？便是我們今兒個的寫照了！」

隸沖天訝道：「莫非……莫非這是……」

孟鵬點頭道：「便是鶴肉，這兒另外有養鶴之處，專供火鍋所需。剛才你吃那細條狀之物，稱之爲『白鶴沖天』，餡用鶴肉，外加一層橙汁薄皮而成，說起來剛好與你的名字相應和呢！」

隸沖天只覺得鍋內菜料湯頭，皆味美香甜無比，據孟鵬說這是高山積雪之功。隸沖天在山谷中練武，何曾吃過如此講究之物。何況隸沖天本身並無雄厚財力，平日也吃不起如此美食，都虧跟著財力雄厚的赤津堂，才有此機會。

兩人食畢，孟鵬又帶著隸沖天來到鄖城大街，瞧瞧鄖城買賣的情形。走在街上，隸沖天兩人見到，有個清秀的小女孩，一手扶著一位駝背老爺爺，另一手則挽著一個花籃，裡頭擺著一些冬季才盛放的鮮花，正沿街叫賣。

那女孩與老人逐漸走進隸沖天兩人，那女孩見到隸沖天，似乎覺得隸沖天是個好人，應該會光顧她的生意，睜著一雙大眼，向隸沖天說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你需要花嗎？我的花都很新鮮，買回去擺家中，可以放上一段時間不凋謝。先生，買一些花吧！」

隸沖天見這女孩可愛，又見她要照顧這樣一位老人家，便道：「小妹妹，你今年幾歲啊？你旁邊這位老人家又是誰啊？」

那女孩道：「我今年九歲，他是我爺爺，我父母都死了，現在只有爺爺跟我相依爲命。」

隸沖天暗嘆這世上不幸之人實在太多，當下摸出幾個銀錢，塞到那女孩的手中

道：「這些錢買妳的花吧！」

那女孩感激的道：「我一籃花也不值這麼多錢，好先生，你拿些回去吧！」

隸沖天搖手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只取一枝花，其餘的錢，就留給妳祖孫兩人吧！」隨手由花籃內取出一枝不知名的小白花，便與孟鵬離去，卻沒有見到當自己離去後，那女孩原本清亮的大眼，已被邪惡所取代。

兩人又繞過一個街角，忽然聽聞百姓交相走告道：「老神仙今年又來了，哪個家中有患病之人，趕緊出來讓老神仙瞧瞧！」

隸沖天看的一頭霧水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孟鵬搖頭道：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去年城裡來了一個老道，兩天之中醫人無數，後來又悄然離去，想來應該是這個老道又來此地了。」

隸沖天說道：「孟大哥，我們也去瞧瞧好嗎？」孟鵬去年聽到這老道的許多驚人事蹟，也頗有興趣親自去見識一下，點頭道好。

兩人走到人群聚集之處，隸沖天運勁輕輕一撥，擋在前頭的幾人突然感到湧起柔和旋力，腳下一陣踉蹌，不由自主地向兩側擠了幾步，隸沖天兩人便順利地進入內

圈，見到眾人中的老道。

隸沖天看到那位老道士，心中一凜暗道：「這不是那天在那個殘破的村鎮，我見到的那個老道嗎？」眼前這個道士銀眉白髮，灰白道袍，坐在地上，那個暗紫大葫蘆正擺在身前。

如今正有一婦人，慌忙地將抱在胸前的孩子，遞給那老道，哭道：「老神仙，我孩子不知吞了什麼東西，卡在喉嚨裡，就快窒息了！請您先救救他吧！」

那老道士接過孩子看了半刻，口中念道：「乖孩子，你知不知道你母親在著急，若你知道，就趕緊將東西吐來，別再讓母親擔心了！」

說著也奇怪，那孩子口中哇一聲，便吐出粗如果核之物。吐出後，那小孩臉上痛苦神情就消失無蹤，在場眾人無不驚嘆，那婦人更是連聲道謝。連隸沖天這等武學行家，也看不出那老道有任何運勁吐氣的動作，便將那孩兒噎在喉中之物逼出。

之後連續幾個跌傷跛腳，傷寒怪病的百姓，經過那老道敷藥推拿後，疼痛大減，自有神效，隸沖天與孟鵬看的暗暗稱異，這位明明是個江湖異人，卻偏偏一副邋遢樣子。

突然間幾聲吆喝，幾個漢子匆匆忙忙抬了一男子進入人潮內圈，紛紛急道：「老神仙，請你快救救他，我們在田裡做工時，他突然倒地，沒了呼吸，如今僅剩胸口上有微有暖氣而已。」

大家見到那躺在地上的男子臉色灰白，看來早已無救，紛紛想道：「這怎麼可能救活？那老神仙不就真的是神仙下凡了！」

只見那老道伸手按了按那男子胸口，又摸了一下脈搏，笑著說道：「看來我老道要調出法寶了！」眾人見那老道由懷裡摸出紙包，珍而重之地打開紙包後，一手扳開那人的嘴，便將裡頭的粉末倒入他的口中。

那老道又說道：「我這『南嶽紫虛魏元君起死回生散』，花了我幾個月的時間才製成，如今終於派上用場！」接著將那男子扶坐起來，拉手搖背，又拍擊一陣，最後將那男子全身用力一抖，說也奇怪，那男子竟緩緩吸了口長氣，睜開了眼睛，迷惘地望著四周擁擠的人潮。

隸沖天呼了口氣，轉頭對孟鵬說道：「這位老神仙可真不愧這個稱號，竟可把瀕死之人，又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」雖然隸沖天語音低細，那老道竟好像聽的到般，回過頭望向隸沖天幾眼。

此時隸沖天正向著孟鵬，那老道見到隸沖天側面頸子，臉色一變，向圍觀的眾人說道：「我老道今天疲倦了，若無緊急需要救治之人，那就到此為止吧！」圍觀眾人見到老神仙神奇的醫術，早已心滿意足，聽到老神仙疲倦，又有誰敢再麻煩這老道，紛紛說了些祝福老神仙長命百歲的話，隨即散去。

隸沖天與孟鵬正隨著人潮往回處走，突然間隸沖天感到身後有股清風，武學高手自然的反應，往後便是一掌，卻是擊在空處。本來隸沖天一掌之後，就要轉身防護，沒想到來人武功高的離譜，以隸沖天如今的武功，竟然無法阻其分毫，隸沖天只感到胸口以上與兩臂的要穴，皆盡被封。孟鵬看到隸沖天往後揮掌，孟鵬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應，隸沖天就落入對方手中，孟鵬大駭一望，看清來者竟那老道。

孟鵬見那老道出手，以為老道是敵人，喝道：「你這老道，原來是個賊人，在此地迷亂百姓！看……」「看招」兩字還沒說完，那老道一揮袖袍，孟鵬胸口一悶，底下便說不出來，更遑論要向老道出手。

那老道銀髮飛揚，笑笑說道：「且莫誤會！我看這小兄弟中了毒！」

孟鵬一聽老道如此說，怒道：「中毒又何必制住他？」

老道說道：「若不先點住這小兄弟一些要穴，等到毒發之時，就來不及阻擋了！」

孟鵬半疑惑地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沖天中了毒？」

那老道笑道：「你瞧這小兄弟頸側，是不是有一條淡紫痕跡？那是中了一種厲害蠱毒的徵候。」孟鵬聞言，仔細察看隸沖天頸側，果眞彷彿有一條淡紫色帶繞在隸沖天頸側。

孟鵬大驚道：「老神仙，這……這怎麼辦？」此時孟鵬慌了手腳，隸沖天是他帶出來的，如今出事自然由他負責，而他卻根本不知道隸沖天是何時中的毒。

那老道調侃道：「呵呵！原先的賊人如今又變成老神仙了！」

孟鵬難爲情地陪禮道：「老神仙，我有眼無珠，得罪了你，還請別見怪！只求老神仙救救沖天。」

隸沖天雖然穴道被制，神智卻是清醒，尋思：「我究竟何時中的毒？這下毒之人未免太過厲害！還有，這個老道士，究竟是什麼人？以我如今浪濤氣第四重的功力，在他手中竟無還手之力！這等人物，怎麼師父生前沒對我說過？」

老道說道：「呵呵，先別說這麼多，我現在只能先暫且不讓蠱毒發作，你這兒是否有住所？快帶我去，要清除這小兄弟的蠱毒，可能不是件易事！」說完由紫葫蘆中倒出一堆藥丸在手上，在藥丸中翻了一會，孟鵬也看不懂這麼許多。不久後老道取出其中一顆龍眼大小的黃色藥丸，餵入隸沖天口裡。

孟鵬抱著隸沖天，急急忙忙帶領著老道，返回鄄城赤津分堂。那老道入了大廳，二話不說便持起隸沖天手腕，凝神把脈，並撥開隸沖天眼瞼，瞧隸沖天的眼珠。孟鵬早已奔入內堂，稟告袁滄舟事情經過，袁滄舟一聽，急忙出來瞭解情況。

袁滄舟進入大廳，見到那老道低頭沈思，急忙道：「老神仙，沖天究竟是中了怎樣的毒？」

那老道抬頭見到袁滄舟肩上負傷，笑道：「這需要時間解釋，待會再說。倒是我老道有些獨門秘方，你肩上的傷我就先替你治了吧！」說著又從紫葫蘆倒出藥丸，選了墨綠、橙紅兩顆藥丸，老道將墨綠藥丸放在口中，咀嚼了幾下，吐在掌心中道：「你先把上衣脫下。」

袁滄舟早由孟鵬那得知這老道乃江湖異人，也不疑有他，便脫下上衣，那老道將

掌上墨綠色糊狀物塗上袁滄舟傷口。袁滄舟立刻感到傷口一陣清涼，那糊狀物隱隱帶有香氣，也不知何物製成，但是袁滄舟由傷口感覺來看，可以肯定這藥物，鐵定可以使他傷勢迅速復原，於是又對那老道增加了許多信心。

老道又笑道：「再將這橙紅色藥丸『天火丹』吃下去，兩天後，保證你又是生龍活虎！」

袁滄舟將丹藥塞入口中，隨即道：「敢問老神仙，沖天究竟中了什麼毒？可以救治嗎？」

老道說道：「這小兄弟中的是一種特殊的蠱毒，我也說不上來究竟是何種蠱毒。如今我先點他重要諸穴，又讓他服下一顆專解蠱毒的『大金牙丸』，可以先緩衝發作的時間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蠱毒？這在中原極少聽聞，莫非是邊疆之毒物？」

那老道點頭說道：「的確是邊疆之物，中土少見，在醫書中也僅記載數種蠱毒而已，實際上蠱毒製法可達千種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既然有這麼多種不同蠱毒，發作情況各有不同，老神仙如何可確定沖天是中了蠱毒？」那老道隨即請人取來大豆，扳開隸沖天的嘴，塞了進去，說道：「假如是蠱，那麼大豆取出後，大豆將膨脹，而使豆皮破裂；若不是蠱，那大豆將原樣不變，我們待會瞧便可以知道。」

過了一會，那老道叫袁滄舟由隸沖天口中取出大豆，袁滄舟看到取出的大豆不禁色變，果然豆脹皮裂。

老道說道：「一般養蠱之人，是取蜥蜴、毒蛇、蜘蛛、蝦蟆以及蜈蚣等毒物，一起放入盆中，讓這些毒物互相吞噬，直至最後一隻毒物存活，身上聚集數種毒物的劇毒，才拿這最後一隻毒物當作蠱母，用以害人。快速發作的蠱毒可在一兩個時辰中令人死亡，慢性的蠱毒，甚至可以長達一兩年後方才發作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那沖天中的是屬於慢性或快速發作的蠱毒？」

老道說道：「自然是屬於快速發作的，依我估計，再過一個時辰便可能是發作時間。這個施蠱的人絕對是此道能手，單看這蠱無法以一般解蠱藥物化除，就可知道它的厲害。」

袁滄舟道：「老神仙醫術如神，能不能在蠱毒發作之前，看出是何種蠱毒呢？」

老道搖頭道：「我只知道，這個蠱毒不是以一般毒物培養而成，可能是絕世奇毒的怪蛇、異種蜥蜴、稀有毒蜘蛛等等難得一見的毒物培育而成，因此毒性無法輕易消解。」

袁滄舟急道：「難道我們眼睜睜看沖天就此無救嗎？」

那老道沈吟許久，看了看躺在床上的隸沖天一會，緩緩說道：「那也未必無救，我曾發現一本絕世醫書，裡頭有一種奇特的易筋洗隨的針灸之術，稱爲『飛騰八法』可以用來改變這小兄弟的生理機能，使得蠱毒無法在體內生存下去，再加上我以內力推拿，或許可以逼出蠱毒。只是……這種方法我從未嘗試，不知能否成功？而且這『飛騰八法』需要配合天干地支時刻，極爲耗時，必須有人護法，否則若有外人闖入，將會功虧一簣！」

袁滄舟道：「在赤津分堂中，應該可保無慮，我會率領屬下，爲老神仙護法。就請老神仙竭盡所能，救救沖天。」

老道笑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！我老道一生以救人爲志，這次又可讓我嘗試新的醫學，我又怎會不救這小兄弟呢！呵呵！」袁滄舟即刻調派人手，將赤津堂後院一間小房間團團包圍，緊緊防護。

袁滄舟下了嚴令：以死相護！絕不容任何人闖入那間小房間。

未完　待續

發文者：花田文化有限公司　出版部

地址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十一號8室

受文者：三山英雄、五嶽耆宿、丹青采子、綺情墨客……

等戀字成癖者。

主旨：紀元兩千年英雄招嘎總動員！

說明：凡感情洋溢、文筆非凡，自認比之當代巨擘亦不遑多讓者，請立即將您最浪漫傳奇、迷醉衆生的故事寄至本公司，我們將提供您成爲文壇新星的最佳舞台。

無論科幻、武俠、推理、愛情……只要您有心提筆寫下您的故事，便有機會讓您的夢想孕育成芽！您還猶豫什麼？

書名：	姓名：
電話：	性別：男　女
出生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	身份證字號：
學歷：□小學 □國中 □高中 □大專 □研究院(含以上)	
職業：□學生 □公務(含軍警) □家管 □服務 □金融 □製造 □資訊 □大眾傳播 □自由業 □農漁牧 □退休 □其他 _____	
地址：縣□□□　鄉鎮 市　區　村　里 路(街)　段　巷　弄 號　樓之	

(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於每題前之空格處)

_____ **您從哪裏得知本書 /**

1 書店　2 報紙廣告　3 報紙專欄　4 雜誌廣告
5 親友介紹　6 DM廣告傳單　7 其他 _____

_____ **您希望我們出版哪一類的書籍 /**

1 傳統武俠　2 奇幻武俠　3 星際科幻　4 電影劇本
5 愛情羅曼史　6 現代創作文學　7 人物傳記
8 社會人文　9 其他 _____

您對本書的意見 /

_____ 內容 /　1 滿意　2 尚可　3 應改進
_____ 編輯 /　1 滿意　2 尚可　3 應改進
_____ 封面 /　1 滿意　2 尚可　3 應改進
_____ 定價 /　1 偏低　2 適中　3 偏高

您希望我們為您出版哪一位作者的書籍 / (請填二位以上)

_____

您的建議 /

_____

_____

_____

斗S龍剣録

廣告回函
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
北台字第7993號

花田文化有限公司
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十一號十一樓B室
訂書傳真：（02）2507-6099
訂書專線：（02）2507-6098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-012304

新書介紹

張夢還作品集

9-10 名劍深情
11 艷女飛環
12 玉手捕金甌
13-16 霹靂雙姝（陸續出版）

天涯系列

1 天涯孤客
2 天涯漂泊
3 絕跡天涯
4 天涯海角
5 戀戀天涯
6 行刀天涯
7 天涯之刃
8 烽火天涯（即將出版）

離火青瞳系列

1-4 韓霜館之卷
5-8 丁未夜之卷
9-12 雲柳馬之卷

快意江湖載酒行

1 初試啼聲
2 拳腳雙絕
3 揚威江湖